

禅真后史

序

糜公有言：“佛为朝廷养济院，有功于国。”则亦取其真；实际非必捐妻肉之累，饭藜茹藿，膜拜燃香，吟梵喝偈，作净土津梁。乃俗子扬其波，儒流亦且导其澜，祈悟门于贝叶琅函，不复问拯世义民实事。翻阅参求间，一腔热心已消矣！暨出，实建登，投老林壑，又拾《传灯》余炉，与二三黄面髡相诘难，依皈拱卫，胥老稚投礼空王。噫！真在是乎？不知大根器人何尝不从仙释中毅转，何尝不向仙释中归根。其间一段真功行，良善可兹，疲癯可起，奸逆可锄，魑魅可扫；慈悲肝胆、侠烈心肠具备，不尽惨然眉低，断努目态也。则煦煦谈矜恤者伪，而柔刚互连者真；拘拘明心性者伪，而晦蒙不蚀者真；汲汲事焚修者伪，而践履沉实者真。即如薛仙，身膺天箓，已入圣而脱凡，犹必再试之时艰，以补昔日罅漏，可识真之旨矣！然不指迷真之幻影，世且认贼作子，来金吾、党氏俱可身上金台；不指导真之竟究，世且丧志望洋，秋侠士、耿郎胡得立地成佛？揉叛盗于忠良，祛奸慝于禁近。《后史》皆所以补《逸史》未备，所为继之而起也。若夫清溪道人试提醒于前茅，已作南车之指；猛钳锤于后劲，允为暗室之灯。衷以屡注而逾热，识以久历而逾沉，奇以弥触而弥吐。万鼎不足铭其怪，溟海不足方其灏，时花不足斗其艳，朝直不足侔其鲜！人各具眼，应尽恫目挤舌相惊赏，毋饶不佞笔舌也。

时崇祯己巳兰盆日，翠娱阁主人题。

第二十五回

木马驿剑侠谈心 蒙山洞苗酋作乱

诗曰：

云飞电掣疾如神，剑侠何由践驿亭；
百刃如身浑不惧，挥毫犹自写家音。
灯前宛转谈心曲，四野鸡声情未足；
临行着意赠兵符，直指边陲势破竹。

话说刘廉访审断印星白昼抢夺平民宝贝这一桩公事，心中大恼，待将印星责谴，因念“绝嗣”二字，有感于衷，拂纸挥毫，写下监票，发印星下大狱中监禁。正是：

不愁你势焰滔天，只怕他问官作对。

有诗为证：

倚势欺民夺异珍，反羁狴犴受违遭；
设非执法无私曲，谁道羲皇照覆盆。

刘廉访怒气未息，将抱状虞侯打了三十下，取一面二百余斤重枷枷于司前通衢示众。此时关赤丁、賁禄得了宝贝不

敢留停，飞奔出城，各自取路回家了。印衙人伴星夜回衙，报知消息，一壁厢贲银两往狱内使用，安顿公子，又遍请州县乡绅连名进司，见刘廉访保领印星出狱。刘仁轨将前事对众备细说了，又把印星所写碧水源流与诸官看，众官皆笑，再三婉言委曲求息。刘仁轨允诺，随将印星释放。众乡绅簇拥到客馆开宴，解闷。不题。

且说刘廉访与夫人龙氏商议，预整行装，俟候消息，只索打点归闲致仕。弹指之间，倏尔半载。忽一日，县官差人飞报：大谏议谷那律单荐刘爷廉能古博、文武全才，推升果州路总督，旧任马爷立候交代，星夜起程。数日后，圣谕实报已到边州，官吏迎接者陆续而至。刘仁轨选下日期，将家眷发付先行，随后上车缓缓出关。此时满城百姓焚香顶礼拜送，刘仁轨恋恋不舍。有诗为证：

耿介不拜权，黎民均感德；
拜别泣都门，黯然心惨恻。

刘仁轨等一行人陆路水舟，已至鄂州界口，忽见瞿家家僮阿晓浑身缟素，沿江飞骑而来。见了刘仁轨车从，滚鞍下马，哭拜于地，怀内取出一绵纸柬贴呈上。刘仁轨接了，看那贴面上乃“讣状”二字，心下惊惶，急展开看时：

不孝罪逆深重，不自殒灭，祸延先考，于月日终于正寝。谨此讣闻。

孤哀子瞿珏等绝粒泣血稽颡拜

刘仁轨看罢，哭倒地上，众官吏急急扶起。晓儿已对夫人并小主说了，一齐放声恸哭。龙氏要与做官的同往辰溪吊奠，然后之任。刘仁轨道：“伯父遐升，理应祭奠。但朝廷钦限紧迫，立等交代，如之奈何？”龙氏道：“昨问那推车军校，果州风土民俗如何？彼言此州切近西夷，人皆鸷悍。况沿苗连结，不时反乱，山寇极多，水足最险。目今蒙山洞作变，苗酋骨查腊侵掠边州地方。旧任总督马公差官督兵剿捕，屡遭败衄。马公告病思归，只待新官临任，交割了印信军马，彼好回乡避难。妾身细思，相公以一介书生，位登宪长，功名不为不显；宦囊虽为淡薄，亦可养赡暮景。不如上本辞位，持冠而回，免去跋涉远方，忧心挂胆。”刘仁轨道：“夫人之言虽善，可惜缓不济事。目今离建州以来，将及两月，募于半途上本辞官，朝廷岂无疑惑？倘逢物议，难免欺君之责。”龙氏道：“相公此一行，虽蒙皇上天恩，膺受显秩。妾身逆料，莫非印中贵暗种祸根倾陷？相公亦宜防闲。”刘仁轨道：“不然。彼既怀戕妬，岂无衅隙可乘，反加我以重位也？读书人受君之禄，命悬君手。尽忠前往，生死听天。”龙氏反覆劝阻，刘仁轨坚决不从。瞿琰道：“适闻大哥之言，竭躬报国，臣子之职当然。大嫂之论，明哲保身，知己之谈宜听。弟有两就之计，望兄鉴纳。”刘仁轨道：“吾弟有何高议，即当面讲。”瞿琰道：“小弟本该随哥哥同往，讵料爹爹弃世，寸心如割，恨不得插翅飞回。大哥钦限至急，速宜赴任，为国分忧。大嫂身体羸弱，每生腹疾，若使远行瘴地，切虑水土不服，旧恙复萌；况且苗蛮不时争乱，嫂嫂胆怯身衰，怎能禁受？不如同我回家，姑缓数月。待爹爹奔丧之后，候大哥信至，兄弟送嫂嫂同临任所，

实为两便。哥嫂以为何如？”刘仁轨笑颜称善，龙氏欢喜允从。当下夫妻商议定了，取出银两，差人买办礼物完备，就于驿馆安宿。次早，刘仁轨留下丫鬟男妇六人伏侍夫人，将宦囊什物尽数交与瞿琰带回，另差军校二十名护送。此际夫妻，哥弟分别，免不得凄惨一回，这也不必说得。刘总督一行人迤迳往西南进发，不题。

且说龙氏与瞿琰同乘了一辆车儿，监辖着箱笼行李，抄路往卢溪州来。不一日，已到毗离村口。叔嫂二人直到门首下车，迳入孝堂，灵柩前哭拜一番；令军校捧过黄檀一炷，计二十斤；白煜一对，计五十斤；素绢四十端，土布二百疋，贖仪百两，献于灵前。瞿珏弟兄拜谢已毕，随行军校将一座宦囊行李交割明白。瞿珏重加赏赐，发付起程。

且不说瞿天民丧事何如，单表刘总督自别了夫人登舟之后，不一日已到木马驿前。当晚就于驿亭寄宿，分拨军校于驿外四面巡逻，以防不虞。驿官进上饭膳，刘总督吃罢，待欲就枕，奈一时神思不宁，且于榻前灯下看书消遣。坐至二鼓将绝，静听万籁无声。猛听得檐前一声响亮，急抬头四顾，忽见一红衣壮士手执利剑飞步入来，站立案前，怒目上视。刘仁轨从容问道：“观君相貌不凡，乃奇士也。深夜至此，莫非为刺客否？”壮士道：“予奉印常侍之命，来取公首级，端候已久，今夜才得相逢。”刘仁轨道：“那常侍莫非是当今朝廷宠任秉笔内臣印戟乎？”壮士道：“然也。”刘仁轨笑道：“既如此，一死何辞！但乞尊从少待片时，下官写数字寄与家间，然后就刃。”壮士道：“公莫非嫌予迟缓，用计擒捉乎？”刘仁轨道：“下官登程以来，此命久已置之度外。大丈夫视死如归，何计之有？况君家剑术如神，刺予

首呼吸间耳。纵有诡计，从何施展？”壮士道：“此言非欺我也。速写家报，莫延时刻。”刘总督举笔展纸写云：

目前印星见财起意，强夺关赤丁玉蟹、贡禄赤猴，予奉公执法，使关等去璧复完，印星大奸遭叱。承夫人见谕，必有奇祸。今于剑南木马驿中，偶逢剑侠，赐以善终。人皆有死，死复何憾？但负朝廷厚恩，未能获报于尺寸也。夫人切莫悲啼，乞以不妄为戒，俾后入谄谀是饴，直道为蛊；林泉耕牧终身，切莫仕途弦耀。至嘱，至嘱。

壮士见了，忙问道：“那关赤丁，老爷从何处会来？”刘仁轨道：“家书草就，乞斩予首级而去，免使那人悬望。”壮士道：“某系剑侠，颇读诗心。匕首虽利，不伤烈士。某当行刺以来，每见慌张悚惕、哀号乞命者甚多。要如督爷从容态度，谈笑自如，不以生死为念者，万中之一耳！某见之心慑神服，何忍加害？适观督爷写出关赤丁玉蟹，又云去璧复返，其中必有情迹，督爷可言其详。”刘仁轨将关赤丁并贡禄岳庙赛会，印常侍之子印星诬盗夺宝，及后覆详辨冤，给发出罪之事，从头至尾，细谈一遍。壮士纳头下拜道：“小人不知督爷如此高谊，险些儿害了好人。万死！万死！”刘仁轨扶起，道：“好汉不行刺害，反行重礼，何也？”壮士道：“关赤丁乃某盟友，出入西番，大获利益，周人之盆，济人之急，况兼精于骑射，最有义气。某母老家贫，受彼之惠实多，适被竖子所陷，若非督爷存公释放，险丧其命。令督爷不挥翰札，亦不免予利刃之锋。此非人谋，实天定也。”刘仁轨道：“公既受印常侍重托而来，不斩予首，

何以覆命？”壮士笑道：“某虽剑侠，家实贫寒。然雅慕贞诚，不图奢靡。苟逢知己，纵刎颅剖胆，亦所甘心。倘遇不平，便奋戟挺戈，誓诛奸狡。前因与印常侍门客交厚，被力荐于印公，出入帷幄，参赞政机，赖常侍待以心腹，每欲奏闻皇上，赐予爵禄。某自思福薄，力辞其议。偶于公署中与公子谈及：‘督爷贪婪肆恶，荼毒百姓，与家君有不世之仇。家君宽厚，反荐援于朝，擢以重位。可怜果州路亿万生灵必遭鱼肉，怎能够一个仗义英雄杀了这厮。实万民之福也。’某一时奋激，飞跃而来。谁想督爷如此真诚雅饬，不以生死芥蒂。某反思那厮诡言，乃愚我也。若不剪除，必为民害。”说罢，长揖欲行。刘仁轨款住道：“足下惠我以生，乃非常之德。常闻义士不以财利动心，下官若以金帛赠君，反贻君诮，是不敢耳。”壮士叹息道：“知心哉，刘爷也！知心哉，刘爷也！”刘仁轨又道：“足下乞留姓字，以为他日萍水之证。”壮士道：“某以四海为家，久忘名氏。异日倘得相逢，但呼‘翀霄子’足矣。只恨误听竖子之言，几陷人于不义，若不斩彼头颅，何以洩愤？故即拜辞长往。”刘仁轨道：“吾闻仁者不绝人之后。印星虽系狂妄不才，念彼弟兄二人只存此子，倘有差池，则绝后矣。君子处世宜宽，莫生戕忍之念。”壮士道：“仁者之言，敢不佩服？某虽出入常侍之门，蒙待予以优礼，察彼行藏举止，外宽内忌，事多阴险。今日某之卤莽，未必不出于常待之笼络也。某今不往。彼必复生暗害，督爷不可不慎！”又于怀中取出朱符一纸、短剑一口呈上，道：“果州切近西夷，每多邪魅巫蛊之术。督爷藏符于身，诸邪皆不敢犯，可免蛊魅之害。印常侍门客虽多，皆出吾下。某不覆命，彼必复遣人至。督

爷可将此剑悬于卧榻之前，诸雄自不敢近。愚衷竭矣，前途万祈珍重！”刘仁轨再欲言时，猛听的“豁刺”地一声，那壮士早已跃于屋顶，但见一道金光，星飞电掣而去。刘仁轨嗟叹良久，侧耳听时，樵楼已催五鼓。但见残星犹烂，斜月将沉，烛影半明，鸡声四起。静坐暗思，转觉神魂悚惕，不敢就枕，和衣隐几而卧。少顷，天色黎明，早膳毕，众官吏人役簇拥上车，取路前进。

趲行数日，早到南平界口，一带尽是山路。只见树木参天，猿猴野啸，数十里并无屋舍人烟。从早至晚，才趲出山嘴。一望时，旷野深林，又不见人迹来往。刘仁轨惊疑，忙令人停下车儿，问官吏：“这是什么去处，如此荒凉，前去难以驻足？”长接军校禀道：“再行里余，林尽处有一古寺，可以安宿。”刘仁轨催促趲行。出得林外，天已昏黑，果然有一大寺，前站军健先入寺中通报。一霎时钟鸣鼓响，住持等秉烛齐出山门迎接。刘仁轨举目看时，寺门首有一匾，匾上书着“永祥寺”三个大金字。刘仁轨迳入方丈中。僧众供茶献酒，铺叠床帐，候至更深散去。其余人役四散安歇。

刘总督案间停烛，帐前悬剑，和衣睡于床上。将及三鼓，正朦胧睡去。猛听得“咭叮当”一声响亮，刘仁轨从梦中惊醒。静听时，铿然有物坠地。心中暗解，不敢呻吟，急坐起屏息于帐中窥觑。少顷，又见一物从门外飞掷进来，刚掷于宝剑之上，“砣铬铮”火光爆绽，那物坠于帐前。刘仁轨宁神静坐，直到五更，不复见有动静。看看天色明亮，只见床前插着两口利刃，长有二尺四五，锋芒耀目。拔起展转细看，剑尖上嵌着金字：一名“金雏”，一名“玉尾”，刀靶上皆有“印府”二字。刘仁轨两手加额，欢喜道：“今

日予之得生，皆赖翀霄子赠剑之功。此恩此德，当铭肺腑。”暗中嗟叹一回，随将利刃藏于匣内，赶早催促起程。

行至蒲原地界，旧总督马公交了印信自去。又数日，方抵果州路。此时，合州大小官员都出郭外迎接入城，一应新任规例自不必说。统制官等禀道：“蒙山洞苗酋骨查腊拥数千精锐洞蛮，掳掠村镇财帛，杀戮子女。去任马爷畏缩不战，彼得肆志横行，渐次骚扰附近城池。今龙门州被围日久，乞老爷急添军马剿灭，百姓才得安生。”刘仁轨道：“我蒙皇上钦勅，正为此事星夜前来。昨已发下檄文，各州征兵。今且分守要害地方，候大军集，我自监兵督阵，赖汝等用心剿贼。等奏捷献功，另行升赏。”众统制官等齐声应诺而退。随后各州军马陆续皆到。刘仁轨正欲整顿出战，忽探马报道：“骨查腊三日之前，已撤围退去。”刘仁轨疑有虚诈，复差人前去打探。回覆道：“骨查腊举兵离洞，已经数月。其妻辛氏并爱妾三人皆与嫡弟骨黎庐有奸，大小争锋，各拥苗姑厮杀，合族洞蛮不忿，聚集亲丁将骨黎庐、辛氏等杀戮无遗，洞中大乱。骨查腊闻变，乘夜撤围散去。”刘仁轨大喜，只留二千兵协守龙门城，其余将士尽行回镇。不知骨查腊回洞之后，复来攻城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

从百姓鼓勇逐蛇 三洞主改邪归正

诗曰：

狂药同饴貌若花，两般滋味毒如蛇；
使君盛德屏三蛊，正气端能胜狭邪。

禅真后史

话说这果州路沿边山岛地方，共有五十七洞，洞主名为酋长。朝廷赐印，各自管辖军民。内中也有田地市镇，种植经营，一般完纳粮税。凡有词讼，皆属洞主审断。若遇大辟重刑，方才申详上司。那五十七洞互相婚配。这酉阳甸折冲诸洞，襟带五溪。这洞主沙或迷，傍山四围筑就城堡，乃西夷各洞出入这路。东首一洞名灵关，洞主姓乜名律新。西首一洞名清江，洞主姓利名把答。三洞各拥苗兵万余镇守，结为唇齿，连络自据。那苗兵的钱粮，都是总督府中给发。以外五十四洞酋长受其约束，每岁钱粮、方物，都送与三洞主，类总解入朝廷。凡一概上司邻州官员到任，必先用计下蛊，然后暗通关节，彼此贿赂公行，把持官府。做官的一场辛苦，所赚财禄大半送与他用。如与他相拗不厮合时，暗中念动咒语，蛊毒生发，多害性命。故剑南地面称三洞主为巴西三蛊。

当下，中洞主沙或迷闻知新总督刘爷临任，预写传贴，通知东西二洞主办礼物，差人庆贺。苗丁等星夜奔到总督府，献上礼单。刘仁轨展看，乃治下土官统制沙或迷等谨奉上土绸十端、毛褐四十疋、山羊二十羴、巴豕二条。刘总督暗想：“绸褐、山羊，俱系土产。但巴豕二条，不知何物？”吩咐军校：“一概礼物，暂停于外，只取巴豕进来。”苗丁忙令人把巴豕抬入府中。刘仁轨看了，不觉心震面熟。原来那巴豕是两条大蛇，昂头掉尾，身长数丈，细目长齿，香气触人。刘仁轨正色问书吏道：“此为巴豕乎？”书吏道：“正是。凡新任老爷至此，三洞主贡献土产以充肴馔。”刘仁轨道道：“此巨蛇必有毒气，食之岂无疾病？”书吏道：“这蛇生于山谷之中，大者五百余斤，其次一二百斤，至小者五七十斤。土官取之，烹割而食，其味甘美，与猪肉无异。或糟与醢，更为鲜美，故取名为巴豕。”刘仁轨笑道：“既如此，权且收下。”将前项礼物一丝不受，重赏苗丁回洞。刘仁轨退入私衙，暗想：“巴豕形状蠢恶怖人，食之不祥。”夜静，令人放入墙外城河水里。三更后，忽听锣声大振，喧嚷不息。刘仁轨虑有变乱，忙起来穿衣，秉烛坐听消息。直到天晓，喧声方止。唤值堂官吏询究夜间之事，官吏禀道：“附近沿河百姓，专倚养鸭生子以为生计。昨夜忽有二大蛇从河内涌出，吞食两岸之鸭，故百姓鸣锣驱逐。二蛇盘旋奋恶，群鸭已被他吞食百余，直待天色将明，方才迅跃而去。大者逃脱，小者被百姓乱弩射倒，已剥皮剁肉，大众均分，因此喧嚷半夜。”刘仁轨道道：“此二蛇即苗长沙或迷所送者，我见其蠢恶异常，故不用而弃之。适下水之时，低头闭眼，气已垂绝，何能奋迅食人之鸭？”官吏跌足道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

这两条蛇洞主捕捉之时，不知费了多少银两功夫，才得送与老爷，极其敬重。若送下司州县官长，又是次等细小之蛇。此蛇猛鸷神速，其行如飞。非英勇精锐之士不能近傍。凡洞主擒获时，养于洞中石坑之内，常以药酒倾下，使蛇吞之，骨软毒消，故垂首闭目，其形如醉。若放入水中，药气顿除，猛毒如旧。众人若非用弩攒射，怎能够奇物入手？老爷不知轻弃，沿河百姓之福也！”刘仁轨笑道：“此物纵万分奇妙，吾亦不忍食之。”有诗为证：

巴豕形状恶，胡为称珍馐；
达士遵其生，宁将掷东流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苗丁等回洞禀覆洞主，细说此事，沙或迷不悦道：“刘公不受此二蛇，初计已成虚度。”即请东西二洞主计议。利把答道：“咱等共申一道公文，求请督爷预支次年给赏布粟银一万六千余两。如依数给我，又作区处；倘挠阻不从，只用那话儿便了。”沙或迷欢喜，共写下一角公文，差本洞承局往果州总督府投上。刘仁轨见了，笑道：“我这里本年支給尚且不敷，怎有预给于汝？”将公文一笔涂抹，掷于案下。承局回洞说了，沙或迷道：“这鸟官不知咱们的手段哩！且呼这件灵物去时，管取他昏迷落毅。”又差人与东西两洞主说知，共行其术，不题。

且说刘总督叱洞蛮承局去后，两旁人役皆掩口暗笑。刘仁轨见了惊疑，暗料个中决有情弊。一连数日，公务了毕，即回后堂焚香读《易》，或凝神端坐。夜则悬剑藏符，停灯和衣而睡。忽一夜三更时分，正朦胧睡去，蓦听得“索索”

之声起于帐外。急坐起开眼看时，只见一条蟒蛇长有二丈，浑身火光闪烁，口吐烟雾，舌长尺余，在榻在四围旋绕，以黄气吐入帐中。次后又见一蛇从北窗飞入来，浑身乌黑，口吐黑烟，涨满一室。少顷，又见一蛇从西首屋檐中钻入来，浑身雪白，口吐涎沫，喷入帐中。此时，刘总督执符于胸，正襟端坐，神色不动。捱至五鼓将尽，有一厨子到廊下方便，从房外经过，忽见满屋烟光透起，喊叫：“督爷房中失火！”合衙人役军卒一齐惊起，打入房来救火，只见是三条大蛇，在总督榻前旋绕。军健们心知其事，都趑身往外跑走。私衙僮仆人役皆拚命各执刀杖乱砍，霎时间三条大蛇皆被砍倒。众人急掀帐看时，刘爷端坐于榻上。大众欢喜异常，即将值宿牙将等逃散不行救应之事说知。刘仁轨令众人且休散去，围护至晓，将蛇拖出于辕门之外架火烧毁。将值宿牙将二名捆打一百，游街示众；以下巡更、守宿等人役，尽行革役不用。

这消息传入酉阳洞来，沙或迷三个洞主错愕不已，共议道：“刘总督是何等样人，有此神异之术？生死二蛊，皆不能害，岂不骇死人也！”乜律新道：“此二蛊自来百发百中，谁不落咱彀中？今遇此神人破了妙法，那一项钱财休想入手。咱洞中清苦，支給不敷，何以裁处？”沙或迷道：“不难！不难！任他手段高强，难脱咱们圈套。毕竟用那酒色二蛊，自入咱家罗网。”利把答道：“目今以阅武为名，请老刘至此操练，下此二蛊，管取不疑。”沙或迷道：“不可！彼既有神术，必多筹画。咱们请他阅武，发生疑惑。不如姑待月日，待彼出巡之际，决从此经过，咱们率各洞长官邀请寨中筵席，乘机进蛊，事在掌握之中。彼若疑而不来，即将

酒席、女乐馈送，彼必受而不辞。这是从容定计，事无不受。”乜律新道：“长兄计虽玄妙，倘老刘既不赴席，又不受礼，怎奈他何？”沙或迷道：“老刘果奸狡不落咱三蛊之内，只索以克减军粮为由，纠集各洞健丁，杀入省城，据定巴西界口以图进取，煞强似洞口困守。”利把答、乜律新踊跃大笑，称为神算。痛饮沉醉，各还本洞不题。

再说刘总督自灭了蛇蛊之后，合衙门人役敬服，况向来为人平易，待下司以礼，结百姓以恩，官员士庶莫不悦服。倏忽之间，又过数月。当下正值孟夏天气，连月霪雨不止。田中禾苗尽皆淹没，一时米价腾涌，百姓惊惶。刘仁轨急发下公文，令各州县开仓赈济。一面赉给库中银两，差官遍处余米，半价发卖。又设宴于公堂，延请远近宦室富民，预借米粟，暂救饥民，待下年丰熟依例偿值。因此合省人民，俱幸全了性命。此时，各洞苗丁亦遭大水，汹汹不安。刘仁轨虑有变乱，亲自巡行安抚。已有人报入酉阳洞来，沙或迷急请东西二洞主，同出境外三十里，迎接刘总督入寨。参见已毕，刘仁轨询问各洞水患何如？沙或迷禀道：“溪水污沂，蔗米无收。各洞男女嗷嗷待哺。乞爷台开恩赈济，以救生灵。”刘仁轨道：“我已差官运米，不日到来。但以平价售之，莫行侵劫。”沙或迷道：“得老爷如此赈恤，苗民赖以全生。谁敢悖逆，以违天命？”刘仁轨道：“此皇上钦恤，予何恩之有？各洞酋长、人民皆赖汝等统摄宁静，朝廷悉知，不久必有恩典至矣！”沙或迷等顿首称谢。就于洞中杀牛宰马，大排筵席款待。刘仁轨不疑，尽兴而饮。酒至关酣，沙或迷唤一伙苗蛮阶下舞剑为乐。刘仁轨令移入中堂，凭几顾盼，抚掌大笑。苗蛮舞罢，赐以酒肉犒赏。少顷，奏

动鼓乐，四个绝色苗女歌舞侑觞。刘仁轨大悦，吃得酩酊大醉。随行官吏禀道：“日已将斜，请老爷登车回镇。”刘仁轨令一面打点执事：“予将行矣！”只见灵关洞主乜律新跪下道：“感爷台不以山洞为僻，大驾亲临。沙酋长小筵，已蒙爷台不疑慨饮，咱东西小寨聊整山肴椰酒，恳天恩暂移车驾，俯赐一乐。咱犬马等不胜感戴！”刘仁轨道：“正是，我也要到你两寨中观看风景民物，又承汝等一片好情，我怎么不领？但今日天包已晏，暂回临镇，明早吾当再至。”沙或迷跪道：“山径险僻，往返甚艰，老爷不鄙小寨荒凉，屈留一宿，姑缓二日，东西两寨均沾雨露矣！”刘仁轨含糊道：“也通，不妨，何害？绝妙！”沙或迷等暗喜，就于后堂铺叠一切卧具，极其华丽。留下苗女四人，以伴衾枕。随行官吏令精锐军士百余人拥入护卫，以防不测。刘仁轨见堂下有人行动，已知其意，大笑道：“四海一家，何见浅如是？”尽将军士叱退，解衣就寝。

当夜，四个苗女停烛于案，脱得赤条条地卧于总督身旁，相互搂抱，撩拨那话儿发动。谁想刘总督四肢如绵，气息如雷，吐气如烟，那话儿如盐浸的蜒蚰缩做一堆。众苗女顽耍的心烦兴懈，各自放倒头寻睡去了。至天晓，日色已高数丈，刘总督兀自鼾睡不醒。众苗女各自抽身起去，忙入内室将夜间之事备细与沙或迷说知。沙或迷心服，甚加敬重，亲入后堂，恭候起居。早宴罢，陪侍往东首洞中，乜律新一般大排筵席管待。当夜就宿于本洞，也拨四名标致苗女伴宿。次早到西首利把答洞中，其酒席歌舞更十分齐整，亦拨苗女侍寝。刘仁轨一连在洞中宿了三夜，才得起马回州。沙或迷等三洞主一同送出界口，再拜而别。回洞相互感叹刘总

督好处，羡慕不已。沙或迷道：“世上人财不苟取，饮不乱性，忿不激迅，这样君子咱家已曾见来。要如督爷以绝色美女伴寝三夜，竟不沾染，此天地间第一个好人。柳下惠之后，一人而已。”利把答笑道：“柳下惠坐怀不乱，世虽罕见，然矫情窒欲，兀可勉强自持，不过是一时的操守。今咱们选天姿国色的美女伴寝三夜，你瞧谁不会撩云拨雨，做那般的勾当？哪想到刘圣人毫无渗漏！咱想柳下惠、鲁男子怎及得他？孔仲尼之后，仅见此君也！”乜律新道：“古圣云：‘邪不胜正，妖不胜德。’故咱们那酒、蛇二蛊，怎傍得正人君子？向后咱等各守境域，莫行妄事。”

三个洞主正商议之间，忽报蒙山洞长官差人赍书札到此。沙或迷唤入洞中，收下礼物，拆书看时：

蒙山洞辱弟骨查腊拜上：

印常侍致书于某，言皇上念汝等各洞酋长效力边陲，百姓赖以宁静，每欲大行赏赉，屡为总督刘仁轨挠阻，可谓嫉功妒贤之甚。汝等宜自为之计，莫坠彼毂中也。身者辱弟围逼龙门，城已垂破，偶因家变，暂尔回军。托台下虎威，一鼓而家丑尽已歼灭。今欲举倾洞军马，杀入果州，诛戮妒贤之贼。乞三位寨主大人各发精兵数千，以助一臂之力。所得城池玉帛，均归麾下。惟祈俯命是禱。

沙或迷看罢，将书递也乜、利二洞主看了。沙或迷道：“二位贤弟尊意若何？”利把答道：“刘督爷乃纯朴长者，决与那印常侍有什么仇隙，故致书于蒙山洞长，激其变乱。咱闻助逆为叛者不仁，谋陷有德之士者不义。咱等若信彼狂言，是自取灭亡耳！”乜律新道：“刘督爷未到任之先，彼

已侵掠边州，今反托印常侍致书，言刘爷嫉功妬贤，是以诡秘之辞，炫惑咱等与之共事，乃抱薪救火，自速其死。”沙或迷道：“二位贤弟良言与咱暗合。只索恁般行去，免遭贻害。”利把答、乜律新一齐称善。当下将下书人捆绑定了，利把答监辖，解入总督府来。参见礼毕，把前项事备细禀知，将书呈上。刘仁轨看罢，将下书人发狱监禁。设宴于宾馆中，亲陪利把答饮酒。数巡之后，刘仁轨问及巴西三蛊大说，利把答道：“爷台明烛万里，某等怎敢欺隐？爷台莅任之初，所献巴豕，食之亦能害人，名为死蛊；及后辕门所焚之蛇，名为生蛊。合而言之，总为蛇蛊。山洞中有一种野草，名馱余，其叶光，其色玄，其根苦，和麦为蘖，酿酒黑色，味极甜美。”刘仁轨道：“酒味醇美，乃天下第一妙品也。”利把答含笑道：“酒虽美，其中有不美之害，待某细禀其故。”不知利把答所说那酒有什么利害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

刘仁轨激蛮攻蛮 骨查腊用计中计

诗曰：

连兵合计犯金城，
 诡意三贤重圣明；
 伏险出奇歼羽翼，
 等闲边垒乐升平。

话说刘仁轨见利把答说本洞采药酿酒，其味香美，因羨称佳品。利把答道：“酒虽美，其毒足以害人。土人饮之，最补精髓；外人饮之，极耗神气，名为酒蛊。本洞苗女虽国色，土民勿娶，必候他人交合去其腥秽，然后婚配。那人受了这一般秽气，遍身黄肿，发胀而死，其中幸活者有之，名为色蛊。今三蛊并已施行，而爷台无丝毫损玷，非至神至明，焉能如此！”刘仁轨道：“汝等用蛊之意，不识为何？”利把答道：“蛮夷习以成风，不过贪婪无耻之念耳。”刘仁轨道：“聆卿一言，洞知肺腑。大凡念即是欲，欲念一生，淫邪资叛，无所不至。小则殒躯丧命，大则败国亡国，靡不由此。圣人云：‘人孰无过？改之为贵。’颜子则是‘不迁怒，不贰过’六个字。千古之下，诵其大德。卿等青年特秀，正宜修身谨行，改复自新，不惟名誉日彰，抑且富贵可保。”利把答道：“某生于边域，弄兵习武，虚言诡行，惟

利是图。适蒙爷台赐教，不觉面惭心愧，虽欲悔过迁善，奈无径路可入耳！”刘仁轨道：“卿言误矣！天之生人，种类不一，然其本性之良知、良能，普天之下，总归一体。所言闻过自愧之念，即是修道进步的阶梯，何患无径路可入？卿等世胄簪纓，亦知‘忠孝’二字乎？”利把答道：“孝是敬亲，忠乃报国。愚虽暗昧，颇知天大。”刘仁轨道：“听卿之议，必能尽孝于亲。但‘忠’之一字，未见底蕴。苟能尽忠于国，才是迁善之径路。”利把答道：“某等历受朝廷大恩，徒叨厚禄豢养，未有尺寸报效。奈野朝悬隔，某纵有尽忠为国之心，无由上达。况内外大臣视某等为苗夷，岂肯轻于信任也？”刘仁轨道：“我出仕以来，即闻卿等三洞长才能威武，远播遐迩。奈前任诸公目内无珠，未经举奏重用，岂不将英雄豪杰埋没无闻？目今蒙山洞狂怒作叛，以书诱约，幸卿等忠说自持，不受炫惑，此即是尽忠为国的善念。遍视本镇各州将士，琐猥怯懦，焉能立业建功？我意欲劳卿等三人并力灭寇，奏闻皇上，决膺不次之赏。卿等未知肯效力否？”利把答奋然道：“某等久淹草野，未获重用，今爷台开诚恩谕，委以大任，某等敢不戮力歼贼以图报效？但骨查腊虽致书相诱，然军马未曾出境，某等猝而征剿，反速其变。朝廷见罪，怎生分解？”刘仁轨道：“先发者制人，后发者制于人。待彼军马临城，然后应之，岂不先受其制？卿等三洞各发精锐为前队，星夜兼程前进，扼其要路；我即发马步军兵相继而至，以为后应。并力捣其巢穴，管取不日成功。将所有土地、财谷、玉帛、子女，尽归尔等。朝廷如有片言罪及，我当面陈力争，便使殒躯灭族，亦所不辞。”

利把答踊跃大喜，拜辞回转洞中，将前项事备细对沙或

迷说了，沙或迷踌躇不答。利把答道：“咱感督爷待以优礼，又将圣贤大道谆谆见谕，咱已慨然允诺而来。长官如不肯起兵相助，咱自领本寨军马，誓擒此贼。纵有挫蔑，宁死沙场，以报刘爷知遇之恩。”沙或迷道：“贤弟且莫性急，咱从容从长计议。想三寨与蒙山洞主向来无仇，只因督爷正直、慈爱，待咱等以赤心，故擒下书人献上，使彼且防，庶免临期有失，今反要咱等发兵征剿。俗谚云：‘三军未动，粮草先行。’这一征战，不知费多少钱粮？况且那骨查腊勇猛无敌，虽以三寨军马合力攻之，犹虑成功不易。故此狐疑不决，非有他意也。”利把答道：“长官之论，实为缜密。但咱已领命而回，怎好变易？情愿起倾洞之兵与彼相战，成败胜负，一听于天。”二人正说间，却说东洞主乜律新来到。相见毕，二酋长共诉前话。乜律新拍膝道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沙或迷道：“贤弟为何连呼可惜？”乜律新道：“可惜挫下了一个好机会。早知督爷要令咱三寨出兵效力，日前下书之际，将这人好好相待，约彼于某处会议，彼必星夜前来，就于此处擒之，献与刘爷，任其发落。不费钱粮、军马，唾手成功。今失此机会，岂不可惜？”沙或迷道：“这是已过之事，徒悔无益。但今日之‘战守’二字，贤弟参酌，何者为便？”乜律新道：“守易战难，何必参酌？但督爷已经差委，若咱等抗拒不从，是慢上也。倘朝廷罪及，何以解之？骨查腊虽然勇猛，咱等起三洞精兵，水陆并进，况有督府大军继后，攻之甚易。刘爷，信人也，既许咱等功成献捷，又以蒙山洞钱粮、玉帛尽归三寨，则所费者少，所得者多。据咱论之，一举而有三得。愚见如此，未知合二位尊意否？”沙或迷、利把答皆大喜，共称妙算。当下计议已

定，各于本寨操练军马，整顿器械，备办粮草，俟候出军。有诗为证：

黠酋恃险起干戈，何异无知赴烛蛾？
三杰共搃忠义胆，凯归应奏太平歌。

再说刘总督一壁厢上本奏闻朝廷，随即整选军士，差统制官陈滇赉公文往酉阳洞来，委沙或迷为征西大元帅，乜律新、利把答为左右副元帅，率领本寨军马，克期进兵。以下先锋等一应将士，任从三寨主便宜行事。沙或迷等接了公文，大摆筵席聚会，分拨人马，渐次起行。沙或迷率马军三千、步军七千，选大将马千里为前锋，由酉阳山中路进发，攻打邛崃关；乜律新率水军一万，进大将云蓝为前锋，由平羌江进攻蒙山洞北门；利把答率马军三千，步军一万，用长子利厥宣为前锋，从西路进兵，攻打飞仙关。三路人马一齐倍道而进。

却说蒙山洞酋长骨查腊自令人赉书札前往三洞交结，日久不见回音，聚集洞下商议。忽哨马报道：“刘总督令酉阳洞三路人马分水陆二处杀来。目今沙洞主部下先锋将马千里，簇拥马步军兵杀近关下！”骨查腊大惊，急拨心腹将士守护各处关隘，自领惯战鸷悍大将二员，一名贝锦，一名水踢浪，为左右羽翼，率领苗兵一万把守邛崃关；差弟骨查金部领洞丁五千，把守飞仙关；苗将巴恍龙部领洞丁五千，抄出平羌江，迎敌水军。三路调拨已定。当下，马千里本队军马杀至荣经地界，离邛崃关三十里下寨。

次日平明，两军相遇，各各怖成阵势。马千里直出阵前

观望，只见对面门旗开处，拥出一员大将，正是本洞酋长骨查腊，全身披挂，挺枪跃马，大喝道：“汝是何洞之酋，辄敢至此挑战？先通姓氏，然后纳命！”马千里道：“咱乃西阳洞主沙麾下大将军，今奉总督刘爷钧旨，言汝屡生叛乱，戕戮生灵，特发大队人马前来擒汝。汝若知大义，速速下马受缚，解与督爷，任其裁处，犹有一条生路。倘抗拒天兵，管教汝命立刻丧于咱手！”骨查腊大怒，奋勇冲杀过来。马千里手舞大刀迎敌。两下战不数合，左肋下苗将贝锦杀到，右肋下苗将水踢浪杀到，三面夹攻。马千里虽然英勇，怎当得三路人马围裹将来？部下苗兵先自奔溃。马千里急拨马回时，早被骨查腊赶上，一枪戮于马下，擒捉去了。后队主将沙或迷闻报，急率勇士骤马来救，骨查腊已回军，闭上关门。沙或迷忿怒，指挥军马杀上关来。被关上弩箭射下，不能前进，只得引军通下，离关十余里暂屯人马。将至三鼓，被骨查腊乘夜劫寨，沙或迷在梦中惊醒，怎敢抵敌？单身匹马落荒而走，不期跌落山岩之下，人马俱毙。骨查腊大获全胜。次早，分拨三队军士出关，札下营寨，正中骨查腊，东南贝锦，西北水踢浪，分为犄角之势，专待接战不题。

且说东路乜律新、西路利把答俱已杀出界口，沙或迷败残军士路遇清江洞人马，即把沙洞主全军覆没之事报知。利把答痛哭不已，奋怒催趲前后二队，杀奔飞仙关来，并力攻打。关上守备甚严，砲石弩箭如雨点一般放将下来，不能近关，只得远远围困。一连数日，并不交兵。利把答焦躁，与利厥宣商议道：“咱兵远来，利在速战。今骨贼据关坚守不出，这关四面皆山，峭险难上，又无别路可以透入，怎生区处？”利厥宣道：“骨贼不惟骁勇难敌，又且诡谲多谋。彼

之不战，是坐视老师之计。不料沙寨主全军皆覆，刘爷后队人马不谙地径，一时未敢深入。倘骨查腊率精锐之士从后抄路杀来，咱等腹背受敌，岂不坐受其困？”利把答道：“汝言甚是。但彼坚守不战，进则难以犯险；若一时撤军退回，彼必以大军蹙咱之后，此际何以接战？”利厥宣道：“今日之事，有进无退。父亲倚邛笮山为险，水草甚便，留下一半军士在此，昼则逼关搦战，夜则巡警以防劫寨。这贼或不时冲突而来，可令衙将齐五、齐七埋伏一枝军马于关外西壁山谷间，候彼离关，放炮为号，半路里腰截出来，乘势抢关。父亲复迎住冲杀，贼军必乱，可取全胜。儿分一半兵去，回至孟山埋伏，一来可以接应粮草，二则倘骨查腊有军马来时，儿自半路邀击，出其不意，彼必败走。那时合兵并力攻关，破之亦易。”利把答大喜道：“此议论足称良策，速行莫缓。”即拨洞兵六千与利厥宣，取路回转孟山去了。又拨善战精锐洞兵一千五百，随齐五等乘夜往贴关山谷中埋伏。有诗为证：

孤军深入势如悬，胜败须差一着先；
妙算分兵歼巨恶，伫看勋绩勒燕然。

且说骨查腊杀败了沙或迷一洞军马，获得粮草、器械无数，降者甚多，大赏将士，又与贝锦、水踢浪二将商议道：“沙或迷向来刚愎自恃，未经大阵，今一鼓灭亡，乃自取其死。咱料乜律新从平羌江进兵，巴恍龙足以抵敌。只有那利把答父子，咱曾与他共事来，其父才力有限，其子厥宣谋略过人，勇悍无对，为咱心腹大患。今攻打飞仙关，此关险

峻，谅一时未能即破。咱一面差人催吾弟出关冲阵，汝二人带领精兵五千，悄悄从东北路大宽转抄出利军之后，只看孟山峰顶号旗一起，前后夹攻，擒得此父子二人，汝两个就为清江洞之主。咱留一枝军马守关，以待刘总督后队官军，管教他片甲不还，方称畅快！”贝锦、水踢浪领计，各领五千洞蛮，掩旗息鼓，从武安庙转出山后来，迤邐行了三日，早到孟山之下。日已将午，众苗兵就于山侧埋锅造饭，贝锦、水踢浪皆下马歇息。正欲举箸，忽听得鼓声乱振，山凹里拥出马来。贝锦、水踢浪慌忙上马，利厥宣早已飞骑赶到，一枪将水踢浪刺倒。贝锦挺刀步战，被众苗兵搠翻。骨查腊的洞蛮见主将已死，谁敢迎敌？四下里乱窜逃命。利厥宣挥军士砍杀一番，杀得遍地尸骸堆叠，沿山血水横流。利厥宣割了二将首级，就于山顶屯扎一宵。

次早，领得胜苗兵，取路回飞仙关来。行至申牌时分，忽听前面一片喊杀之声。利厥宣料是有军马出关交战，急骤马加鞭飞奔至前，只见父亲利把答正于骨查金厮杀。原来骨查金领号令，急带洞兵四千，分为二队杀下关来。行至旅平谷口，被齐五、齐七人马半腰里冲杀出来，将后队洞兵截住一半。洞兵惊怯，不敢交锋，倒退入关上去了。骨查金只带得二千苗子，奋怒冲杀前来，利把答亲自纵马迎敌。二将斗不上十合，骨查金阵后大乱，被齐五、齐七军马四面围裹。骨查金首尾受敌，不敢回步，只得拚死恶战。利把答抵敌不住，拨马便走。骨查金提刀飞马追来，看看赶上，利马答十分着急，正待回马力敌，刚遇前面一彪军马蜂拥而至，却是儿子利厥宣胜捷回军，救了父亲性命。利厥宣大喝道：“骨贼何等匹夫，辄敢逼吾之父！”骨查金不答，提刀迳奔入

来。利厥宣一马挡住，二人奋力交锋。鏖战四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利把答骤马挺枪助战。骨查金又力斗十余合，背后齐五、齐七二将又到，并力夹攻。骨查金措手不及，被利厥宣一枪刺于马下，枭了首级，把二千洞兵杀个尽绝。三处人马合并，乘势攻关。守关将士见主将被杀，各各慌乱，被利把答大势人马一拥入关。败残洞丁飞报入邛崃关，说：“两路人马皆被利把答杀败，二洞主与贝、水二将俱歿于阵，今已据住飞仙关隘。”骨查腊大惊失色，跌足道：“咱正虑这一枝军马锋锐，先发奇兵袭之，不期反如此败蔑！倘贼人从瓦屋山深入，据住险要，绝咱粮道，则不战自困，束手就死。必须亲自领兵，由山间道扼贼一路，庶几可解。”当下正在撤兵离关前进，忽哨马到来：“总督刘爷亲领大军三万，直抵关下！”骨查腊急拨洞丁四千，令牙将罗阆、罗阆、戈万吉、宗镇四人统领，紧守关口，不可出战。自率精勇洞丁三千，乘夜取路从蔡山趲出梧桐岭而进。不知此一行胜负若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

墨顶朱冲波救主 哈一喃出猎兴兵

诗曰：

败蔑潜奔势已危，急流飞渡赖神驹；
深山较猎逢倾盖，报复重兴一旅师。

话说骨查腊率大队苗兵杀出梧桐岭来，行至次日午后，前离瓦屋山不远，骨查腊暗喜：“据此山险，利贼虽有十万人马亦难飞过。”催趲前队急行。众洞丁得令，一齐趲路。刚刚跑过嘴，只见尘头起处，一彪军马飞奔而来，正是利把答父子二人。骨查腊见了，先自骇愕，又见山路窄狭，不敢冲突，将洞丁挥转，约退半里许，在于平川旷野之间，两下布成阵势。骨查腊出马阵前，厉声道：“咱与恁父子乃唇齿之交，故奉书相约，共举大事，以图富贵。何故听信腐儒之惑，反戈相向，杀咱爱弟、将校，是何道理？今速退兵，以修旧好，庶不失领帮情谊。倘执迷不悟，死临顷刻！”利把答大骂道：“朝廷有甚亏汝？屡生变乱，荼毒生灵。沙洞主提兵问罪，复遭汝诡计，全军覆没。兀敢摇唇鼓舌，妄认唇齿之邦？恨不得擒汝割腹取心，以祭沙洞主之灵！早早下马受缚，免吾动手！”骨查腊大怒，挺枪纵马杀过阵来。利把

答待欲接战，侧首厥宣一骑马早已飞出，挺枪迎住。两员猛将抵死相持。斗上六十余合，骨查力怯，虚刺一枪，拨马落荒而走。利厥宣随后赶来，直追出临尽处。前面是一条涧溪阻住，骨查腊兜转马头，倚枪攀弩，背射一箭。利厥宣眼快，侧身躲过，也拈弓回射一箭，正中骨查腊左腿。骨查腊负疼，再欲举弓，利厥宣马快，早已飞到。骨查腊弃弓跃马，冲波而过。利厥宣也欲渡过溪去，奈那马惊嘶不走。隔溪看时，骨查腊也去得远了。四下里又无桥筏船只，只得回马复转旧路来，正遇利把答大驱人马赶杀洞丁。利厥宣拦定乱砍一番，杀得洞蛮尸骸遍地，大获全胜。利厥宣对父道：“骨贼大败，又被儿射了一箭，将已就擒，岂料神马渡溪逃脱。这贼狡猾多谋，可惜放去。待其立足坚固，急难攻取，今乘此破竹之势，直捣巢穴，焚掠一空，使彼无家可依，绝其归路，然后率大军迎接两路人马入关，大事顷刻可定，迟延则胜败未可测料。”利把答从计，急令军马昼夜兼程而进。一路虽有几处关隘，洞丁把守，见大势人马杀来，谁敢阻挡？望风逃窜。利把答直杀入蒙山洞中，将骨查腊家属男女数百余人尽皆剿灭。洞兵将校降者极多。利厥宣取金银宝贝，一半装载车上解入督府，一半给赏军士，把洞中粮草、宫室放火烧毁。父子商议分兵，利把答一枝军马取路出平羌江，接应乜律新进洞；利厥宣一枝军马，往东路接应刘总督入关。分拨已定，各自领兵前进。

且说刘仁轨后队应兵已到邛崃关下，见其山势险峻，沙或迷人马败没，和统制官等商议，将军士分作四队，轮流挑战攻打。但见关上遍插旌旗，密布枪戟，并无一骑下关。马军正统制胡侠率敢死士三百，用铁钻、木桩直撞垒壁。关上

乱抛矢石下来，打伤了数十人。胡侠左手执牌，右手执刀，催并上前，谁敢退后？又将城垛撞倒数处，一齐乘势欲抢入关上去。西壁鼓声振处，苗将罗夙、罗夙带领洞丁杀出关来。胡侠迎住，两下大战，刘总督忙唤步军副统制翁诚、牙将张畦率精兵数千助阵。鏖战良久，胡侠一刀将罗夙砍落马下，罗夙慌退入关去。胡侠得胜，又欲攻城，刘仁轨见天色已暮，怕有疏失，急鸣金收军。胡侠等撤兵回转。刘仁轨重赏将士，另设宴与胡侠庆贺，军政司记功第一。

次早黎明，忽闻关内喊声大举，刘仁轨急调军马出寨候战。杀奔关口，只见城上竖起一面大旗，旗上书“右翼副将军利”六个大字。少顷，关门大开，一少年大将单骑飞马而来。官军扎阵待之。那大将直入中军下马，见刘总督献功。刘仁轨惊道：“卿父子攻取飞仙关，何以遽能至此？”利厥宣道：“仗督爷虎威，已获全胜。请大驾入关，从容上禀。”刘仁轨大喜。一齐进关内官厅坐定，计议出榜安民，搜捕余党。少顷，利马答接应七律军马取齐皆到。二洞主参见毕，刘总督见一青脸大将跪于阶下，问是甚人，七律新道：“这是骨查腊部将巴恍龙，与某屡经合阵，未分优劣，今被利长官从山后杀来，彼无去路，率本部洞丁乞降，献于台下，任凭区处。”刘仁轨道：“汝助逆为乱，本该斩首磔尸。今为利将军收录一番，暂饶性命。”喝军校逐出。利厥宣禀道：“巴恍龙虽助骨贼为乱，非其本心。本官驱役，无所辞避。今知顺逆投降，乞天恩赐某部下为一牙将，亦能效功。”刘仁轨允之，就于官厅大排筵席，犒赏大小将士。饮酒间，利厥宣将骨查腊遣将前后夹攻、父子分兵截杀、斩将夺关，并从山径抄路到此、砍杀守关将校、迎接大

军功劳，细陈一遍。刘仁轨把盏贺功。利厥宣又道：“单可惜走了骨查腊一人。这贼狡诈多谋，必为后患。”刘仁轨道：“卿等既获大胜，怎使这叛奴逃脱而去？”利厥宣道：“骨贼系称勇悍，与某抵死鏖战良久，次后枪法渐乱，落荒奔走，被某追及，将已就擒，不知何处得来那一匹好马，冲波渡水，以致逃脱。”刘仁轨道：“诚为可惜！但不识那马是甚样龙驹，有此冲波踏浪之能也？”巴恍龙在旁道：“这马出自西番哈烈国中，浑身纯黑。眉心上一鬃赤毛，长有尺余，名为墨顶朱，日行六百里，渡水登山如履平地，乃一番客关赤丁所献，给价六百两。骨查腊凡出战，全仗此马之力。”刘仁轨问道：“关赤丁系何处人氏，得此良马献与这贼？”巴恍龙道：“关赤丁乃涿州人氏，自幼从父关鏞出入西番诸国，贩卖珍珠异宝，常于各洞往来。故骨查腊得此良马。”刘仁轨道：“那关赤丁可在洞中否？”巴恍龙道：“一月前离此，往默德那国去了。其往还或迟或速，向无定期。”刘仁轨暗记于心。有诗为证：

当年玉蟹把恩施，今日神驹事更奇；
聚散人生浑未定，相逢萍水即相知。

刘仁轨令随行伶人奏动鼓乐侑酒，尽欢畅饮。次日，下令调拨诸将据守各处关津，委沙或迷之子沙雀翎袭授父职，镇守本洞；乜律新、利把答率领本部军士班师回寨；利厥宣总摄蒙山军民，待擒获骨查腊献俘之日，申奏朝廷，另行颁赏。诸洞主并将校等听令，各自领兵去了。次后，刘总督也取路回果州来。利厥宣部领苗丁五千，就于蒙山洞驻扎，不题。

再说骨查腊败阵，骤马渡溪，迳奔平茶洞单支质寨中歇马。败残洞丁探知，陆续哨众，将利厥宣剿荡合洞亲族，并接应刘总督两路人马入关之事说知。骨查腊号啕痛哭，拜于阶下，求单支质助力报仇。单支质道：“长官全家受害，某当协力复冤。奈小寨兵微粮少，自给不敷，怎生接济？”骨查腊道：“胜败在乎主将，岂论兵之多寡？寨主若能助一臂之力，管取斩刘总督之首悬于洞门。誓当报效，决不忘恩！”单支质道：“暂且消停，容当再议。”当夜，留骨查腊客馆安宿。

单支质回帐房和浑家廖氏密议不决。廖氏道：“妾于屏后细观，骨洞主狼行蛇目，鹰鼻豺声，其性狠毒不仁，难与共事。况世代受国家厚恩。不思报效，屡生悖乱，理合灭身亡躯，以彰善恶，焉可助彼为暴，自取大祸耶？”单支质道：“夫人之言切当。何不乘彼熟睡，砍其首级，献与总督爷，显的咱们忠义。”廖氏道：“不可。此人穷迫来归，乘夜杀之，过于残忍，为之不仁。”单支质道：“拒不杀害，又不助力，羁留寨中，切恐无益。”廖氏道：“明日特设一宴相款，辞以本寨力薄，不能久留大驾，愿赠金帛为盘费，急往他处借兵报复。彼自然相别而去，决无淹留久滞之理。咱与你既不助逆党招祸，又不失邻邦情谊，身家可保，愿公无疑。”单支质从计。

次日，排下大宴请骨查腊。饮至半酣，捧出金银，将夫人夜间所教托辞说了。骨查腊大笑道：“咱瞧汝这一洼之地，鱼龙怎能奋迅？大丈夫自当赤手成业，岂仗汝锱铢之赠乎？”单支质再欲谦辞伸意，骨查腊不顾，撒下金银，大踏步奔出寨门，奋然上马，飞也似往西去了。单支质与廖氏计

议。廖氏道：“不妨。久闻这人傲慢无理，今见咱等不留，忿怒投往他国求取救兵去了。咱们一面申报督爷知道，洞中拣选精壮军士守护，预防不测便了。”单支质依言调遣，不题。

再说骨查腊忿怒上马，并往西北而进，一路上怏怏不乐。意欲拨转马头且回平茶洞中，杀了单支质这厮一家，占据此洞，聚集人马，再图复举；又想单单一身，虽有三头六臂，怎当那合寨并力相持，未必能保全胜。倘有差池，空送一命。左思右算，沉吟无计。顷刻间已过了百余里路，前面见一高山阻住。骨查腊缓辔上山，迤逦行了一程，早到山顶。忽见一队番军簇拥着一员少年番将在那里打围，骨查腊不敢向前，闪于岩下躲避。那员番将早已瞧见了，指挥番军冲下岭来。两下相见，俱各大笑，下马叙礼。原来那员番将，乃西域撒马儿罕国王哈云撒密之子哈云一喃也。这撒马儿罕国地土辽阔，番丁富庶，恃通好斗，军马极多，每每结连附近各洞酋长侵掠边境，劫夺州县钱粮。自汉初至唐朝，数百余年受其骚扰。胜则进攻，败则退守。历来良将征讨，朝伏暮叛，无计可施。此国地极肥腴，五谷易登，斗米十钱，罕见饥馑。这骨查腊常发本洞银两、珍异之物，亲到彼国余换粮米，因此两下厮熟。哈云一喃与骨查腊请席地坐了，问：“长官向来到敝地买粮，车马人从不知其数。今日为何单骑到？”骨查腊将前因后迹哭诉一遍。哈云一喃令番将取出随行酒食吃了一回，问道：“长官今欲何往？”骨查腊顺风倒舵的道：“咱家不揣进退，欲造上国借兵复仇，天幸于此相会！”哈云一喃道：“且请尊驾到敝国见了父王，再行商议则个。”骨查腊谢了，一同上马，下岭往撒马尔罕

国中来。

哈云一喃引入殿上，见礼已毕。哈云撒密待以宾礼，请骨查腊向南席地坐下，问：“长官至此，买粮几何？”骨查腊又把前事哭诉一遍，哈云撒密低头不语。哈云一喃上前道：“骨长官全家被中国刘总督抄戮，鸡犬不留。今单骑投奔父王，欲借车马到彼报仇，复还本寨，将所有玉帛子女，尽归父王麾下。伏乞父王垂怜赐援，儿当摧锋赴敌，以全邻邦交谊。”哈云撒密道：“久不瞧中国风景，也欲乘便往彼一观。但不知从那一条路进兵为便？”骨查腊道：“大王欲图中原必须先取龙门州，堆积粮草，利于接应。然小寨乃必由之路，刘仁轨这厮决留大将据守。乞假精兵数千，咱先发，迳取此要冲之地。所虑者，少、七、利三洞围绕夹攻，一进难以胜之。乞大王拨勇将，率领大队军马扼定龙门界口，使彼不得救应，待咱复了原寨，聚集旧时将校并力攻破三洞，除了后顾之忧，次后进兵果州，擒了刘仁轨，巴西各州，谁敢当锋”那数千里地方，稳属大王麾下。”哈云撒密大喜，调选番兵二万、副将二十员，令骨查腊统领为前队先锋；哈云一喃部领副将三十员、步兵一万五千为中队。哈云撒密部领大将二员，一个是值殿都尉山五郎，生得身肥力勇，眼暴眉连，使一柄泼风刀，重七十余斤，四远无人敢当。又一个麻演寺住持僧，姓红名鸠尼，生的身長一丈，骨瘦面狭，浑身两臂盘绕青筋，宛如蛇伏，两眼灼灼有光，黑夜能分皂白，使一条浑铁禅杖，重一百余斤，从来上阵不曾遇一对手。部下随从二百和尚，皆是强悍善战之僧。哈云撒密持用厚礼聘来，正授二人为征南护驾左右龙虎大将军。率领裨将五十余员、番军二万为后队。三队人马陆续进发。

且说骨查腊这一枝军马杀奔蒙山洞来，利厥宣急聚大小将校准备迎敌。当下两阵对垒，骨查腊单搦利厥宣交锋。二将各举兵器，骤马相战。不知孰胜孰输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

崆峒岭二贤叙旧 龙门府四将攻城

诗曰：

攀藤附葛入龙岫，片语相投意兴浓；
戮力摧锋期报效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

禅真后史

话说骨查腊求番王发军复取山寨，利厥宣出马迎战。二将斗至百余合，不分胜负，两下回阵暂歇。次日平明，骨查腊拥兵搦战，利厥宣又出马打阵，互相杀伤，至晚各退。骨查腊暗想：“这小子武艺精熟，并没一些渗漏，终日如此相持，怎能取胜？”当夜坐于帐中思计，忽见守宿洞丁传禀：“有一壮士口称报机密大事，求见寨主。”骨查腊令唤入来，灯下看时，乃巴恍龙马卒花百禄。骨查腊惊问道：“闻汝主降贼，不知的实。今汝夤夜至此，必有事故。”花百禄道：“巴都校奉长爷之命守把飞仙关，与乜律新交战数次，屡屡得胜。不料长爷败绩远奔，满寨家属皆亡。巴都校进退无路，勉强诈降，以图再举。今幸长爷统兵复仇，都校愿为内应。明日长爷诱利厥宣出战，都校从后夹攻，必斩其首。尽诛利党，合兵再攻沙、乜、利三洞。得胜之后，求做一洞之长。乞立券信，以作后证。”骨查腊大喜道：“若得都校如

此用心，斩得利厥宣首级，即让他为本洞酋长，与咱兄弟称呼，爵位并秩。”说罢，割下衣襟一幅，亲写两行大字道：“得利贼首级，即位公为本洞酋长。一字不实，骨某死于乱刀之下。”付与花百禄密藏回洞。有诗为证：

潜归旧主通消息，负却清江活命恩；
试鉴番奴多变态，方知纳叛足伤身。

且说利厥宣自收录巴恍龙为牙将以来，见他和颜悦色，事事投机，日加亲信。自从骨查腊兵临洞口，巴恍龙语言错乱，颜色变异，利厥宣心疑，差拨心腹洞兵昼夜巡察，以防内变。当夜四鼓时分，洞兵密报获一奸细，解入寨中。利厥宣唤押至帐下，鞫问来历。花百禄道：“咱因牧马荒野，故此归迟，偶遭擒捉，实非奸细。”利厥宣道：“汝是甚人部下马夫？”花百禄道：“咱是巴那账下牧马。”利厥宣愈疑，喝军校遍身搜检，并无一物。又令马上搜看，果于马鞍下搜出衣襟一幅。利厥宣看罢大惊，抽出佩剑把花百禄砍倒，急聚将校擒拿巴恍龙。此时巴恍龙预先知觉，率部下苗兵杀入寨来，利厥宣突出迎住，两下大战。骨查腊听得关里喊起，知有内变，忙令军士点起火具，乘夜攻打洞口。军校见内外喊声大振，不知何处军马拥到，弃城乱窜。比及黎明，骨查腊已破关直进。利厥宣率心腹将士百余人冲突出来，骨查腊骤马挡住去路，巴恍龙从后追来，指点洞丁团团围住，四面乱箭攒射。利厥宣大奋神威，与骨查腊鏖战，部下将士看看折尽，利厥宣杀一条血路，单马突围而走。骨查腊不赶，且收兵入洞寻觅亲属。巴恍龙料利厥宣虽勇，只得一人一骑，

不趁此时擒住，日后必索执仇。带了本部苗丁，从后紧紧追来。利厥宣听得后面喊声渐近，急兜转马头看时，只见巴恍龙飞骑赶到。利厥宣大骂道：“负义匹夫，恩将仇报！若不杀汝，非丈夫也！”巴恍龙厉声道：“咱特来擒……”答话未毕，早被一箭射中面颊，跌于马下。众苗丁一齐救起，回转洞中去了。利厥宣暗忖：“这斯中箭，多死少生。欲待擒拿，众寡不敌。倘再有追兵继至，如之奈何？”蓦然想起有一条山路，险峻难行，三昼夜方抵本寨。若从大道上直行，一昼夜可到。虽为近便，所虑骨贼之马十分神速，被他追上，实为利害。正是事急智生，利厥宣回马，急急忙忙取路往禁山上来。马不停蹄，走了十余里路程。一望时，前去都是悬崖峭壁，中间乃一线山衖，崎岖石磴，耸峙巍峰，只可步行，马不能上。利厥宣撇了战马、长予，卸下盔甲，只带一口短剑，扎缚起随身衣服，一步步捱上岭去。立于山顶四下瞻顾，但见四野空阔，碧天如洗，惟有兽蹄鸟迹，并无屋舍人烟。利厥宣叹息道：“咱虽土生于此间，闻有这路长可通山寨，实未尝见此风景，十分幽寂可怖。胆怯之徒，岂不吓死。”正徘徊四望间，只见西北上一簇人马如云飞风卷一般，迳往南首去了。伫目细看，那马上将官正是骨查腊，后面一簇军士都是彪形虎体大汉。利厥宣顿足道：“早是算计定了，不然必坠贼人之手。”当下不敢逗留，放开脚步迳往南走。一路上攀藤附葛，行至三昼夜，才到清江洞中。

利厥宣对父亲备言前事。利把答道：“咱闻骨查腊引番王哈云撒密前来，已差人各洞檄知，共发精兵出关拒敌。谁想番王大队军马占住总要界口，隔截彼此来路，咱等三寨只可自守，焉能冲险出战？又闻报说骨贼来攻蒙山洞，咱想汝

有主见，况山洞峻阨难犯，不期汝狼狈而逃。”利厥宣道：“若非巴恍龙这贼内变，骨查腊何能取胜？此是儿失了主意，收录巴恍龙误却大事，实为可惜。还有一件，哈云撒密据险阨咱出路，正要直犯中原。总督刘爷不宜出战，但坚壁固守，待其粮尽自退，四面合兵追袭，实为上策。倘刘爷出兵搦杀，难保必胜也。”利把答道：“刘爷仁勇俱备，素识兵机，敌此番囚，有何难胜？”利厥宣道：“番王哈云撒密父子井底之蛙，何足介意？但部下有两员大将，都尉山五郎、番僧红鸠尼，膂力绝伦，武艺精熟，皆称万人之敌；又兼骨查腊诡谋难测。刘督爷若与之战，切恐不利而有失。”利把答道：“彼此相隔，消息难通。倘刘爷果有差跌，如何解救？”利厥宣道：“待儿亲见刘爷，劝其婴城固守，待彼日久懈弛，然后出奇兵击之。父亲暗约沙、七二寨主整军俟候，番王、骨查腊等军马一退时，并力追逐，必能取胜。”利把答道：“此计甚好。但如今番王军马守住龙门界口。围得铁桶一般，汝虽有两翼，亦难飞过。”利厥宣道：“儿自有私路可通。只虑路途转折，五七日可达果州，惟恐缓不济急。”利把答道：“既然有路可通，汝当速行莫滞。”

利厥宣布了干粮，暗藏兵器离洞，取路迳出凤凰山来。行了两昼夜，早到崆峒山顶。此时月色初升，暂坐于石磴上歇力。只见一汉子头戴一顶卷檐毡笠，身穿一领直袖狹领皂布敞衣，腰间击一条青白间道井字手巾，脚穿一双强熟八耳麻鞋，背上驮着一个包裹，左手斜担雨伞，右手倒提着一条竹叶长枪，走上岭来。利厥宣想道：“这厮决是个剪径的。”拔出腰间宝刀，厉声喝道：“来者莫非是个歹人？深山僻径，在此作甚勾当？”那汉子应声道：“咱从西番经营来的。

你是什么毛贼，在此拦截客商？”利厥宣大笑道：“咱倒是个毛贼哩！汝既是西番来的，甚的姓名？作何生理？”那汉子道：“咱行不更名，坐不改性，涿州珠宝商人关赤丁便是。汝是何人？可通名姓。”利厥宣道：“且慢着！你既货贩宝贝，可曾见一匹墨顶朱的骏马么？”关赤丁道：“那马乃咱货与蒙山洞骨长官者，汝何以问及？”利厥宣笑道：“骨查腊这贼若非公之良马，剑些儿命丧咱手！”关赤丁道：“恁既与骨长官厮杀，必是英雄好汉。今幸路歧相遇，请教姓名，以便投谒。”利厥宣道：“咱是清江洞寨主利某之子利厥宣也。”关赤丁想起道：“昔年曾到贵寨收买螺钿琥珀，似与公子一面，那时公子尚垂髫哩！屈指已经十载，长成的似金刚样一条身躯，教咱没有认得。贵人车马如簇，为何独自一人，行此险僻地面？”利厥宣令关赤丁于石磴上坐了，将刘总督发下檄文，令三洞征讨骨查腊，以致沙或迷阵亡，及后骨查腊大败，渡溪逃脱，剿灭骨贼合族亲属，收降巴恍龙，说及得马一事，并骨查腊引诱番王分路入寇，巴恍龙内应，夺还原洞，目今番军屯扎龙门界口，要攻果州，因虑刘总督有失，故从僻径密往督爷处筹画，以退敌兵。从头至尾，说了一番。关赤丁道：“小人正往哈密国收买梧桐律、香枣，行至畏兀儿，河中舟覆，只留下一条性命、随身行李。路闻番王哈云撒密作反，不敢前进，只得抄路过此南还。谁想幸遇公子！向闻贵寨等与骨查腊素相亲睦，何以成仇，自相攻？”利厥宣道：“咱们三蛊饕餮朝廷财物，公久出入西番，岂不知道？如今新任督爷刘公，光明正大，诸邪皆不能犯，乃当今之圣人也，谁不钦敬？况待咱等以国土之礼。适遇番王围逼，咱等若不赴援，何以为大丈夫也？”关

赤丁道：“那督爷莫非是建州廉访使升擢来的么？”利厥宣道：“然也。”关赤丁失惊道：“原来恩爷在此，刻期可见金面矣！”利厥宣道：“公与刘爷莫非是甚亲故？”关赤丁道：“虽非亲故，实感大恩。”把日前赛会被陷、刘爷释放情由也详细告诉一遍。利厥宣笑道：“仁人到处施恩，实为罕有。”关赤丁道：“公子今往果州赴援，咱虽无能，愿随同去。况统制喻铎系某旧交，或有用某之处，死当效力！”利厥宣大喜，取出干粮二人饱餐，一同迳下岭，往南奔路。有诗为证：

驱驰险阻类飘蓬，偶遇英雄话旧踪；
侠气愿酬衔结报，会看威凤出雕笼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骨查腊复了蒙山洞，寻觅亲族家下，被利厥宣杀戮已尽，心下又恨又苦。正放声恸哭之间，忽报巴恍龙被射伤，众人力救回寨。骨查腊收泪看时，巴恍龙两手擎拳，双眸紧闭，眼见得那话儿了。骨查腊忿怒，即跨上神驹，带领一队凶勇番军，急急望南追赶。骨查腊性急如火，恨不得抓住利厥宣碎剝其尸，紧扯缰绳，连加鞭策，那马放开四只蹄子，宛似腾云驾雾，顷刻间行过了百余里之路。这番军怎随得上？四下里乱赶一番，只在路口伺候主将回马，彼此询问，并不见利厥宣踪影。骨查腊懊恨无及，又见天色将晚，只得收军回洞。

次早，亲自龙门界口见哈云撒密，备言前事。哈云撒密道：“这一人虽被逃脱，谅他干得甚事？且攻破龙门，再图进取。”当下分拨人马，骨查腊、山五郎、红鸠尼、哈坛一

喃四将，各拥番军一万，分打四门。哈云撒密部领马步军兵一万为后应，屯住要冲险地，防三洞出兵冲突。此时查腊攻打南门，哈云一喃攻打北门，山五郎攻打西门，红鸠尼攻打东门。四门番军擂鼓呐喊，并力攻城。

本州刺史卞虹预有准备，分拨将校领军分头守把，亲自上城周围巡督。只见城下四面八方都是番兵，不知多少，四员大将催并攻城甚急。卞虹筹度城内兵少，难以久持，急军申文飞报总督府来。刘仁轨见了，急唤正统制胡侠、副统制喻铎等商议。喻铎道：“卞刺史素有谋略，谅能守御。若言兵少，只须遣一大将，发兵数千助彼协守。待番虐粮尽，自然退去。那时乘势击之，无有不胜。”胡侠道：“不然！龙门是果州屏障，若使有失，则西川数十座城池尽为贼有，岂不罪归督府？今日之计，督爷速点大队军马亲去监防，或战或守，审机而进，庶无失误。”刘仁轨道：“汝言与吾暗合。但本镇亦是紧要去处，倚大方山为出入之路，倘被贼人抄路占据，我等进退两难，深为利害。”胡侠道：“督爷必须亲往龙门救护，大方山亦要留下重兵镇守，便于接应，首尾不致疏虞。”刘仁轨依计。一面写下求救表章，差人星夜奏闻朝廷。留喻铎部兵一万，本州守卫；胡侠部兵五千，于大方山下竖造木栅，栅内暗藏弓箭炮石，以备坚守。刘仁轨自带马步军兵一万五千、裨将数十员，迳往龙门州来。卞赖史出郭迎接入城，将军马分调各门守护。

城外骨查腊等四大将昼夜攻打不息；城里随机应变，防守甚密。一连半月，不能取胜，反伤了无数番军。番王哈云撒密不胜焦躁，召骨查腊帐中计议。骨查腊道：“龙门州城池坚固，近日军马更多，必是刘总督亲在城中监视，难以攻

进。”哈云撒密道：“向日公劝咱统军到此，言一鼓可以破之。今延捱日久，未建寸功。数万人马支费浩大，倘粮草不敷，何以解之？”骨查腊道：“狼主莫忙，咱有一计，足以建功。今城内坚守不出，是以逸待劳，疲老咱师，然后厮杀。咱想大方山乃果州咽喉之地，提数千军士从间道抄出，占得此山，绝彼粮草，城内不战自乱。并力攻之，自然易破。”哈云撒密道：“那冈子既是果州要路，岂无重兵把守？公再不胜，如之奈何？”骨查腊道：“刘总督乃书生耳，岂知兵机玄奥？咱今此去，管取成功。”哈坛撒密拨番军二万与骨查腊，往大方山来。一路几处关隘，虽有军士把守，俱被番军杀散，直抵大方山下扎寨。胡侠见了，暗想：“总督爷预见先料定这一着，今日果有番军到此，实为神算。”即号令军士谨守寨栅，迳不出战。骨查腊终日率军攻打，奈栅内是一带冈子，官军凭高瞰下，矢石较清放出，并不虚发，因此番军谁敢向前。骨查腊只得退回寨中纳闷。有一番将名容三劫，见骨查腊愁闷不乐，入账道：“长官心事，小将尽知，要破大方冈子，有甚难处？”骨查腊欣然求计。不知容三劫献出什么奇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

受良马番将献谋 挂数珠猢狲念佛

诗曰：

猕猴警觉性通灵，项挂玉珠类诵经；
兀坐高枝人不解，鸟巢端的有神僧。

禅真后史

话说骨查腊攻打大方山，被胡侠屯兵于冈顶，不能前进，彷徨无计。忽有番将容三劫进帐献计，骨查腊延之上座，虚心求恳。容三劫道：“长官欲取这冈子，不窥地利，朝夕价只恁地攻击，何以能破？小将昨日杀傍西北栅边，细瞧地势，破之极易。”骨查腊又问道：“将军为甚见的易破？”容三劫道：“长官若有重赏，此山立刻可得。”骨查腊道：“如将军占得这冈子时，便要咱剖心剜胆相报亦所不辞。”容三劫笑道：“不必恁地重礼，只求长官所乘之马足矣。”骨查腊慨然道：“果是进栅，即以此马相赠！”容三劫附耳道：“如此而行，旦夕可以破之。”骨查腊踊跃道：“好计！好计！咱一时见不及此。乘黑夜中，正好行事！”令容三劫暗传号令，黄昏饱食束装，打点火具，二鼓尽齐赴东南栅上攻击，迟延退后者斩。番军得令，各各整顿，不题。

且说胡侠当夜正在寨中饮酒，至列深时分，忽听得喊声

大起，急披挂绰枪上马，亲到栅前催督众军守护。只见火光之中，骨查腊一马当先，指点军马攻栅。胡侠心疑：“此贼黑夜突来攻击，必有诡计。”一面令军士施放炮石，自带马立于高冈之上窥觑。两下喊声振动山岳。喧哄将及夜半，胡侠猛见西北上灯光隐隐，急骤马奔来看时，一带栅门倾倒，为首一将引着百余个番汉已自杀入栅里。胡侠大喝道：“番奴慢来，吾已候汝多时！”那大将不应，提起大杆刀劈面砍来，胡侠挺枪架住。二将就于冈下大杀。那官、番二军互相抵敌，番将和胡侠奋力大战。正杀到紧切之际，忽呼一声响亮，那冈子崩下来，把二员大将并两下军士大半压于土内。原来那西北上山冈，因要竖立木栅，在空缺处，一时屯土堆就，连络如城墙一般，以便防守。不期被容三劫看破，特献此计，令骨查腊拥军马连夜东南攻栅，诱胡侠撤兵相抵，自却带精壮番士暗暗掘开松土，排栅而入。胡侠颇有智略，亲身接战，奈何天命已尽，二将一齐死于冈下。后人看此，作诗嗟叹云：

暗窥地利捣坚城，二虎相峙戈戟森；
豪骨并埋荒土内，事从天定岂由人。

再说番军逃转栅外，飞报与骨查腊知道，骨查腊大喜，放心攻打。令急运柴薪乱撒栅下，放起火来，一时间烈焰涨天。栅内军士见主将已死，心下慌乱，各各弃栅溃败。被骨查腊一拥入栅，据住冈子，杀散余兵，尽获粮草、器械，乘夜修造木栅，阻住果州出入之路。差番将牙的鸾往哈云撒密报捷，准备云梯、飞楼，两下夹攻龙门州，期日进兵。

巡哨官兵飞马报入果州，副统制喻铎闻此消息惊惶无措，急上城四门巡察。行至北门，忽见城下二壮士厉声求谒。喻铎细看，乃是番客关赤丁也，急令开门放入。相毕，喻铎道：“我这里兵戈扰攘，被洞贼骨查腊引番兵围困龙门城，又将大方山夺去，前后受敌。兄与这位壮士从何处飞来？好险！好险！”关赤丁道：“此一位将军乃清江洞利长官公子，特为总督而来。”即把前后相杀事迹说了。喻铎延利厥宣、关赤丁下城。客馆中坐定，利厥宣道：“咱一路打探而来，已知备细，可惜督爷去了。贵治有几多军士？粮草可够支给么？”喻铎道：“此城四围坚固，马步军兵不下万人，但一应粮草俱系大方山搬运。目今督爷处粮食多则可支一月，少则不过二旬。倘围困日久，我这里又不能接应，民心一变，满州生灵尽为虏有。督爷将士焉能保全？”利厥宣道：“事已极矣！明日出城，愿决一死战，以救督爷。”喻铎道：“不如暂守，再图良策。”关赤丁道：“公若迟延不出，倘刘爷有失，咱等何害？但公等亦难免坐视不救之罪耳！”力劝出战。喻铎道：“我亦知出战的为是。但精锐军士皆被刘爷与胡统制带去，只留下仅万老弱之卒守城。驱此辈与战，何异犬羊搏虎？万一不胜，城池难保。故引迟疑不决。”利厥宣道：“公言良是。但坐守不战，刘爷受困，何时脱此重围也？”三人踌躇不决之间，闻得军声喧哄，金鼓乱鸣，飞报番军攻城。喻铎同二人急上城楼，只见骨查腊立马城下，指挥四顾，旁若无人。利厥宣大怒，弯弓搭箭，站出窗槛，大喝道：“骨贼看箭！”骨查腊急抬头看时，箭已飞到，伸出右手轻轻接住。城上城下军校齐声喝彩。不期利厥宣手段神捷，趁着这喝彩热闹中又一箭射下。骨查腊复听

得弓弦响，正举起左手来格，急忙里接应不送，飏地一箭，射中小指，折为两截。骨查腊大惊，负疼退走。众番军骇愕。撤围散去。利厥宣就欲乘势出城追赶，被喻铎几番挡住。

当夜，利厥宣悄悄对关赤丁商议道：“喻统制懦弱之徒，不足与论大事。若再迟缓，刘爷粮绝，决然拒守不定。咱与公只索辞去，随路州县求取救兵，速来赴援，庶几重围可解。”关赤丁道：“咱意也欲如此。若与喻统制说知，必被缠定，反成耽搁，不如暗地里去了为便。”二人计议定了。次早五更，即离了客帐，闯出东门，往朗静县来。一带都是山路，崎岖难走。行不上百里路程，看看天色将暮，关赤丁指着南首道：“前面是一官驿，可以寄宿一宵，明早行罢！”二人迳投驿馆中来。只见驿前空地上，数百人打攒攒围定一株大松树，仰面看着，指手划脚，在那里笑说。二人急奔上前看觑，却原来是一个大猢狲，足有五尺多长，意似一条汉子，坐在树顶，胸前挂着一串羊脂玉数珠，两手捧着一双金钏抚弄玩耍。二人看时，却也好笑，问旁人道：“这猴子弄的物件，从何处得来？”一人答道：“这怪物是驿后山上积年老猴，向来成精作祟，不拘昼夜，闯到人家，开箱剝笼，拿了衣饰银两是处作耍。近村方圆数十里地面被他无端骚扰，兀的气死人也！”利厥宣道：“这不过是一猴子，有何难处？唤猎户弓网捕捉，片时即可除害。”那人道：“若猎户能擒捉时，怎到今日？这猴子灵性异常，善于跳跃，刀箭尚难近身，何怕张罗布网？比如人若还逐恼犯了他，黑夜之际率领千百余大小猢狲，掀瓦拆屋，搅得你无处藏身。因此，兀谁敢去撩拨惹祸！今日午后，总督刘爷家眷

到驿中打中火，不知这猴子怎地盗了夫人数珠、金钏，在此树上作耍。夫人吩咐合驿人役并百姓等围绕定了，教什么小相公来拿他，众人只得在此攒守。”利厥宣笑道：“看他这一副呲牙裂嘴鸟腔，也挂一串香珠恶口念佛。那两条毛臂，野兽骨头，也带着金钏，学人做作。不要忙，且教他受用咱这一枝好箭！”说罢，抽矢弯弓，劈面一箭射去。那猴子孙儿俱已瞧见，只一箭，好利害！将那枝箭滴溜溜踢落尘埃。利厥宣又射一箭，那猴子提起金钏，接定箭杆，只听得“豁刺”地一声响，那枝箭从利厥宣顶门上掷将下来。利厥宣急躲闪进，箭已从耳根边擦下，插入地中数寸。利厥宣吃那一惊不小。众人看了，齐声发喊，看的人愈加多了。

忽听鸾铃响处，三骑马飞拥而至。为首马上一人，长髯苍白，大眼伟躯，头戴紫绒札巾，身穿玄色缎服。中间马上一人，青年秀丽，细眼微须，头戴青纱巾帻，身穿细绉柳绿道袍。末后马上一人，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，披发垂肩，容颜标致，头戴一顶嵌宝紫金冠，身穿一领绣补红锦道袍。随身都挂着一副弓箭，从随着十余个军健，奔至松树之前。那垂髯的仰面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！何必恁样喧哄，一箭足以毙之！”扯满弓弦，连放二矢。那箭却也不善，紧紧对猴儿间颅上射去，都被抢住。长髯的垂首失色。侧首趋过马上那一位披发郎君，笑道：“伯父神臂，也被此畜闪过。待小侄试发一矢，以博群笑。”霍地跳下马来，扯出宝雕弓，将弓弦扯满，“砣踉踉”连响数声。那猴子又道是箭来，睁开火眼，不转睛地看着下面。这郎君把弓虚定掷起，猴子正欲举臂来抢，不提防郎君袖中暗放一弩箭，射中鼻梁。“淅刺”地一声响，猴子从树顶上倒撞下来。众人呐喊看时，头颅跌

得粉碎，那枝弩箭兀自插在山根骨上，深入寸余，众人无不喝彩。

原来那长髯的就上瞿天民结义兄弟秋侨，那青年的就是秋侨之婿耿宪，那神箭郎君就是刘总督义弟瞿琰。秋侨翁婿二人同到瞿家吊奠，因龙氏与瞿琰要赴果州任所，瞿珏弟兄虑路途遥远，求秋侨、耿宪护送同行。

当下，那积年作怪老猴精被瞿廷柏一弩射死，取了数珠、金钏，将猴子提起挂于树上。利厥宣向前躬身施礼，道：“小相公善射，虽后羿、由基不过如此。然掷弓之时，众人仰视，不知矢从何发，毙孽猴于顷刻？若非神术，焉能致此！”瞿琰道：“适闻报老猴逞妖作耗，决系精魅。况猿性类人，通臂便捷，若以平常箭法射之，必能闪避，故先以空弦疑其心，次后掷弓眩其目，猝发袖弩，使彼应接不迭，方死吾手。此乃一时鄙见，有何神术乎？”利厥宣拜于地下道：“郎君弓矢绝伦，识见迥异。天幸至此，总督刘爷之福也！”秋侨等下马扶起，道：“兄是何人，讲起刘爷？个中必有委曲。”利厥宣道：“且请到驿亭禀知详细。”一行人都入馆驿厅上来，揖罢坐定，利厥宣通了姓名，即对众备言刘仁轨前后被围之事。瞿琰忙请龙氏出厅相见。利厥宣、关赤丁拜毕，又把前事禀说一番，龙氏顿足叫苦。秋侨道：“夫人且莫惊惶，有伤玉体，适闻利长官说，番王与骨贼用计，将刘爷困于龙门城内，前后夹攻。细度地势，骨贼反陷于我阱内。明日出城，并力截杀，擒此奸奴，番寇不战自退矣！”利厥宣道：“咱也想速战为上策，几次被喻统制阻挠住了，无奈潜逃，往邻近州县求取救兵，谁想遇督爷夫人阖宅到此！咱每每度量，要擒骨贼也不为难，可憎他有那一匹

墨顶朱神马，日行千里，纵使胜捷，只虑这贼脱逃，难以擒获耳！”关赤丁道：“将军等放心前去厮杀，骨查腊果若战败，乘马逃窜时，咱自有妙法挡住，任将军等擒拿便了。”瞿琰道：“听君之声，似乎曾相会来。仓猝遗忘，一时难省。”关赤丁道：“小人姓关，名赤丁，涿州人氏。上年到建州东岳庙前赛会，被印星这厮强夺玉蟹，诬咱为盗，幸逢廉访刘爷辨冤释放。今在西番回南，路逢利长官说及刘爷被围，舍命前往求邻兵救援。偶值相公家眷临此，乃不期而会。刘爷不日可出重围，转思当日印星中矢，莫非自是小相公袖弩么？”瞿琰道：“非我孰能射之？”大家抚掌欢笑，同在驿中宿了一夜。

次早，取驿马二匹，利厥宣、关赤丁骑了，一齐到果州镇来。副统制喻铎预差人迎接，亲自出郭接请入城。参拜夫人已毕，龙氏立刻就要起兵，喻铎怎敢违命？唯唯听令。利厥宣令秋侨、关赤丁带领二千军士，抄路出南岷岭埋伏，阻截骨查腊归路，秋侨等先自去了。

第三日，利厥宣、喻铎尽率本镇军马出城搦战，单留瞿琰守城。此时骨查腊正带一队攻打西门。只见城门开处，利厥宣当先出马与骨查腊交锋。二将斗至二十余合，利厥宣马忽前失，翻身跌于地下。骨查腊举枪便刺，利厥宣平地跃起，早已闪在半旁。骨查腊又复戮来，利厥宣弃枪从马腹下钻过，众番军围逼拢来。却值副统制哈铎马到，举两口利剑抵住骨查腊厮杀。利厥宣脱身回阵，换了战马，复翻身杀入阵来。三匹马盘旋交战。骨查腊虽勇，怎当得二将夹攻？不数合之中，力怯败阵而走。利厥宣、喻铎双马并追，赶了一程，只见骨查腊转过山坡，寂然不见。利厥宣拨回马头，催

并将士杀转来。众番军见主将已走，无心恋战，突围乱窜。官军并力掩击，一面抢夺马匹器械，从后迤邐追逐。

这骨查腊纵马上坡，回首看时，不见利厥宣赶来，停马于山峰之上伺察动静。远远见番军大败，急拨马抄转奔出原路，寻觅救应。刚刚走出南岷山下，猛听得一声炮响，山凹里无数军兵拥出，一员苍髯老将跃马挺戟拦住去路，大叫道：“骨贼慢来，吾已候汝许久！及早纳降，姑饶一死！”骨查腊不答，手举长枪冲杀前来，那老将秋侨挺戟截住。交手数合，被秋侨一戟刺中头盔，骨查腊弃盔落荒便走。秋侨不舍，奋勇来追。骨查腊驾马如飞，秋侨怎能赶上？骨查腊走了一程，心下暗喜脱离险地，料无人追，转出金泉山下。忽见百余个大汉簇着一人，一字儿横截路口。那人手持木匣，紧紧拦阻不放。骨查腊看了，不解其意，正等策马冲去，猛听得一声唢哨，那人急开匣盖。不知匣里是什么东西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

黄鼠数枚神马伏 奇童三矢异僧亡

诗曰：

握然一骑若飞腾，绝影穿云德并称；
嘖嘖小驷初奋迅，堂堂大将即成擒。
虜酋激怒亲冲突，悍秃邀锋荡战尘；
神弩漫施成伟绩，羽书献捷达宸京。

禅真后史

话说骨查腊败阵逃窜，又被秋侨刺了一戟，弃盔而奔。行至金泉山脚之下，被一汉手持木匣阻定去路，双手揭开匣盖，匣里突然跳出一串黄鼠来，满地打滚。骨查腊那马见了，蓦地里打了一个寒噤，浑身黑毛根根竖起，把四只蹄子一堆儿蹲倒伏地不动。骨查腊心慌，挥鞭乱打。那马紧紧闭著两眼，莫想他移得一步。那汉子就是关赤丁，喝教军汉一齐攒杀上来。骨查腊下马抵敌，一连砍翻十余个官军。关赤丁臂伤一刀，死不肯退。骨查腊怒目嚼齿，横冲直撞，拼命杀出，众官军渐渐遮拦不定。却好秋侨从后赶来，大叫道：“莫放走了骨贼！”骨查腊转身步战，未及一合，被秋侨一戟刺中左膊，弃枪便走，众官军围住捉了。关赤丁大喜，一霎时血冲上来，晕倒在地。秋侨忙下马搀扶，敷上金疮药，

扎缚定了。关赤丁渐渐苏醒，唤人急放去黄鼠。那墨顶朱战马突然跃起，长嘶驰骋不已。利侨飞身跨上来，先自入城报捷去了。关赤丁一行人马监督骨查腊，取路回果州来。秋厥宣、喻铎等军马半路接著，不胜快乐。正是：

鞭敲金镫响，齐唱凯歌回。

夫人龙氏令将骨查腊加上刑具，发入大狱监禁，待擒番王部落一并解京。就于官厅设宴，瞿琰主席，陪秋侨、利厥宣、关赤丁、喻铎饮酒庆贺。以下大小将士、军校，尽行犒赏。秋侨等饮酒之间，细问：“此马见了黄鼠惊伏不动，何也？”关赤丁道：“这马名墨顶朱，出于西番哈烈国中，神捷善行，路遇虎豹则相斗，逢蛇虺必践啣，渡水登山如行平地；但所畏者惟黄鼠耳。”秋侨道：“看这黄鼠尖嘴薄舌、鬼势贼形之物，有甚技能，马反畏之？”关赤丁道：“西番黄鼠与中国不同，那鼠扁头搭耳，细齿长唇，吐舌如蛇，飞行似箭，穴于沙土之中，遍处皆有。黑夜间钻入马耳内，捕食其虱，直钻耳根深底，其虱不尽不止。故马屡被鼠伤，血肉淋漓，数日不吃水草，伤重死者有之。凡牧马番奴，白昼寻睡，夜则坐守。特觅咱这里黄鼠骇之，畜生果惊伏不动。北方俗谚云：‘君子弱白丁，良马畏黄鼠。’咱收买马时，番人说知其故。若非此法钳制，秘被骨查腊走脱矣！”秋侨道：“凡天下至凶之物，必有制伏者。聆君之言，足广识见。”瞿琰离席劝酒，大吹大擂，吃得酩酊大醉，各自归帐安息。次日，秋侨、瞿琰、利厥宣同往龙门州来，令喻铎守护城池。关赤丁金疮疼痛，不能行动，留于州衙调治，不

题。

再说刘总督被番王哈云撒密、洞贼骨查腊前后围定，水泄不通。城内粮食不敷，和卞刺史计议，逐日散与众军士食用，权恳缙绅大户借办支給。欲待求取救兵，又闻胡统制败殁，骨查腊截住来路，无计可通。终日设策布置，安慰将士等用心守护，卞刺史昼夜上城监督。哈云撒密令番军布起十数部云梯，飞拥傍城。卞刺史用火箭、火炮、火铳击放，烧毁云梯，番军才退。哈云撒密又开掘地洞，穿城而进。卞刺史将铜锡熔化成汁，从城上浇下，番军焦头烂额，伤其甚众。哈云撒密大怒，急造飞楼数十间，其楼高四丈五尺，方围一丈八尺，上、中、下分为三层：上层以一将镇守，中层拨精勇番军五十名，下层用铁裹车轮八个，选力大善走番军八人推御，楼前用生牛皮帐遮蔽，以避箭矢。每人皆持长枪利戟俟候，待下层运动铁轮飞奔近城，可一拥杀入。卞刺史早已见了，一夜之间，制造石炮待之。其石炮用木为架，插入城上土中，架中直竖大竹一条，竹梢挂一大篮，内贮大小乱石数百斤，将竹梢坠倒。每一炮选勇士二十人守之，吩咐依法施展。次日平明，番军阵内一声号起，数十座飞楼一拥而来。官军急发石炮击之，飞楼中炮，尽被打碎，番阵军将大半跌死于楼下。哈云撒密撤围退去。城里宁静数日，看看粮尽，刘总督、卞刺史昼夜经营，奈何计穷力竭，只待城破，一死报国。当下又闻喊声喧振，探马报：“喻统制出军与骨查腊大战！”刘仁轨便欲统军助阵。卞刺史道：“骨贼这厮奸狡多谋，倘虚张声势诱我出城，猝然掩至，饥饿之士何以当之？不如坚守，再探实信，且战未迟。”刘仁轨依允，按兵不动。次后喊声渐息，刘仁轨方才放心，终日坐于

城楼之上伺察动静。远远见一披发郎君，身骑黑马似云飞电掣而来，顷刻已临城下。细视之，乃义弟瞿琰也。忙令开城放入相见。瞿琰对兄献捷，刘仁轨道：“果州到此较远，贤弟何能速至？”瞿琰道：“小所乘之马即骨查腊千里神驹墨顶朱也，故片时得见哥哥。秋伯父等傍晚会晤。”刘仁轨大喜，接卞刺史相见，忙备下筵席等候。直至初更将尽，秋侨等一行人方到。刘仁轨延入公厅，礼毕坐定，各序寒温间阔之情。刘仁轨逊座，一把盏相劝。利厥宣道：“赖督爷虎威，歼灭骨贼，番军败去报知哈云撒密，必激怒速战。闻他部下有两员大将山五郎、红鸠尼英勇难敌，若设计除此二人，哈云撒密父子之首，可立献于麾下。”秋侨道：“老夫髯鬢虽苍，幸膂力不减于昔日，冲锋决战，犹可当先。”卞刺史道：“那两员番将只可智取，不能力敌，必须预定埋伏，佯败诱之，庶几可擒。”刘仁轨道：“虽闻其勇。未经面战。明日大小将士齐出，试探一阵，再行调度。”利厥宣道：“督爷所言甚明，只索打点出战。”合众计议已定，不题。

且说番王哈云撒密闻报骨洞主被擒、番军败殁，急唤哈云一喃、山五郎、红鸠尼等商议攻城。红鸠尼愿充先锋，山五郎为副，哈云一喃殿后，部领全队番军卷地而来。刘仁轨拨利厥宣、秋侨，合城将校，开四门接战。两军相遇，各各布成阵势。刘仁轨亲自立马于门旗下，左首卞刺史，右首瞿廷柏，利厥宣、秋侨等一班战将俱勒马于两胁之下候战。只见对面皂旗迎风飘贴，鼓声振处，两员番将跃马而出。刘仁轨举目看时，但见：

冲锋番将，彪形却似金刚；突阵闾黎，幻体宛如罗汉。

一个圆睁怪眼，光头盘绕青筋；一个倒竖虎须，满面生成杀气。泼风刀光芒耀日，浑铁杖举动生风。一个穿赤焰大袖褊衫，一个着绿锦扣身战袄。囊内皆悬电影，韬间俱挂雕弓。

刘仁轨看了，心甚骇异。那番僧红鸠尼圆睁两眼，洞洞纳纳，不知口内讲些什么，手挺铁杖直冲过阵来。刘仁轨急回头看觑，秋侨早已一骑马杀出。交手三合，秋侨抵敌不住，拨马回阵。红鸠尼赶来，利厥宣骤马拦定，挺枪便刺。红鸠尼举杖劈面打来，只一合，利厥宣撑架不定，转身落荒而走。红鸠尼举铁杖从后直搦将来，把战马后腿上一点，那马侧身便倒，利厥宣急跳在半旁。红鸠尼又举杖拦头劈下，利厥宣闪过，倒退了几步。那禅杖击着一块大石，迸起一道火光，已为粉碎。红鸠尼急提杖回马赶时，利厥宣已走远数十步了。红鸠尼暗忖：“捉这裨将成甚功绩？不如砍了主将，大事已定。”忙招引副将山五郎率领大队番军，逢突入中军来。众牙将拼命抵住，秋侨单救刘仁轨逃命。后面番军赶入，把官军冲作两处。秋侨、刘仁轨上南，卞刺史、瞿琰落北。番僧红鸠尼正追入官军阵内，忽见一垂发美貌童子和一官长往北去了，不觉心头火发，想别样功劳总为小可，若擒住这披发郎君，回帐中去快乐，煞胜似狼主分茅裂土。当下倒提铁杖，单马望北急追。瞿琰马快，先去了数箭之远，把卞刺史遗落后边。红鸠尼一心要拿披发俊俏之人，撇下卞刺史，一迳里望前紧赶。瞿琰回觑番僧来得较近，把马一拍，倒兜将转来。红鸠尼见了，满心欢喜，斜倚著禅杖，伸

开尺余长两掌、铁锥似十个指头，正要骤马来擒，耳根边只听“括”地一声响亮，左手心已中一箭。红鸠尼叫一声：“阿呀！”急急拔箭时，右手背又着一箭，两只臂膊垂下。把双腿将马一夹，那马掇转身徒走，瞿琰大喝道：“番奴慢走！”又一弩箭飞来，射中脑袋，红鸠尼翻身落马。有诗为证：

虎将勇同罗刹，谁期阵现观音；
色想总牵魔境，先教一命归阴。

瞿琰复回原路，撞著卞刺史仰面卧于地上，急下马扶起。同蹇过谷口，只见山凹内跑出一将来。觑面看时，正是利厥宣，彼此惊喜。瞿琰道：“番僧这厮被我三箭射于马下，不知死否？”利厥宣等复往北行，果见红鸠尼横躺在石礮下，四肢已不能动弹，两只光眼兀自珣珣地开闭。利厥宣拔出佩刀割下一颗光头带箭拴于腰下，拾起铁杖驮于肩上。又走不上一箭之地，红鸠尼那匹战马在山岩下吃草，利厥宣牵过来，令卞刺史骑了，一同取路欲回城内。正走间，忽见尘头乱起，一队番僧番卒杀奔前来。利厥宣谅众寡不敌，慌引二人带马入山谷，抄路往西门进城去了。

原来刘总督被山五郎突入阵中，锋不可当，众裨将抵敌不住。秋侨单救总督回城。山五郎卷杀一阵，砍死牙将、官军不知其数，直杀到南城被河堑阻住，方才退去。番王哈云撒密胜了一阵，收兵回寨，查点将士，单不见了番僧红鸠尼那一枝军马，差人四下寻觅。少顷，番僧号啕恸哭而至，诉说红住持被官军砍了头颅，抢去铁杖，只拖得尸骸在外。番

王大惊道：“骨查腊被擒，红和尚又遭杀戮，中国决有能将。俺若再与他厮并，必然败蔑。不如乘胜及早逃回，免受大祸。”当下传令回军，留哈云一喃、山五郎二将为断后，以防追兵，乘夜陆续起行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刘总督收败军入城，卞刺史等皆到。利厥宣献上红鸠尼首级，刘仁轨惊道：“我见汝战败奔窜，此僧之首，从何得之？”瞿琰把上项事说了，众皆欢喜。刘仁轨道：“早不听贤刺史良言，仓卒一战，狼狈至此！若非秋伯父死力救出，予命休矣！又害将士等死于锋镝之下，予之过也！”顿足追悔。利厥宣道：“胜败兵家常事，督爷休得懊恼。况红鸠尼这秃厮勇悍无匹，今幸死于二相公之手，其余番将不足虑矣。容咱等整兵再战，一鼓可以败之！”卞刺史道：“不然。红鸠尼虽死，山五郎尚存，其勇力弓马不在番僧之下。若与交战，不可忽略，以误大事。”利厥宣道：“山五郎虽勇，秋爷与咱并力合战，足以相抵。然彼见红鸠尼战歿，其胆已破，非同以前锐气。况番王父子屡战不胜，又虑粮草不继，据咱度料，必有退去之意。若放彼走脱，反贻日后之害。督爷速宜令人飞报与沙、七二寨主并咱父亲知道，尽统三洞军马守住要路。咱这里随后追袭，管取番军一人一骑不得回西土矣！”刘仁轨道：“此论甚好！谁敢往西阳等洞三寨报知？”卞刺史道：“山路曲折难行，更兼偏僻窈远，非利长官亲去恐误乃事。”利厥宣欣然道：“愿往不辞。乞假神驹一乘，顷刻可达。”刘仁轨大喜，举盏敬酒毕，令牵出那匹墨顶朱骏马来。利厥宣跨上雕鞍，飞奔而去。当晚，刘仁轨几次差精细军士密地出城，打探番军消息。次早报到：“番王于二更时分，马步军兵尽行拔寨去

了。”刘仁轨率诸将出城追赶。

却说哈云撒密前哨回军，已到崆峒山下，前面山嘴有军马拦住去路。哈云撒密大惊，将军马扎下营寨，候中队哈云一喃到来商议。哈云一喃道：“事已至此地步，有进无退。稍若迟延，愈难前往。”哈云撒密正待整军杀进，忽报：“后队山五郎又被刘总督亲率大军追袭，两下接战。狼主急拨兵救应！”哈云一喃将中队番军分为两处，前后助战。有诗为证：

提戈黩武犯中华，轻信连兵井底蛙；
败北欲归归不得，抚膺空恨念头差。

先说哈云一喃拍马挺枪杀至崆峒山下，前面一大将手提三尖两刃刀，坐下雪白五花马，大喝道：“咱已候久，番奴慢走！及早纳下车仗、金银、粮食，放汝父子一条归路，不然教汝等尽为他乡之鬼！”哈云一喃道：“俺自与中国有仇，与你何预？辄敢大胆生事，截俺归道。快通名姓，放马交锋！”那将道：“咱乃灵关寨主乜律新，奉总督刘爷钧旨，令擒汝父子，献俘阙下。早早纳降，免污咱刀！”哈云一喃大怒，挺械便戳。乜律新举刀架住，放马大战。斗至四十余合，哈云撒密从后卷杀将来。乜律新抵挡不定，拨马回身退走。番王父子一直追过岭来，忽然金鼓大振，两胁伏军齐出。不知哈云撒密父子怎生接战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

刘经略执旗督阵 瞿司理上表辞官

诗曰：

征鼙震动阵云连，胜算全凭主帅权；
独立山巅旗帜展，折冲谁敢不争先。

禅真后史

话说哈云撒密见乜律新败去，率大队番军追出岭来。忽然撞出两彪军马：左首利厥宣，右首沙或迷之子沙雀钥，各带精兵拥至。乜律新回马杀来，三路人马并力鏖战。哈云撒密中箭落马，哈云一喃急向前来救时，被乜律新一刀砍翻。父子二人皆被擒住。番军无主，尽皆溃散。

再说番将山五郎恃勇断后。正行之间，官军随后赶到，两下格斗。刘仁轨亲执号旗立于牛心山顶，指点众将各分队伍，四方八面团团围裹。从辰未战至申时，番军看看折尽。山五郎奋勇突出重围，刀砍处，众将纷纷落马。秋侨挺身截住，大展生平手段，鏖战数合。诸将率官军重重叠叠围绕定了。山五郎战秋侨不下，拨开画戟，冲阵突围便走。刘仁轨于山顶见东北上一牙将缩退，放出了山五郎，即拔出佩剑交与左护卫健将庞翊，飞马戕下首级。诸将见了，拼死杀向前去，又把山五郎围住。山五郎匹马阵中驰骋，又砍死数员牙

将，杀透重围。秋侨追上，重复大战。山五郎胆怯，不敢恋战，跃马逃奔。走不上数箭地面，利厥宣等率领得胜苗丁杀到。山五郎见无去路，拔刀自刎而死。三洞苗兵与刘总督官军并做一处，同往龙门州来。府厅坐定，将番王父子收入陷车，然后大排贺功筵席，宴赏大小将士。

正饮酒间，传报天使到来。刘仁轨迎入，焚香接诏。开读已毕，天使道：“皇上闻番王与骨酋等屡生边衅，侵扰地方，龙颜震怒，故特旨令总督大人即行征剿。今幸奏捷献俘，指日封侯拜相矣！”刘仁轨道：“骨查腊恣恶不仁，每生变乱，下官已督诸将捣其巢穴。此贼复招引番王哈云撒密等骚扰。一托皇上天威振摄，二赖利、乜、沙三长官与众将戮力同心，共成大功。适聆圣谕，令某等先灭骨巢，继进兵征剿番国。今差清江洞长官利某斋表章，同老大人解番王哈云撒密并其子一喃、洞贼骨查腊，回京面圣。下官等暂屯兵于此候旨，然后征进。”当下送天使驿亭安息。

次日，将哈云撒密父子、骨查腊上了三辆囚车，差利把答率领军校百人护送天使，一同起程。天使作别，取路往东南进发。不日至京，带利把答入朝面驾。舞蹈毕，将刘总督奏章呈上。内监接了，放于龙案之上。天子展开细看：

果州总督臣刘仁轨奏为剿寇境边、恳恩施功戮恶、以明赏罚事：

臣于某月抵任，适遇蒙山洞酋奴骨查腊拥众作乱。臣督兵急行剿捕，赖清江洞主利把答并其子厥宣、灵关洞主乜律新戮力折冲，深入贼境。骨奴又诱番王哈云撒密等大行侵掠，臣复率军相拒。幸统制官喻铎、秋侨、关赤丁等，简师

鏖战，所向无前；臣表弟瞿琰、耿宪参画军机，神于弧矢；文武等齐心效力，共济大功，馘斩渠魁，生擒番虏。谨上捷闻，并俘囚诣阙。外有已故酉阳洞主沙或迷、正统制胡侠，奋不顾身，死于敌阵。伏乞圣恩磔叛旌功，爵生录死，庶俾凶顽震慑，将士励锋。臣临表无任激切惶悚之至。

天子看罢，龙颜大悦，见利把答俯伏阶下，问天使道：“这人居何官职？”天使道：“清江洞酋长利把答同臣斋表章覆旨。”天子道：“卿等且退。”天使等谢恩出朝。当晚，圣旨批下枢密院来，说：

蒙山洞酋奴骨查腊、西番撒马儿罕国王哈云撒密等，屡生叛乱，幸总督刘仁轨擒获。着本院官员细行审鞠，定罪奏陈。

却说枢密院左仆射李勣接了圣谕，令校尉带哈云撒密等三犯进院审问。哈云撒密因一路水土不服病倒，不能言语。哈云一喃将反叛原由一肩卸与骨查腊身上，骨查腊又说番王父子诱他作反，两下争辩不已。李勣道：“叛乱之徒，何分首从？据律论之，一概凌夷处死，何必细加推问！”司刑太常伯卢承庆道：“不然。下官详察二人之言，其情立见。骨查腊吐语支离，哈云一喃出言剝切。这一番变乱，决从骨贼而起。罪原轻重，不可执一。”又唤利把答详问。利把答道：“骨查腊侵扰边州，杀戮官军，向来作耗已久。近因刘爷新任，彼复鼓众为乱，杀死酉阳寨酋长沙或迷并部下军士数千，又入番国，率引哈云撒密入寇。赖刘爷搃略运奇，众将士齐心戮力，幸而奏凯成功，献俘阙下。”卢承庆听了大

笑道：“不出予之臆料也！”将三犯仍发天牢监禁，聚集院中大小官员商议。李勣道：“皇上发下番王、骨贼这一宗公案，事关重大，非同等闲。刑名之类，众位先生立何主义，以覆内廷？”司家卿费鉴道：“此事乃朝廷过虑，发下院中审讞。据某议之，番王、洞贼等同谋作叛，屡行杀戮官军，凌逼官长，蜀镇费了多少钱粮！擒获至此，律应三犯磔尸于市。再令总督官进兵剿灭番国，振威西土。以外诸夷，谁敢再行叛逆矣！”卢承庆道：“此论虽足以扬威摄服边境，然非圣主抚夷之本心也。今日番王献俘于朝，本宜磔尸示众。皇上发下院中审鞫，定罪覆旨，则圣意宽恩，已放一条生路。岂不见当年诸葛武侯，五月渡泸，深入不毛，与孟获交战，七擒七纵，蛮夷等感其德，终身不复叛乱？遐想圣心，实有以也。下官等入朝面陈抚夷怀远之义，劝皇上放番王父子返国。彼必感恩，倾心张胆报效朝廷。然骨查腊这厮，屡扰边疆，百姓受其荼毒，已非一日，宜碎尸示众，以警诸洞。庶几威德并行，西隅安静！”李勣听众，各官散讞。次日早期，李勣等枢密院官员同见天子，将奏旨研审番王等情节，并卢太常所议之言一一阵上。天子大悦，允奏。数日后，发下旨意，令刑曹官吏监押骨查腊，凌迟于市。又宣撒马儿罕国王父子进朝，天子面谕了一番，哈云撒密、哈云一喃俯伏谢恩。天子又令光禄寺官办宴相待，钦赦番王父子回国。差官赉旨与利把答一同起程。不题。

且说刘仁轨等军马屯扎于龙门州候旨征进，忽朝廷差官赉旨到来，刘仁轨率众接旨。开读云：

卿等汗马功劳，朕已知悉。令枢密院官穷究番王作反情

由，实系洞奴骨查腊引诱所致，已将骨查腊磔尸市口，卿等速拿其三族，诛窜如律。番王哈云撒密并其子一喃，并赦死不究。将所擒将士，一应器械车辆，给还番王回国，卿即班师至京面朕，论功升赏。尔其钦哉！

刘仁轨谢恩毕，与天使行礼。利把答参见。少顷，番王父子皆到。见了刘仁轨，番王躬身下拜，道：“辱败之徒，感大人不行诛戮，得以面圣，钦赦还乡。愚父子犬马微躯，皆出老大人恩赐。”刘仁轨答拜道：“王等父子被骨奴簧惑，大肆侵掠，本当诛夷剿灭，赖天子洪恩赦宥还番。尔等宜尽心报国，莫辜天恩。”哈云撒密顿首称谢。刘仁轨就于州厅设宴款待天使并番王等，尽情酣饮。次日，送天使回京。一面查点所降番卒、车辆、器仗等项，造成一册，交割与哈云撒密。哈云撒密父子拜受辞去。刘仁轨发附利把答、乜律新、沙雀钥回洞，分拨三洞苗丁五千与利厥宣镇守蒙山洞，候旨定夺。利把答等各各拜辞回洞去了。次后，刘仁轨同秋侨、耿宪、瞿琰回果州镇来，卞刺史送出郭外相别。

刘仁轨回镇与夫人相见，各诉日前事迹，互相悦怿。此时关赤丁金疮已好，拜谢刘仁轨，欲辞别回涿州去。刘仁轨道：“剿灭骨贼，汝亦立功。我当奏闻朝廷，必有封赏。候圣旨下来，去亦不迟。关赤丁不敢复辞，与秋侨、耿宪等都在衙里住下。镇中军马交与喻铎掌管。刘仁轨带领亲随吏役，星夜往长安来。先参谒了左右二仆射，次早随班入朝见驾。山呼舞蹈已罢，众官皆退，刘仁轨俯伏金阶。天子问：“殿前俯伏者是甚官员？”近侍下殿问了备细，奏知名姓。天子道：“苗贼骨查腊跋扈不仁，恣行叛乱，官军屡讨不

服，又复诱番王入寇，势甚猖獗。赖卿大展经济，诸贼受擒。卿之功绩显著，虽周之十臣、汉之三杰不能过也！”刘仁轨顿首道：“蛮夷肆毒，百姓逆遭。托陛下天威，一鼓殄灭，众贼献俘。乃皇上洪福所致。臣何功之有？”天子道：“西番蛮獠鸷狡，向来难于平复。今得卿如此用心，数月之中，大获胜捷，朕心甚培。已将骨贼寸斩。番王哈云撒密父子释放返国。贤卿之下，是何谋臣勇将共成茂绩？再当开阵，论功加赏。”刘仁轨将秋侨等各人功劳奏知，又把沙或迷、胡侠战死情节陈上，天子亲提御笔记录已毕。刘仁轨谢恩出朝。仆射诸大臣等俱延请庆贺，留于公署安歇。朝廷颁旨：升刘仁轨为吏部尚书，钦赐蟒衣一袭、玉带一条、白金百两、蜀锦二十端，铁券金书，子孙世袭金吾卫骁骑将军。淑人龙氏封为一品夫人；秋侨为剑南都统制；喻铎为昭毅将军；耿宪为阆州别驾；关赤丁为涿州统兵总校；瞿琰为东都司理；乜律新、沙雀钥、利把答为武德将军；利厥宣为显武将军，统领蒙山洞军民部属，各各钦赐金帛有差；已故阵亡西阳洞酋长沙或迷，赠为翊忠护国昭勇将军，果州正统制胡侠赠为精忠卫国安远将军，就于本境立祠，令有司官岁时致祭。龙门州刺史卞虹升为果州副总督。以下有功将士，一一封赏，不能尽述。刘仁轨上表辞谢，天子不允。刘仁轨又上表暂回故土祖茔祭祀，然后之任，天子允奏。刘仁轨辞朝，衣锦还乡，一面差人至旧任迎取家眷。此时圣旨已到果州，喻铎、卞刺史、利把答、利厥宣、乜律新、沙雀钥等接了圣旨，拜封赏，厚待天使，各各上表谢恩，不题。

单表刘总督夫人龙氏、秋侨等一行人，得旨受封，随后刘仁轨所差军校已到。夫人欲与众人作别，各临任所，秋

侨、关赤丁坚执要送夫人家眷同至卢溪。夫人欢喜，即日起程。那新任副总督卞虹并三洞酋长、各州县大小官员等，送至江口自回。单有利厥宣不忍分别，和秋侨等同舟护送。不日来到鄂州地面。原来刘仁轨祖居鄂州嘉鱼县吕蒙城内，其祖刘怡游学卢溪，赘居富室庾宅，遂家于辰溪。及庾氏有娠，刘怡病亡，移柩回祖茔安葬。后生子刘浣，复遭回禄，出仕远乡，住基久为废墟。此时刘仁轨回至鄂州，就于仙枣城侧买下宅子，迎接诸人安顿。朝筵暮席，相待月余。利厥宣先拜辞去了，秋侨与女婿耿宪别回蔡州，接了妻小上任。关赤丁将那玉蟹、神驹赠于瞿琰，也相别自往涿州。刘仁轨祭祖已毕，整顿车马，择日启行，随令瞿琰往东都就官。瞿琰笑道：“蒙皇上天恩，大哥培植，赖为显宦。然自古及今未有垂髫稚子摄政治民之体，乞大哥上表，代弟辞职，俟成人上冠之日，方可受爵。”刘仁轨深服其论，长笑道：“少年老成，人所难及。贤弟既不赴官，与我同临京任何如？”瞿琰道：“小弟愿随。但离家已久，今暂回见母兄一面，从容修治行装。”刘仁轨道：“我久欲拜谒二位哥哥，被事务羁绊定了。奈何！奈何！况朝廷钦限甚急，复虑印常侍暗生谗语，只得急急兼程前进。哥哥处为我代言伸意，尔可作速来京，莫行耽搁。”龙氏又令带礼送与小姨、二嫂，瞿琰领命。

两下正待分手，忽见家僮晓儿赍礼来到，磕头毕，禀道：“二位家主闻老爷剿贼有功，高升爵位，小相公又做了官，特令小人远来作贺！”说罢，将礼呈上。刘仁轨收在一旁，问道：“二位相公皆好么？三官人正欲来家探望。”晓儿道：“从员外归天之后，二相公的小姑又染病而亡，合家

悲苦，不必说得。二相公因无子嗣，欲娶一妾。二娘子不允，终日闹吵。二相公为受了熬煎，患成蛊疾，腹胀气喘，日加困笃。大相公差小人来，一则贺老爷之喜，二则说当年员外存日曾将医方秘诀授与老爷，今特求药饵，以救二相公性命。”刘仁轨惊骇道：“相别以来，讵料二哥又染笃疾！我这里医方尽有好的。但为仕途繁冗，把那医道荒疏，书籍藏贮，怎么检得那方子出来？”瞿琰道：“大哥不必觅方，兄弟自能攻治二哥之病，管取无伤。”刘仁轨道：“蛊之为害，非他疾之比，虽灵丹秘药，取效亦难，贤弟何得浪言！设有差池，岂不致二嫂之怨？”瞿琰道：“弟之药饵，出于异人传授，灵验异常。患者除非气绝则已，稍有一丝之气未断，药到即痊。”刘仁轨道：“汝向来未习医业，焉能有此国手？自古痲劳蛊怯，多死少生。贤弟所传，不过是游僧术士海上丹方，其药千奇百怪，种种不同，伤人最多，为害匪浅。贤弟休得勉强任邪，误兄性命！”瞿琰笑道：“弟之医不出于黄帝《素问》，亦不取草木金石之品，只用灵符一道，吞下即消。若非真传，岂敢浪用？”刘仁轨再欲言时，龙氏道：“小叔年纪虽幼，举止久尔真诚。若非果得真传，何苦强开大口？二伯宿婴重恙，延颈望救，速宜打点小叔回去。何须苦苦盘问，耽误行期？”刘仁轨道：“夫人讲的就是。二哥设有差误处，非关我事。”瞿琰暗笑，将玉蟹交与龙氏收贮，即时结束，别了刘仁轨夫妇，跨上神驹，和家僮星夜回毗离村来。不知那瞿璿病临危笃，能见的兄弟一面么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

瞿二郎吞符却病 党氏女刺绣见妖

诗曰：

隩室雕甍寂不哗，佳人停绣傍窗纱；
翩翩蜮蝎何为异，天遣侏儒伴俊娃。

禅真后史

话说瞿琰闻兄瞿璿患病垂危，飞马星夜回家，见母兄二嫂礼毕，聂氏哭道：“你哥哥几遍价发昏，只待断气。幸小叔回家一见，万千之喜。”瞿琰心忙步急，也不答言，迳入卧房里来。只见瞿璿卧于榻上，两眼微开，僵卧不动。瞿琰将手细候鼻息，单有一丝出气，忙唤取净水、灯火、笔砚来，撒开顶发，步罡捻诀，喷水画符，就于灯上焚化，用热汤调匀，挽起瞿璿灌下。众人看了，暗笑道：“又来胡弄！人已将死，用此何益？岂不是鬼门上贴符哩！”瞿琰见一窝子人捱捱擦擦，丢眼撇角，明知是众人笑他，他也不理，紧紧将瞿璿搀住。未及一餐饭间，病人腹中“骨都都”几阵作响。瞿琰令健婢抱瞿璿坐于净桶之上。少顷，只听得后宰门“豁刺”地振动，却似吕梁洪开闸一般，乒乒兵兵倾下水来。瞿琰不住将热汤接应。瞿忽璿开口叫了一声：“阿呀！”瞿琰道：“好了，既能呻吟，则气转矣！但困备已极，

且暂卧片时才好。”依然扶于榻上睡了。未及片刻，腹中又响起来，复搀扶大解。如此一连行了数遍，瞿璿才省人事，开眼看了瞿琰，问道：“三弟何由在此？”瞿琰道：“我为二哥得恙，星夜前来看视。如今觉好了些么？”瞿璿点头道：“这会子胸内宽了大半。”瞿琰道：“哥哥且不要言语，宁神静睡，从容调摄。”瞿璿依言，闭目睡了。众人揭开净桶看时，原来是满满一桶臭黑之水。众人方信瞿琰的仙符妙术，无不称羨。

瞿璿自解下了黑水，遍身肿胀皆消，胸膈宽舒，渐思饮食，数日间便能行动。瞿琰接母亲、大兄、二嫂聚于一处，取刘仁轨夫妇所送礼物，逐一交与，将日前征剿骨查腊并番王事迹备细呈说，合家欢喜。又对聂氏道：“我做小叔的，有一句切紧的言语要对二嫂说知，休得见憎多口。”聂氏道：“叔叔有话便讲，奴家怎敢嗔怪？”瞿琰道：“向闻人讲，二哥病症因为无子娶妾一节与二嫂反目，以致狼狈。不知真否？”聂氏道：“果实为此得了蛊疾。叔叔问及，有何议论？”瞿琰道：“嫂嫂向来百能百会，几多的伶俐，岂不知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又不闻俗谚讲‘四十无儿当娶妾。’二哥那一点念头，亦系正理。嫂嫂和他愠气，也觉有几分不是处。”聂氏道：“奴家虽系女流，岂不识后嗣为重？我为嫂的也曾产下几个孩子，不幸夭殁。单单一个姑儿，兀自留他不住。这是你哥哥命运该载，与我何干？日前一霎时抵死要娶妾，非我妒忌不贤，阻你哥哥高兴，只为着‘知命而守’四个字。你看那做皇帝的，有三宫六院、嫔妃彩女，不要说那孕育多的，便是一人产一个孩童，不知多多少少的太子哩！为何也有几朝天子驾崩之后，请别人子孙做皇

帝？又看那宦室富翁，大妻小妾，堆房塞屋，也有断种绝代的。总是八字中不曾栽种得男女的根基，纵使讨一万个老婆，也是枉然。故劝你哥哥安分守己，一夫一妇过去罢了。况大伯继娶姆姆，天幸得了侄子；又有小叔青春年少，若讨了一房婶婶，怕不会生出孩子来？怎愁员外绝下宗嗣？这都是你哥哥过虑处。还有一句话不好启齿，今是一家人，讲也无害。你哥哥少年纵性，不听我良言劝谏，终日寻那小伙子顽耍。未到中年，身子却似鼻涕一般软的，动不动就叫腰酸背痛背脚筋抽，头晕眼花心胆颤。巴到天晚，吃了三杯下肚，放倒头鼾鼾觅睡。纵使南倭北鞑杀到床前，他把头钻在被窝里，拳手缩脚，鼻孔朝天，若肯转动一动时，我聂氏舌尖也索烂尽！如今二官人、二爹爹肉身在这里，我做浑家的终不成造意屈陷你哩！媚姨、小叔、大伯、姆姆，一家骨肉在此，请揣摩酌量一番，看你道怎样人娶了偏房，生得出儿子么？”众人听了，一齐掩口而笑，连瞿璿也忍捺不住，呵呵地笑起来。瞿璿道：“原来如此！二哥尽有几分懵懂处。”瞿珣笑道：“自古说清官难理家务事，今看三弟断判兄嫂的失处，那话儿果道得不差。”瞿璿道：“哥嫂们把闲文且打叠起一旁，弟还有一言参酌。二哥这症候是一笃疾，虽然用符药医减了数分，那病根儿未攻得尽绝。倘兜着烦恼重新发作，便是太上老君九转灵丹也难医疗。我急欲移二哥到后花园书房中将息，不过三五月间，病症自然痊愈。那时精神焕发，返本還元，求二嫂开天地之恩，赐一妾与他，或者生得一男半女，亦未可期也。”聂氏合掌道：“难消！若得小叔恁般时，做嫂的感谢不尽！今日就将哥子交与你。真待病痊，娶妾得子时候，然后相见。”瞿璿笑道：“嫂嫂这话，

分明是斗气的意思，我怎好接兄到书房里去将养？”聂氏道：“小叔又错怪我了。你哥哥病在临危之际，赖小叔灵药救而复生。果得精健，可以娶妾，乃瞿门幸中之幸。譬如你哥哥一口气断了，撇了我去，还寻兀谁闹吵？这是我真言语，怎疑为斗气的话头？”众人一齐赞叹道：“好一位贤德安人，难得！难得！”聂氏笑道：“你众位且莫过誉，还有一节事情，也要对众题破。”瞿璿道：“娘子有甚言语，讲破更好。”聂氏道：“二官人生得孩子时，夺了小叔一股家产，莫嗔我聂氏的不贤。”众人齐笑了一场。当日就将瞿璿移到书房中去，弟兄同榻而卧，亲自煎药调理。不上一月，瞿璿起居如旧。这聂氏果是固执，朝暮间只令僮婢通问，送前馈食，自己足迹不到书房中来。

忽一日，瞿琰出外去了，瞿璿寂寞中想起夫妻情义，怎忍久旷？随步趲出花园，回入中堂。只见聂氏坐于轩子前针线，一见丈夫来到，跳起身将堂门掩上。瞿璿惊诧道：“我今病痊体健，特回房看你，为何反闭户不纳？”聂氏道：“日前我曾对众讲过的，直待你娶妾得子才许相见。如今未及月余，便要回房，何无一毫男子气概。”瞿璿道：“向日娘子之言，不过是一时要好的论头，为何反认作真实？终不然不娶妾生子时，终身不相会了？”聂氏道：“你想那日病危临死，闭目无声，也可今日见我么”男子汉家要知进退，那害蛊得命，是死里逃生，你兀想什么勾当哩？我今日面立一誓，老兄纵使讨了一个小老婆，如生不下孩子时，也休想厮会。我若举目瞧你，便瞎了这一对眼珠。”瞿璿站了一会，反觉没趣，冷笑了一声便走。回转书房，垂目叹气，一面翻书，口里骂著：“不贤之妇，可恨！可恼！可厌！”正

在念诵间，瞿琰刚刚走到，见兄面有愠色，口中絮聒，忙问何事？瞿璿不好隐匿，把前话讲了一番。瞿琰笑道：“二嫂主见不差，端的为着兄来。娶妾诚是易事，生子亦系天缘，哥哥何必着恼？”瞿璿道：“宜尔室家，乐尔妻孥，人皆有此，我独无之。暗中摸索，不由人不郁然也！况终日独坐书斋，甚觉无聊，怎得一个洒落去处，消遣数日也好？”瞿琰存想半晌，道：“有一所在，深邃幽雅，哥哥尽可消遣，明日就去。”瞿璿问是什么去处，瞿琰道：“数日前，城里东街清阳庵道士滑土游请我围棋，因无暇不曾去得。我想那庵里十分幽静，同兄一去何如？”瞿璿笑道：“此庵园林花卉、小斋静室，处处可人。徘徊数日，足以适兴。但接三弟手谈，不是好意。据我揣度，必为爹爹阴寿事发。”瞿琰道：“爹爹的阴寿道场，毕竟免不下的。且去一耍，再作理会。”

次早，弟兄二人乘马带仆，取路进了东门，到清阳庵里来。那道士滑土游亲自出来迎接。转入老子堂侧首花园静室中见礼，分宾主坐定。一面献茶，滑土游道：“闻二相公染恙？许久不会，今观尊颜十分精彩，并无一毫病色，可贺！可贺！”瞿璿道：“贱躯久抱危疾，幸舍弟用药调摄，得以痊愈。向蒙垂问，不胜感激！”滑土游道：“不敢！请问三相公青春几何？不过年余之隔，恰如此长成了。向闻与刘爷剿贼有功，荣膺显职，回府时就欲奏拜，奈左膊被妖精打了一下，负疼不能舒展，失于奉谒，负罪良多。前令小徒相请，屈大驾到小庵手谈。幸贤昆仲移玉下顾，老朽不胜忻跃！”瞿琰道：“学生贱庚十七。客岁与老师对弈时，已曾请教过，却又忘了？”滑土游笑道：“老痴多忘事，果然，果然！”瞿琰道：“贵庵向来清静，近日出甚妖怪打伤尊

臂？”滑土游道：“不要讲起。端的为着几文钱，险些害了老道士！”

原来打滑道士的妖精，来得希奇险怪，亘古未闻。离清阳庵东南一里多路，有一条街名花楼巷。巷甚狭小，里面相对有数处屋宇，都是高墙围绕，所成皆富室故家。巷尽头坐东朝西一所大宅子，乃边商党徠造的。前面临街一带墙垣，墙内两旁四间侧屋，中间五间彩画高楼，随后腰墙内又是五间大厅；前后共有十余进，高堂广厦，一重重峻壁巍墙，一透透雕梁画栋。屋后有一片大园，种植竹木花卉，极其深沉宽敞。这党徠的浑家荀氏，十分能会，即丈夫成了偌大家业，生得二女一子。长女名太姑，年十七岁；次女名元姑，年十五岁；季子名党融，年方十岁，都生得端方秀丽。这姐妹二人，从幼儿延女师习学女工，其挑描刺绣，自不必讲，兼且知书识算，颇通文墨；向来常在后园花楼上针指。因父亲边上生理，出外多在家少，因此把姻亲之事耽误，未曾成就。这党徠是个老经纪，一味的顾着生理，凡乖觉活动的僮仆，都打发出外置货取账、坐铺当官去了，家下仗着荀氏料理事务，嫡亲四口儿并婢女、小厮等，不过十数人而已。只因这屋广人稀，引出一番奇事。有诗为证：

院宇深沉人迹稀，经年远别各天涯；
只因觅得蝇头利，致引妖氛作祸基。

当日，姐妹二人吃罢早膳，打发其弟党融馆中去了，一同上花楼刺绣。将及已牌明分，太姑觉得身子困倦，抛了针线倚着窗槛闲看，只见檐口瓦上，一件东西影影移动。太姑

对窗外啐了一声道：“做得片时生活，早又眼花了。空檐之上，是甚物行动？”举手把两眼擦了几下，定正睛看时，原来是一小小人儿，头戴扁巾，身穿素服，长须高背，手持竹杖，长有寸许，俨似人家侍奉的住宅土地，在屋檐上飞步而行。把太姑吓了一跳，忙将窗子闭上，扯了妹子衣服，往楼下便走。元姑不知何故，忙问不答，直到卧室内坐了一会，太姑才言备细。元姑摇头道：“不信有这异事！莫非姐姐眼花了，在此调谎。”太姑道：“我初见檐口影似人行，心下也诧异眼昏。及后仔细再瞧，果是一小小人儿走动，迅速如飞，故扯妹避之，何苦谎言哄汝？”元姑道：“我只是不信世上有此作怪之事，待我眼见，方为真实。姐姐同上楼去一看何如？”太姑道：“我的胆险些儿被他惊破，谁敢同汝再瞧？”元姑一把拖住，要上楼去，太姑抵死不行，扯扯拽拽，卷做一团。丫环小春走到，分开二人，道：“姑姑们在此罗唆，奶奶见了岂不嗔恼？”元姑将前事讲了。小春道：“这世上事，眼见是实，耳闻是虚。何不同去一看，便见真假？”太姑争辩不过，又得小春陪伴壮胆，移步便走。三个一同上楼开窗细看，立了好一会，不见动静。元姑道：“何如？我讲姐姐谎言吓我么！”太姑不敢做声，心下暗暗疑惑，呆呆地立了半晌，依旧取过绣床针线做了一番，直至午后下楼。当晚不题。

次早，姐妹二人梳妆毕，吃罢早膳，唤了小春，又上花楼同作针指。太姑一面绣着花，心中还想昨日事体，手持绣棚，一眼对着窗外。少顷，忽见檐上那小人儿复拄着竹杖走来走去，忙招呼妹子、丫环来看。这两个凭窗觑时，果然是一土地形状之人，飞行不定，急急丢了针线，脚赶脚一齐滚

下楼去，奔入轩子里对母亲一五一十的讲了。荀氏喝道：“胡讲！好好人家，见此鬼怪，岂是美事？莫非你二人倦于针指，故诡言偷懒么？”二女道：“女工针线是孩儿们正务，怎敢胡言怠惰？那邪怪我三人实同目击，母亲不信，可往花楼上一看，便知分晓。”荀氏随即和二女同上楼来。不知果见妖怪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

蓝面鬼扑捉翼儿 大将军锤击道士

诗曰：

纷纷野道是旁门，浪谓驱妖反受惊；
修正履方魔自退，不须按剑诵黄庭。

话说荀氏虽是女流，素有主见，不信邪鬼。当下因二女说窗外小人之异，一同上楼望窗外觑时，真煞作怪，那瓦上的小人儿比前长了寸余，带着两个蓝脸小鬼在檐口打团团走了几个转身，迳奔入窗口来！终是这荀氏年纪老成，有些张主，口里念著“太上老君”，两手拈了瓦片打将出去。瞥眼间，那三个小人儿寂然不见。荀氏道：“木妖石怪何处无之？孩儿们不必忧惊。自古道：‘见怪不怪，其怪自退。’以后只在房里习工，不可复来闲玩。”说罢，把四面窗扇关上，又将楼门锁了，娘儿们下楼，聚做一处寝食。

数日后，隐隐听得花楼上有履足之声，继后渐闻歌咏欢谑，恰似宴客的一般，笑声不绝。荀氏昼夜徬徨，又怕惊伤了女儿，接胆伴为不理。有一小厮名唤翼儿，原是个家生子，年近二旬，向来乖觉胆大。见花楼上如此怪异，口虽不

说，心下猜疑：“这屋宇在城市中，又非旷野去处，精怪从何而入？员外久不在家，妈妈莫非有甚差错，故意大惊小怪，将门锁闭，遮人眼目，留甚人在上作耍哩？当下瞒着众人，悄悄地趲入花楼上来。已是傍晚的时候，在门缝里偷目张望。只见四面楼窗尽闭，黑魆魆不见人影，但听得唧唧啾啾的说话响。翼儿心下愈疑，站着窥觑。忽一人喝道：“掌灯！”喝声未毕，满楼上俱是灯烛，照得一片通红。楼中心虎皮椅上，坐著一员大将，生得长躯大脸，爆眼赤髯，头戴兜鍪，绛袍金甲。侧首坐著一个白须老子。两旁侍立数十员军校，丑恶狰狞，状貌不一。翼儿见了，便觉胆寒，颤簌簌立脚不定。意欲走下楼去，又存想道：“即来此窥觑一番，看一个下落，是甚鬼魅？也好祛遣。”复站住觑其景状。只见那大将道：“天色已暝，何不移酒过来一乐？”两旁军校齐声应诺，纷纷地搬出肴馔来，一霎时罗列盈案。大将上坐，老子侧陪，军校等执壶把盏。吃了一回，老子道：“向蒙将军嘱托，要一良缘婚配。小神遍处寻觅，并无合意者。日前于此偶尔经过，见本宅二女端方有福，若与将军匹配，足称佳偶。故请将军至此合盃成欢，小神也叨一杯喜宴。为何连日以来只见宴宾款客，把那洞房花烛之事付之不闻，未审是何主意？”那大将笑道：“呵呵！空教汝作一隅之神，枉活了多大年纪，岂不知求亲告债之说乎！汝未报之先，吾已见党宅二娃之美，愿求婚配。但未通媒妁，岂可草草行事？使诸亲友闻知，岂不笑耻？”老子道：“将军欲通媒妁，呼吸可行，何必如此濡滞？”大将道：“吾细思，通问求亲，非汝不可。明日烦驾与荀母一言，便成花烛。”老子道：“承尊神重托，敢不奉行！倘荀母不允，如之奈何？”大将

道：“彼若慨然允诺，党家之福也。如推辞不允，呼唤诸凶众恶骚扰他无容身之处，那时不愁亲事不成。”翼儿听了这话，不觉怒从心起，大喝道：“何处邪神，在此作怪？”即把泥块掷将进去。那大将发怒道：“谁敢触忤吾神！快与我抓来！”又大吼了一声，将房子振得浙刺刺地响。忽见一蓝面长鬼从屋檐上跳将下来，怒目咨牙，迳扑来要拿翼儿。翼儿慌了，口中喊叫：“有鬼！”从门口倒栽葱翻下楼去，跳起身就走。那蓝面鬼随后飞也似赶来。刚追至轩下，被一只黑犬将来乱吠。荀氏听见了，疑是后厅有贼，慌掌灯令男女等都出来照理。只见轩子前翼儿仰面睡倒阶下，那黑犬兀自“啐啐”地叫个不住。众人忙提起看时，但见他面青唇紫，两眼紧紧闭著，口里哼哼地呼唤“有鬼”。荀氏道：“一会子不见，这狗才原来在这花楼惹祸！”一连嘍了几口涎唾，扶出前厅上来，把热汤灌下。坐了一回，才开眼道：“好也！得了命也！”众人问道：“你大惊小怪，恰为着甚来？”翼儿叹了几口气，将花楼所见的事情，如此如彼说了，又道：“适才被那蓝面鬼追将出来，若非黑狗赶去扑咬，险些儿被他抓了去。这会儿胆水不知落在那一脏去了。”荀氏道：“花楼上成精作怪，我已闭窗锁户暂避之，待其自退。谁教你大胆偷觑，不拿你拿谁哩？”家僮们齐劝道：“奶奶不必着恼。且教翼儿睡了，明日另作理会。”荀氏依言，发附男女们各自回歇息。

次日，接亲族们商议此事。内中一老者姓车字云甫，乃党家久邻，有些见识，对众道：“大凡人家住居，宁可人多屋窄，莫使宅广人稀。党老丈只顾着生计，将几房从者尽分拨出外，留这些小男碎女与安人守家。你只看宽荡十数进大

屋，静悄悄没个人烟！那邪神野鬼乘机而入，蒿恼你家。谁教这小厮呆着一副大胆，黑夜去窥觑？好险也！好险也！”众人道：“老丈议论的极是，如今何法处之？”车云甫道：“老朽素闻清阳庵道士滑士游年纪高大，素有道术，能驱邪遣鬼。及早备礼去接他修斋作醮，求恳天帝正神驱逐邪祟出门，自能安静矣！”荀氏依言，登时备下礼物，亲自乘轿往清阳庵，见了滑道士，拜恳作法逐邪。滑士游接了礼物，令荀氏回家斋戒三日，然后赴坛作法。荀氏告别去了。

到第四日，滑道士率领徒弟牛二松、徒孙巫近槐、玄孙李旭南、玄玄孙翟伯服，共五员道士，到党家来。做三昼夜道场圆满，滑士游披发仗剑，亲到花楼上来，诵咒捏诀，蹀罡步斗。正将法水喷入门口去，只听得一片轰雷裂帛之声，一大将闪将出来，举手中铁锤劈面便打。滑士游叫得一声：“呵呀！”锤已掷中左臂，把宝剑、水盂抛在一旁，翻筋斗滚下胡梯。众道士与党家亲族人役你扯我拽乱跌下楼去，堆做人山，灯烛尽灭，将老道士压在下面，叫苦不迭。幸厨房相近，厨子们持刀执斧，敲砧板打铜镗，一齐喧哄出来，将众人一个个提起。看那老道士时，直僵僵睡倒地上，口里一面叫苦，还念诵“斩妖缚邪，杀鬼万千”。众人笑道：“妖神已去了，老法士尊躯也将压扁了。尚念咒做什么？”滑士游道：“再念诵几句，怕这爷爷转来怎处？”众人笑做一堆。滑士游蹲倒地上，回头问道：“翟儿不妨么？”牛二松原有几分酒意，又被压了一下，瞅眼道：“扯淡！自己压得几死，还问什么翟二翟三！”滑士游道：“咦！我便问这一声，不伤恁的鸟事，烦恼怎么？”牛二松道：“不差！肉麻！惶恐！老大年纪，不通世务。本宅求你捉鬼，反被鬼侮弄。若

非众位朋友相救，这条老命差不多呜呼哀哉！只索卷起经事回去，还记念小翟怎的？这叫做老不知死。”滑土游大恼，负着疼，踉跄着牙齿挣扎起来，骂道：“党妈妈府上一场大经事，要我等驱邪遣怪，区区手段，谁不知道哩！今夜走了炉，毕竟是汝等身体不净，误了大事，反嗔我多问，好不达理！”巫近槐、李旭南一齐道：“今日本宅一桩正事，我等不能完局，多少没趣！你两个老人家絮絮聒聒怎么？岂不被人笑话！或有小节不圆处，回去争理，何必在此饶舌？”滑土游、牛二松再欲争论，被众人劝住。一个厨子笑道：“老法师快请出去，厨房里倾翻了醋罐子，要去收拾，无暇奉陪！”众人哈哈地大笑起来。翟道士先自溜了，随后众道士齐哄出厅外，令道人收卷经担，无颜含愧而去。荀氏见了这个景像，又恼又笑，留亲领吃罢晚饭散讷。当夜花楼上打滚厮嚷，比往常倍加热闹。荀氏慌张无计，亲自乘轿遍处求签问卜，询问鬼魅；又访问真人、法士，终日延请驱遣。奈何那邪神法力浩大，凡驱遣一次，反添上一番烦恼。不及半月之间，前厅、后堂都被鬼占了，争斗厮杀之声，喧哄不息。向前只是夜分出来，以后青天白日，长长短短、大大小小之鬼，穿东过西，现形作怪。荀氏无奈，只得领了儿女、仆婢，搬出墙外栈房里避之。这都是亘古之所未曾见的。有诗为证：

道高德重鬼神钦，何事画符与诵经；
术者漫劳螳臂勇，反教魑魅现真形。

前说都是叙党家见鬼根由，按下不题。且说滑道士因翟

琰问及臂伤一事，将党家神鬼侵扰源流细讲一回。瞿琰道：“那党家或者平素为恶不仁，结下冤孽，以致神作殃，这是无法可解的事了。”滑道士道：“党员外夫妻两口儿最是纯厚，纵使吃藕，也是怕响的，有甚冤孽作祟？不过是天灾人祸偶尔相凑，聚成作耗耳。”瞿琰道：“即是那家良善，怎忍坐视不救，纵邪鬼之猖獗？”滑道士道：“老朽也只好虔诚发檄，尽法驱逐。不知是甚力量，反受其伤？谁敢再捋虎须前去行法？”瞿琰笑道：“老丈等无非是口传心授道家符咒，隔靴挠痒，未得真传。怎能够降神伏鬼？我学生自有玄妙之术，纵使玉皇上帝、各天门内天神天将见了我，自然敛手而退。何虑妖神野魅乎？”滑道士听了，半疑半信的道：“三相公既恁地说时，必有真才实学。明日老朽对党妈妈讲知，便来相请。万一决撒时，道士们又增一话柄了。”瞿琰道：“老人家多讲！终不然假以行法为名，诓骗钱财不成？”滑道士道：“三相公果能如此，小庵亦叨光彩。”唤过瞿伯服吩咐：“往党家去对妈妈讲知，有一青年相公法力甚大，老师太拜恳为宅上驱邪，汝先去报知，令他牵马来接，我好陪瞿相同去。”瞿伯服道：“日前压得不怕，兀敢再去闯祸？”滑道士道：“谁要汝多口！三相公自有玄妙之术。快快去走一番！”瞿伯服一面走，口里唧唧啾啾地埋怨去了。瞿琰道：“救难扶危，自是仁者的念头，何必令彼来接？”滑道士道：“更见三相公好处。老朽臂虽负痛，足颇能行，相陪尊驾一往。”瞿琰道：“二哥暂留一候，待弟亲去按治，或遣或擒，临期下手。速则今晚，迟则明早方回。”瞿琰道：“三弟自去，我且在此寻睡。”滑道士手拄竹杖，同瞿琰出庵缓步而行。刚走的一半路，瞿伯服喘吁地奔转来，摇手

道：“小相公、老师太，不必去了！党妈妈一家子哭得振吟，去也无益。”滑道士道：“党家为何啼哭，可曾问来？”瞿伯服道：“他家一窝子老小哭的正苦，谁敢去问他？”滑道士沉吟不动。瞿琰道：“哭之悲切，事在至急矣！怎不去拯救？老法士慢来，烦瞿兄引予先去。”瞿伯服不敢推托，暂身便走。

二人飞步奔到党家小屋门首，那屋里兀自哭声未住。瞿琰推开门扇，只见党妈妈蓬头散发睡于地上，口里哭叫：“神爷呀！还我两个女儿来！不然这一条老命也是死数！”里边有十余人哭的哭、劝的劝，团做一块。瞿琰分开众人道：“且扶起这老姬，讲一个详细，自有区处。”众人看瞿琰青年美丽，衣衫华彩，谅来不是庸常人物，一齐将妈妈扶起，说：“这官人问你老人家备细，且停悲告诉，为你处分。”荀氏把两眼珠泪拭干了，向瞿琰万福，瞿琰答礼，劝道：“老姬且自挣措，为甚如此悲恸？”荀氏即提起花楼见鬼情节。瞿琰道：“前话我已知道，但只讲今日为甚啼哭？”荀氏道：“寒家十余造屋宇都被那凶神恶鬼占据，无一搭儿余屋可以容身。母女们无奈，移出栈房里栖身避其骚扰。昨晚正和儿女辈秉烛闲谈，猛然一阵风起，把灯烛卷灭，急掌灯时，两个女儿寂然不知去向，毕竟是那伙妖神摄去了。又不敢入去寻觅。谅来我死少生，因此老身悲切。”瞿琰听了，暗想：“鬼神作祟，造物之戾也。诸耗犹可容之，今踞摄室女而去，必是淫邪魍魉。若不早行诛戮，将来祸不可测！”对荀氏道：“且请宽心。凡淫神摄女，准不加害，只今夜拿住凶魔，稳取二令爱还与老姬。”旁边转过车云甫来，把瞿琰自上至下看了一回，张目道：“小相公请回，莫

在此飞蛾赴火，自戕其命。”瞿琰正欲答言，却好滑道士走入门来。车云甫拱一拱手，指着道：“小相公不怕时，只问这老法师讨一个信息。”滑土游道：“老施主，你不知这小相公年虽弱冠，文武皆全，兼通法术，助刘爷征番灭寇，大建功勋，正要去做官哩！他有真才实学的手段，才敢来遣怪除妖，你莫要阻挡！”车云甫道：“我瞧小相公一貌堂堂，必居显位。但治人极易，治鬼甚难，故劝他莫要惹祸。向日便宜了足下，只压得似鸭叫。近来初九日，杜真人尊头着了一石块打个窟窿，血也流了几碗。十二日，戚法士行法不灵，恃着力猛，手舞双剑滚将入去，被他捉倒，口耳鼻孔内塞了泥块掷出门外来。我等急救时，已是半死。昨晚关和尚诵经求释，正在甬道中焚化纸钱，被众鬼抬到火焰上，扯来拽去，恰似薰腊猪的一般，屁股上燎浆泡胀起来像鼓钉大。你想，好利害也！”滑道士听了，打一个寒噤，簌簌地发起抖来。不知这老子怎得回庵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

瞿氏子放雷逐怪 车云甫挺斧劈邪

诗曰：

从来异教惑民多，五觉三缘总着魔；
茂士少宽雷部责，须臾四海尽干戈。

禅真后史

话说滑道士见车云甫说妖物神通广大，将一概高僧、法士尽遭侮弄，不觉把持不定，倒退了数步。瞿琰道：“我之神术与那旁门混账的不同。若是亲身施法，也不为奇，单用着此位邻长握符驱魅，顷刻可以见功。”车云甫摇头道：“蠢老年虽昏眊，还要留这残喘吃口薄粥，怎自送命与那邪鬼？”瞿琰道：“你老人家若有疏虞，我即偿汝之命。”车云甫道：“饶我罢！小相公休要作耍！”瞿琰笑道：“何胆怯之甚也？”对滑道士并众人道：“列位且休散去，试看小生去驱妖孽。若被他拿住时，乞相救援。”荀氏阻定道：“妖神作怪，乃妾家之不幸，怎好害得郎君？切莫进去！”瞿琰带笑，袖内取出朱砂，左右二手交换书符于掌心，把两拳紧紧捏定，拽开脚步，迳往大屋内走。这干人提着一团的干系，打攒攒聚定，耳听消息。荀氏放心不下，唤翼儿前去看视，缓急可以救应。翼儿终究胆大，飞步跑进墙中，软门边窥

觑。只见瞿琰刚走进大厅前栏杆边，厅里喊声乱起，奔出长长短短、大大小小百余个鬼怪来，形状十分丑恶，一齐来擒瞿琰，翼儿慌做一堆。正待要走，猛听得一声霹雳震响，把那偌大的厅房震得摇动，那伙鬼怪寂然不见。翼儿欢喜道：“着手！这郎君实是好本事也！”就追入厅上来。瞿琰已进第二透厅里，翼儿随步赶进去。一连走进五透房子，不见一毫鬼形。

瞿琰站住，问翼儿道：“汝是何人，泼胆随我入来？”翼儿道：“小子是党家亲人，妈妈因郎君独自一人行法，恐怕有失足处，故令小人相随服侍。”瞿琰道：“适才那一声霹雳，妖神野鬼尽已冲散。我因力倦，暂憩于此。汝先入去，洞开门扇，待予进来搜检余孽。”翼儿也不待话毕，放开两脚飞也似进去了。才趑出穿堂，只见轩子前画桌上坐着一尊神道，红须赤发，两鬓蓬松，突眼獠牙，脸如靛定，身长丈余，穿一件淡黄袄子，两手扯一条火赤大蛇，在那里啣啍地咬啣。翼儿一见，惊得呆了，两只脚先是软倒，口里大喊：“有鬼！”瞿琰在门缝里窥觑，只不进去。翼儿睡在地上哭道：“这回性命只索罢了！小相公哄我入来，怎不相救？”那尊神跳下画桌，怒目伸臂，迳来捉人，翼儿慌得乱滚。瞿琰跨进一步，放开左掌，又起一声霹雳，“豁刺刺”震地喧天。那凶神两手捧头望里面便走。瞿琰随后追入，直赶至花楼之下，闪一闪，忽然不见。瞿琰上楼看时，但见烟雾绕楼，四面杀气腾溢。瞿琰取朱砂于前后出入门户之上，画了符篆，然后复出外面来。这翼儿还睡在地上，闭目不动。瞿琰叫唤多时，方才苏醒，开眼见了，失声道：“呀！小相公，吓死我也！”瞿琰笑道：“小字是汝可称呼的么？”

不吓汝吓谁？”翼儿才省得是耍他，跳起身便跑，先到栈房里来报知。滑道士道：“何如？我老道士请来的真人可误事么？”荀氏、车云甫等不胜之喜。向前雷声响时，远近人尽皆惊骇，晴天朗日，霹雳从何而起？党家人传出来，说是一少年相公行法驱妖，因此看的人挤满巷内，见翼儿报知消息，一齐喧哄入来，把五间大花厅堆塞满了。荀氏也不顾内外，踊身推入，见了瞿琰，纳头便拜。瞿琰道：“老姬快不要如此，反折我少年之福！”荀氏道：“小相公有此法术，决非凡人！见了活佛不拜，岂不当面错过？”瞿琰大笑，慌忙扶起。众人见了瞿琰一表人才，个个啧啧称羨。内中有好事的，上前道：“既承小相公施恩逐怪，救了党妈妈一家性命。然斩草根不除，难免日后之害。还求小相公捉尽妖魔，方免后患！”瞿琰道：“予已矢心擒怪，岂留余孽生殃？但看那花楼上妖气甚重，党宅二女必迷于此，予怎好轻身上去？故候荀姬与诸邻同往一观，管取妖邪尽歼予手。”众皆称谢。荀氏取了钥匙交与翼儿，陪瞿相公先行。随后这一夥看的人，似蜂拥一般跟入来。

这翼儿上楼开了锁，探头张望，里面黑洞洞地，不敢进去。瞿琰跨入楼里，把四面窗扇尽皆开了，满楼明亮，静悄悄并无一些影响。荀氏和众人都已拥到，周围四下寻遍，并不见人形鬼影。荀氏又哭道：“我两个女儿不知被妖精摄在何处去了？”瞿琰止住道：“且莫啼哭，包还老姬二令爱便了。”令翼儿导引，前后屋宇，遍处寻觅，并无踪迹。瞿琰心下沉吟不乐，亲自上大厅屋脊观望，只见第六层房子高楼上，有一股黑气盘旋于窗口。瞿琰又定睛细看半晌，才下屋来，唤荀氏等一行同入高楼。四围看遍，又不见影响。众人

都要下楼去，瞿琰焦躁，复跨出南窗外月台上来。只见月台侧首有一间小楼，那楼门高不过五尺，是一把大铁锁锁上的。瞿琰看了，道声：“惭愧！这二女子多分在此了。”忙忙跳下月台，问荀氏道：“那扁锁小楼是甚去处？”荀氏道：“这间侧楼，乃老身奉佛诵经之所。”瞿琰道：“既是佛楼，为何从月台上出入，锁闭不开？”荀氏道：“老身一家，长幼皆赖佛爷护佑，凡焚香拜佛，必沐浴更衣，足穿新履，从月台上启门面进，方免尘垢以玷金身，等闲僮仆不许擅入。前月间，圣鹤寺师父有一至亲，从西域带回百十卷真经，寄藏佛楼之上，叮嘱虔诚供奉三年，阖宅尽皆成佛。老身朝暮礼拜，望生净土。只因花楼上兴妖作怪之后，许久不曾开锁。这是我佛金身圣境，况有真经护卫，什么邪鬼敢反近傍？这也不必看的。”瞿琰道：“我正为这真经而来，作速开锁，迟延则劈门以进！”荀氏不敢违拗，即探手于胸前锦囊内取出锁钥，递于瞿琰。

瞿琰亲自开锁，启门入去。这干人都喧哄要上月台来瞧，瞿琰喝住，只唤荀氏、滑道士、翼儿、车云甫数人进楼。开了前后窗扇，只见佛座前拜板上，二女子手足搂抱，脸对脸侧睡在那里。荀氏见了，连叫几声不应，跌足嚎哭起来，瞿琰道：“老姬且慢哭，试摸令爱胸额可未冷么？”荀氏依言，左手拭著珠泪，右手来摸二女胸额，尚皆温热。复候鼻息时，微微呼吸不绝。荀氏欢喜道：“二小女身不冷，气未断，还有生机。但不知为何睡在这里？”瞿琰道：“此乃著魔之状，谅不致死。宜令女侍们管守，切莫惊喧移动。”又问：“那和尚所寄真经却在何处？”荀氏指道：“佛爷法座旁，兀的不是经卷？”瞿琰看时，即是四个小小笼

子，外面用黄布包裹，重叠铃印封固。滑道士等看了，不解何物。瞿琰唤翼儿取刀斧来劈开，荀氏拦定道：“这是我师父寄奉真经，怎敢擅行劈毁，岂不招佛爷降祸？”车云甫笑道：“恭喜！尊府的祸事也足够了，还怕什么佛爷？”双手扯过一个笼子往窗外撇抛。瞿琰扯住道：“老丈且慢动手！这笼内决是异物，逐个打开来看，以法制之，莫使他乘隙而遁。”车云甫连声道：“是也！”不待荀氏言语，急忙跳下楼去，取了一柄大斧飞身入楼，将四个笼子劈开看时，尽是一些纸剪成的人马。满楼人喧哄不已。这党妈妈吓的呆了。翼儿扯过上面那个笼子翻看，内中有一红纸将官、白纸老子、蓝纸军校，竟与那夜瞧见的大将、土地、执斧赶逐的鬼使面庞形状无二。当下反覆看了几遍，顿脚道：“啐！真著鬼！早知这蓝面入娘鬼囚是一纸剪的，一手攥住，怎使他扬威耀武，追的人无处藏身。咳！可惜了一场好杀！”说罢，拿起那蓝纸鬼扯做粉碎。众人皆笑。瞿琰两手加额道：“朝廷之福也。不知妖术一行，生灵尽遭荼毒，这干戈甚时宁静？”止住众人：“勿得喧嚷，若露了风声，贼必逃遁，一时难以捕获。”众皆寂静无言。当下将笼子依然捆束，取纸书符，四围封固。对荀氏道：“老姬拜的好师！若非我来看破，汝满门皆为贼党，几遭灭族之祸！”荀氏慌的面如土色，手足皆颤，只是跪下磕头。瞿琰扶起道：“老姬不必如此。你且讲那和尚名号，并寄经之人姓氏，才好行事，脱你家的干系。”荀氏道：“师父姓甘，号为一庵，是圣鹤寺的法座，讲那至亲姓史，不识是甚名号。”瞿琰道：“拿住和尚，便有了那人。老姬速到县门击鼓，报与大尹知道，我这里自有区处。”

荀氏带了翼儿和两个邻舍同出街口，雇了一乘轿子，飞也似抬到县前，冬冬地擂动大鼓。这大尹姓乐名彰，急穿公服升堂。管门人役已把荀氏拘拿，跪于阶下。大尹道：“汝这老妇人有何急事，擅行击鼓？”荀氏将以前甘和尚怎样寄顿笼子，向后花楼上二女怎样见怪，并接僧道、法士等驱遣，怎样受伤，又摄去二女，并瞿相公放雷逐怪，开笼见那纸剪成的人马，备细说了一遍。大尹失惊道：“清平世界出此怪异之事，实可骇人！但那人藏顿怪物，必存异心，以为变乱。若不早除，决为大害。”即差弓兵三十名、缉捕三十名，通县快手、人役，跟随县尉，往圣鹤寺捉拿妖僧甘一庵，并那姓史的重犯，县尉飞身上马去了。大尹也上马，带了荀氏等往花楼巷来。通县衙人役尽皆奔走不迭。有诗为证：

老姬好焚修，真经隐画楼；
不因机泄露，险受灭门愁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瞿琰自发附荀氏去了，对众道：“妖贼包藏祸心，诸君险受其害。若不削草除根，本州必遭大变。故烦仗义烈士协助擒捉妖徒。高谊者向前，畏缩者请便。”众人齐声答应道：“蒙相公大施威力，我等赖以全生，愿协同擒捉妖徒，焉敢退避？”瞿琰把众人看了一遍，选取大汉八人，每人右手画符一道，附耳道：“如此如此。”这八人点着会意，飞奔到圣鹤寺来，各占方位。站脚未定，只见县尉等一行人已到，奔入寺里搜捉妖人，将甘和尚并合寺僧人尽皆绑缚，单不见姓史之人。县尉将甘和尚上了脑箍，究问

那妖人名号、踪迹。甘一庵招道：“这人姓史，名西鱼，是和尚姑表兄弟。正与他方丈中闲话，忽报老爷入寺，闪一闪，不知何处去了？”县尉不信，令众人分投搜检。一个缉捕直寻出大雄宝殿上来，忽见一人侧卧在佛座莲花之下。缉捕大喝一声，举竹叶枪戳将入去。那人把枪接住，按一按，横跳出来，就势把枪杆劈胸脯一搯，缉捕早被搯倒，大声喊叫：“救命！弓兵、民快一齐抢出殿上来。那人早已跃身上屋，望东首墙外便跳。猛地墙外一声雷响，那人滚落墙下，被一大汉劈头揪住。此时寺里人都赶出来，喝问大汉是谁？大汉讲了来意，缉捕等欢喜，取绳索将史西鱼背绑缚定了，飞报县尉，带了一干重犯簇拥上马回县中来。门吏禀覆：“太爷亲往党家检点妖物未回。”县尉亲自监辖和尚等一行人于常上俟候，不题。

再说乐大尹到党家厅上和瞿琰相见，问道：“足下青年俊义，决非术士之处。何以能擒妖逐怪，莫安敝治？”瞿琰道：“刘相国，鰲生之兄也。曾斩苗酋、擒番寇，颇建微勳，蒙圣恩除授东都司理。因年幼力绵，辞朝归省。偶为党姬遭魔，试展末技，立破妖网。但党母二受困迷不醒；盈笼军马干戈，若不早除，决为民害。乞老父母作主，万姓之幸！”大尹躬身施礼，揖逊而坐，叙了一番闲话。党家将四个笼子移下楼来，大尹即教开一笼子看了，依然用符贴上，辞别瞿琰，上马回县。马后众百姓簇拥著四笼宝贝，同入县来。

大尹进了二门下马，至堂上和县尉相见。县尉把一干重犯带至丹墀下，禀说：“妖人史西鱼恃法拒捕，险被脱逃，又亏瞿法师令人发雷擒获。今尽拘拿于此，候抚台施行。”

乐大尹笑道：“那法师长官道是兀谁？有此手段？”县尉道：“晚生但闻捉妖之人言是瞿法师差遣，实不知何许人也。”乐大尹道：“这法师年方弱冠，器宇不凡，乃当朝刘相国之弟。深通韬略，善武能文，曾遇异人授以秘术，鞭雷逐电，捉怪擒妖。前奉旨征灭蒙山洞贼骨查腊，复擒撒马尔罕国王哈云撒密父子，献俘于朝，圣恩擢为东都司理，即辞命归省。因怜党家被魔缠扰，特施法力破之。乃当今豪侠，非庸常之术士也。”县尉正躬身答应，蓦地里丹墀下喧哄起来。原来是妖人史西鱼觐大尹和县尉讲谈，众人皆仰面侧耳看著堂上，他即乘空飞身上屋望前门便走。两班公人呐喊起来。乐大尹与县尉骇愕相顾，喝令合堂人役追赶。众人未及举步，忽听得大门外雷声震动，恰如放连珠号炮一般，响声不绝。一条大汉脑揪著史西鱼，迳入厅前按下。乐大尹惊喜，忙唤取狗血来浇泼，免使妖人再遁。大汉竺一齐跪下。禀道：“小的八人遵瞿相公之命握符遣雷，镇妖擒贼。曾叮嘱众雷并发，贼不能复行逃遁。老爷何必复伤生命？”大尹道：“既如此，汝等且站立一旁，我也不杀犬了。”当下请县尉坐于案左，整冠肃容，装起虎威，大喝道：“取那妖僧过来！”两旁皂甲齐喊一声，将甘一庵劈衣领提到案前。大尹道：“汝这野驴，为何藏匿妖人，擅行邪术，摄害良家子女？好好从实供招，免受刑具！”不知这甘和尚怎生答应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

摄魂和尚诉真情 觅利黄冠谋放债

诗曰：

缙服黄冠总异端，忍将伦理尽夷残；
精金丽色浑无厌，空礼三清事涅槃

禅真后史

话说圣鹤寺住持僧甘一庵被乐知县拿入公厅，整威研究。甘一庵见了这样景像，料来难以掩饰，只得吐出真情，道：“这史西鱼是和尚姑表弟兄，从幼儿游走江湖，做些遮眼的戏法度日，十余年未曾会面。旧年冬底，偶然挑竹笼到寺，说是西域小天竺请来的四藏度世真经，要托与和尚藏贮。和尚虽然收领，也并没有见什么经典。后于饮酒闲话间，只因和尚多了一句嘴，致有今日之祸。这是和尚该死！”大尹冷笑道：“你那死，也只在旦夕！却讲多了甚样一名嘴哩？”甘一庵道：“彼时小的正和他吃酒，袖中取出一包丸药和酒吞之。史西鱼问服的是何药？小的那时三杯落肚，说出真实话来，答道：‘吞的是涩精丸剂。’史西鱼道：‘出家人欲火尽消，才好修梵悟道，往生净土，何故有此病症？’小的应道：‘和尚亦系父精母血生下来的，终不成是那泥坯木偶。’史西鱼点头道：‘这是贤弟真实话处。若要

妇人同睡，唾手便来。’小的乘酒兴，立刻便要妇人。史西鱼道：‘胡乱取一妇女，不足为奇。贤弟，你遐想目中见过的绝色佳人，我便赏一位与汝。足要叩一下头，呼吸可到。’小的便蹲下去顿首一拜。史西鱼扶起道：‘赐卿平身，快想！快想！’小的闭了两眼团团地想遍，猛然想著党施主家二女娘，每随妈妈入寺烧香，果有沉鱼落雁之容、闭月羞花之貌，窈窕轻盈，足称国色。想目中见过的美人，莫出其右，若得此二女交欢，死亦瞑目。那时感表兄盛雅，慨然允诺。”县尉喝道：“这砍头的杀材，谁是你的表兄？”甘一庵叩头道：“和尚该死！慨允的便是妖贼。史西鱼复问：‘党家二女虽然标致，家道若何？’小的道：‘本城富翁，党君不在一二之下。’史西鱼道：“此家果实富足，佛祖之灵显然。’小的即问其说是何来历。史西鱼道：‘四笼真经，传世度人，其价不啻百万。看汝寺中福薄，怎能消受？汝可与党妈妈借屋藏经，彼此皆叨佛佑。党妈妈不辞，二女之缘立就。’小的暗中揣度，荀氏拜我为师，极敬佛法，况他家屋宇广阔，寄此经笼亦为易事。彼时欣然便往，见了荀氏备说来意，荀氏满口应承。回寺即移经笼寄顿，史西鱼大悦，作东请小的庆贺。酒散入房歇息，只见党家二女已在榻前。小的淫心顿发，搂抱求欢，被二女推开，百般骂詈。小的再欲动手时，二女抱成一块，死不能解。小的无奈，急与史西鱼说知。史西鱼震怒，提起二女撒入佛前琉璃之中，取纸条遮盖，吩咐不可揭开，数日后自然谐就。怎知那经笼里都是些纸人纸马、兴妖作怪的勾当！小的实不知情，求老爷超生豁罪！”大尹对县尉道：“听秃厮之言，的有凭据。且带过一旁，另行拟罪。”唤左右提过史西鱼，跪于案前，细细审

鞫。史西鱼指东道西、牵前搭后，辩了一番。大尹烦恼，喝军校扯倒便打。史西鱼道：“小人自幼行术江湖。那笼内纸剪人马，不过弄戏法耍人，图赚些钱钞，焉敢干那谋反作叛之事？甘和尚畏刑乱说，求青天爷作主。”大尹道：“那笼中人马姑作戏耍之具，然党家二女，何故侧卧佛楼，昏迷不醒？分明是你作法害人，兀敢强辞饰辩！”史西鱼道：“老爷明镜高悬，小的不能逃罪。前因甘和尚见了党氏二女，欲心顿发，再四恳求，小的不得已。暂摄二女之魂，与彼一会，以尽亲情。实未曾交媾，玷其真体。望爷爷原情赦宥。”大尹道：“党女之魂，今在何处？”史西鱼道：“现拘在琉璃中，小的即刻可以放出。”大尹道：“汝且速还二女魂魄，再议后事。”县尉道：“二女之命虽然当救，但著魔之人魔散自醒。但此贼藏寄妖物于富室，其志不小，决有同谋共事之徒。待其举发，仓猝难以收服。堂尊大人速宜究出余党，一鼓歼除，免使日后耽忧。”大尹点首称善。喝左右取过两副刑具来，大骂道：“你这妖贼，形踪尽露，法物现存，兀敢巧言抵赖！快快招出贼党，免受这两道重刑。”史西鱼道：“小人乃一穷民，靠戏法糊口，怎敢结党以为叛逆？二爷过虑，小的死亦冤枉！”县尉道：“刁徒利口贼骨，不施重刑，怎肯招认？”即喝军校将史西鱼拖翻，头顶加箍，两足放上夹棍，上下一齐收将拢来。史西鱼熬疼不过，哀求饶放，即供出谋反同事之人。大尹唤松了刑具，史西鱼重复抵赖，高声叫屈。县尉大怒，又取一道脑箍加上。史西鱼惊惧，只得招出：“同党行妖者共有六人，奉太尉印爷差遣，于卢溪四下藏匿。待号令一到，便行举发。印太尉许我等大事成后，皆授兵马大元帅之职。不期事露，但求早

死！”大尹大惊失色。县尉正要究问同事六妖人名姓，急行缉捕。忽然大尹哈欠连天，两手按著心窝呼疼叫痛。县尉慌问何故，大尹呻吟道：“旧病复发，不能理事矣！”忙令刑房书吏发下监票，将史酉鱼、甘一庵并众僧等都上了镣杻，带入大狱监禁。以外之人，尽行逐出。大尹把手拱一拱，别了县尉，掇转身送入后堂去了。悬县尉暗忖：“乐公面色红润，非有病之状，个中必有缘故，又不好明言。”快快地自回衙去，不题。

且说乐大尹转入后堂，请夫人进小阁里坐定，密议此事。看官，你道妖人弄险作法，做官的依律拟罪便了，何故乐知县诈病退衙，又与夫人密议，却是为何？原来这妇人印氏，正是印常侍的嫡堂侄女。乐大尹这官全傍著印常侍的帮衬，暗与选官通了关节，授此美任。不期史酉鱼当堂对众供称是印常侍差遣，若再指明那五个妖人，则辗转扳扯，事不可解。故一时诈病退堂，与夫人商议，何以摆拨。印氏道：“毋论叔爹事之有无，但妖贼一言攀及，使人闻之，已伤大体。若再捕余党，设或同声合口，相公怎能遮掩？那时叔爹受害，妾等难免及之祸。不如乘夜杀之，灭口绝迹，可保身名无玷。”乐大尹长叹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不得不下毒手。还有那一干和尚，何以处之？”印氏道：“和尚及佛门弟子，焉可加害？尽当释放出狱，谁敢阻挠？自古说：‘当权若不行方便，如入宝山空手回。’佛爷闻之，岂不暗中护佑？相公与妾身百年之后也好往生西土，以免轮回之苦。”乐大尹依言，乘夜唤节级吩咐如此如此。节级回狱，暗把史酉鱼断送了性命。

次日，进上绝呈一纸，说史酉鱼脑上受伤，发晕而死。

大尹收了绝呈，发附狱中吏役将史西鱼尸首吊出牢墙去了。又取甘一庵等合寺和尚重录口词，取保出狱。将四笼妖物，当堂烧毁。县尉闻知，跌足长叹，暗思：“堂尊如此行为，岂是做官的体统？风声传入京都，朝廷罪及，何以分辩？我不如及早挂冠而去，庶免林木池鱼之害。”数日后，写了告病文书，申详上司，挈了家眷，迳回本乡去了。有诗为证：

燎焚幻物奸无迹，暗毙妖人死有余；
达士知几忘利禄，趣装期剋赋归与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瞿琰和滑道士在党家坐守，以待县中回音。傍晚时分，只见前后亲邻并那握符大汉等纷纷回来，讲县官怎样拷讯，甘和尚、史西鱼怎样答应，及知县得病，把一起犯人监禁之事，备细讲了。瞿琰道：“大尹明日覆审，自有下落。”当下和滑道士回清阳庵中，与瞿璿说其备细，至夜半方睡。次日凌晨，唤老苍头往县前、党家两处打听消息。午饭后，老苍头回来讲：“史西鱼昨夜脑箍伤重身死，东大尹把合寺和尚尽行释放，笼子已经烧毁，党家二女娘依然搂睡不醒。”瞿琰疑道：“狡猾妖徒，何致遽死？和尚等俱系重犯，岂可擅行释放？”情迹可疑，一时委决不下。沉吟半晌，上马亲到圣鹤寺来。甘和尚等迎接入寺。瞿琰道：“昨闻县中太爷审问，说党宅二女魂魄被汝拘摄琉璃之中。今不放还，何也？”甘一庵道：“小僧焉敢摄人魂魄？实是史西鱼弄法害人，与和尚无干。”瞿琰道：“一党妖人兀敢强词文饰！汝且拿那琉璃过来我看。”甘一庵于佛柜里取出琉璃呈上。瞿琰接了，四围细看，原来是一张黄纸，上面隐隐有些字迹盖在琉璃口上。瞿琰揭开黄纸，忽见两道白光跃

出，寂然不见。瞿琰拂袖出寺，上马往党家来，无远见门口一夥人谈笑。瞿琰马到，众人见了，无限之喜，一齐喧哄道：“瞿相公来也！瞿相公来也！二女娘方才苏醒。”瞿琰默想：“琉璃中两道白光的系二女之魂。那妖法实足骇人！”当下众人分开，让瞿琰下马，步入党家厅上。荀氏出来拜谢。瞿琰道：“老妪行此重礼，反折我童稚之福也。”荀氏道：“寒门遇妖作祟，老身与二女险丧其命。若非郎君大展法力，这祸孽甚时清静？便杀身报德，妾心尚为歉然。只此一拜，何言折福？”瞿琰答礼道：“除妖解厄，读书人分内当为之事，何必老人家如此匍匐？反令人心下不安。”众婢仆将瞿琰扶起纳于椅上，荀氏纳头拜了四拜。瞿琰踧踖不宁，下阶谢礼才罢，只见邻老车云甫率领党家一班亲族，向前拜谢毕，逊瞿琰居中坐了。众人雁翅般两行坐下，彼此叙了一会闲谈。荀氏已在后边花楼上摆下筵席，请瞿琰等一行人庆贺。酒过数巡，忽听得环佩之声出于帘下，原来是荀氏率二女登筵见礼。瞿琰低头答拜，满面通红，似有惭愧之色，就要动身。众人忙请二女入内，又复劝了数杯酒。只见四个小厮捧出四样礼物来，乃是黄金十锭，计五十两；白金三十锭，计一百八十两；彩缎十端，明珠二串。一字儿排列在酒筵之上。瞿琰道：“这是何意？”车云甫道：“本宅感相公驱邪活命之恩，无以为报，聊具薄礼四色，少伸芹敬。待党君返舍，再行酬报。”瞿琰赧然道：“予之此行非贪利也，无非是利物济人，要做世间一个奇男子。今恁地设施，反目我为市井之流，埋没一片热心，宁不含愧？可恼！”车云甫跪下道：“这是老朽张主，相公休得嗔怒。若此礼不收时，老朽长跪于此，终岁誓不动身！”瞿琰俯首寻思，难以辞

却，即转口道：“老丈请起，盛礼全收便了。”车云甫欣然站起。众人都各欣然，殷勤劝酒，酣饮尽醉。不觉夜已深沉，瞿琰辞别。车云甫选四个健汉捧了礼物相送，一齐至清阳庵中，见了滑道士，交割金银珠缎，各自散讫。

滑道士年虽高大，两眼却是明亮。见了许多礼物，心花也是开的，满脸堆下笑来，合掌道：“难消！这双模糊老眼，今日也会瞧金宝一面，瞿相公好造化也！”瞿琰道：“党姬一团好意，酬谢若干礼物。我主意不受，被那车老子抵死缠住，只得勉强暂收于此。我已想定一个摆脱的去处。特与老法师商量。”滑士游道：“小相公万倍的聪明，这摆拨银两勾当极是易事。我估这十锭金子，约莫有五十余两。火色赤亮，足有七倒，五七三百五十两银子。碗盛碟盖的三十锭白银，也有二百金之数。依我老道算计，买田利薄，买屋防火，经商贸易又非相公所为之事。单用那一桩本稳利实，不消两载，管取一个对合。”瞿琰道：“作何经业，如此获利之速？”滑士游道：“我敝乡风土最是淳朴的，都靠‘农、桑’二字以为生计。每于蚕未收、稻未熟之际，大抵借办钱米救急者多，都有五分利息。一待丝成谷实，子母尽皆入手。岂不是两年之间，本利俱足？”瞿琰道：“承教了。所余珠锦亦可放与人么？”滑士游道：“相公年过二八，只在旦夕间可以婚娶，留下真珠缎疋以为夫人衣饰，尽充半生受用。”瞿琰笑道：“出家人要图清净，淡于财势，今反贪重利，剜肉补疮，比俗家利心更狠十倍。予之初心，非嗜利也。前见霖雨连绵，禾稻淹没，县前告水荒者纷纷不绝，我意余米济贫，即是我受党姬之惠。岂忍放债索取重息，效贪夫人之所为也？”滑士游道：“呵呀！银子呵，世上的至宝，

可以起死回生，转祸为福，天地间化工莫过于此。相公不可轻看了！昔年小庵邻房道友，只为著七文衬钱和小徒争竞起来，整整打了三年官司，今春方得结案。相公这一项钱粮，怎割舍余米与人？自土道：‘钱财入手非容易，失处方知得处难。’”瞿璿在旁道：“老法师老到之言，贤弟当听，莫把至宝浪费了。”瞿琰道：“二哥也恁的吝啬，怪不的嫂嫂责备。弟之大意已定。不须饶舌！”滑土游道：“相公轻财好施，仁者之心。老朽多言，只当放屁。”瞿琰笑起来，就将金银交与滑道士陆续余米赍发荒民，账存姓氏，待后稽查。明珠两串带归，赠与二嫂。取彩缎十疋，送与本庵道士。滑土游无限之喜。当下分拨已毕。弟兄二人辞别回家。二嫂得了珠子，把三叔十分敬重。瞿琰依旧伴兄书房内将息，静夜暗想：“史西鱼逞妖作法，志图叛乱，必有同谋贼党。何故县官一审之后，此贼便仓猝身死？事属暧昧。”放心不下，唤老苍头复往县前探听的实。不知这苍头怎生回话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七回

厚赠侍儿为妾媵 议芟权恶谒相知

诗曰：

深恩欲报愧无因，赠妾何辞一小春；
遣送甚丰毋足羨，德门应兆产麒麟。
权奸髻恶茶韶此，惨毒非常谁与并；
批鳞说谏动宸衷，名传千古称忠荃。

话说老苍头领小主之命。复进城内来，偶于衙前遇著值堂吏曹珠原赁瞿家屋子居住，因此两下厮熟。当下苍头扯曹珠到僻静处，细问县爷审判史酉鱼事体。曹珠悄悄道：“敝主尽法拷讯，这贼一笔供招。及后扳出印常侍主谋，敝主一时疾作，当夜叛贼即毙于狱。我等暗里揣摩，夫人也姓印氏，莫非个中有甚来历？说便这等说，老哥外面休得声扬取祸？”老苍头点头应诺，急急回家，将曹珠所言对小主说了。瞿琰想起昔年关赤丁遭印星毒害，印常侍复遣刺客于中途谋杀刘兄，久欲与之计较，刘兄力阻不从，这还是私仇，犹可姑恕。今结交妖党，潜谋不轨，乃朝廷大事，岂容坐视？那县官必系印贼瓜葛。故尔徇私灭迹。倘使群党乘间窃发，杀戮生灵，急切里何以处之？宜及早进京与刘兄说知，

奏闻皇上，早加剿除，方免大患。

次早，令家僮结束行囊，打点赴京。瞿璿道：“愚兄病躯仗贤弟相陪调摄，赖以痊可。今一旦弃撇而去，倘旧病复作，如之奈何？况你嫂嫂又不许我进房，静悄悄一人独守书斋，岂不闷死人也！”瞿琰道：“二哥精彩倍常，谅无复病之患。但书室静坐，实是闷人，弟送一丽妾侍奉，管教兄不寂寞。”瞿璿叹气道：“娶妾已成画饼，三弟说他做甚？”瞿琰道：“中年无嗣而娶妾，理之自然。况二嫂对众面许，谅无他变，二哥安坐受妾便了。”瞿璿笑道：“贤弟饶了罢！休使我病躯重复恹气。”瞿琰道：“大丈夫何懦弱若此？”瞿璿唯唯无言，俯首寻睡。

瞿琰即时写下请贴，付与苍头：“接车云甫、滑道士，立候有话，切莫耽搁。”苍头取路入城，先见了车云甫，递上柬贴，备道来意。车云甫先自出城，随后滑道士乘轿赶到。瞿琰迎入客厅，叙礼罢，一面整酒相待。滑道士先开口道：“相公乘夜相招，叨此盛设，不知有何见谕？”瞿琰道：“且吃三杯，从容告禀。”大家又吃了数巡酒。瞿琰举起大觥，满斟佳醞，奉与二老，二老接了，一饮而罄。瞿琰亲自执壶又敬了一杯，车云甫、滑道士又饮干了。瞿琰道：“今日屈留二长者一叙，非为别事，只因二家兄中年无嗣，久欲觅一妾媵，奈无可意者。日前于党宅，见侍女小春端方稳重，规模似乎有福。愚意欲烦二长者为伐，送聘礼与党姬，娶此女为家兄之妾，未知尊意允否？”车云甫道：“党姬念相公全家活命之恩，朝暮对天焚香拜祷，祈祝相公青春显耀，福寿无疆。今要此侍女，立刻可至，何须叨此盛席？”滑道士笑道：“自古说：‘成不成，两三瓶。’这酒席也是要

的。此亲事我二人去讲，不由党妈妈不允。三相公可选定吉日，抬人过门便了。”瞿琰道：“姻缘事非可勉强成就，老法士莫说的甚易。若得二长者赞襄，党姬慨允，即时送礼抬人，也不必选日了。”车、滑二人欣然允诺。大家又吃了一回酒，就于瞿家客厅歇宿。

次日，吃罢早膳，瞿琰令家僮牵过两匹马来，请二人乘了，相别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为兄求妾请星期，二老颓然醉玉卮；
今日御沟流绛叶，他年枯蚌出明珠。

且说车、滑二老迳回城里，到党家见了荀氏，备言瞿相公所托之事。荀氏道：“瞿相公要娶小春与令兄为妾，此女终身有倚，我亦放心得下。烦滑师太、车老丈为主，送到女到瞿门便是，何必行财过聘？纵然拿礼来时，老身断然不受！滑道士道：“知恩报恩，甚是老妈妈的好处。然无聘礼，难以娶人，连我等媒钱也没边际了。”大家齐笑起来。二人复上马出城，见瞿琰道知荀氏之意。瞿琰乐然，请二人进书房见了瞿璿将此事细细说了。瞿璿道：“此事出于不意，岂期弄假成真。”瞿琰道：“尊意久欲如此，心中单怕一人。”一齐抚掌大笑。瞿琰又入后轩，请瞿珏并母亲、二嫂出来，将替二哥娶妾之事说了一遍。瞿珏道：“贤弟张主例是，何必稟闻于我？”媚姨道：“汝小小年纪，专一扯虚头，招人嗟怨。倘二嫂不喜，如之奈何？”聂氏道：“小叔不要听娘的说话。我向日曾立誓，二哥不娶妾生子，决不相见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我做嫂的焉有更变？”瞿琰躬身

行礼，道：“贤哉，二嫂也！”趑身便走。聂氏扯住道：“三叔为兄娶妾，财礼出于何处？”瞿琰道：“聘礼一办包办，不荣嫂嫂费心。”说罢，迳入书房取出礼缎八端、聘仪百两，交与二媒往党家送上。荀氏收了。忙忙整办妆奁、衣饰，不下数百金，又将原礼带回，就烦二老丈送小春往瞿家来。此时瞿家预先备下筵席，延请亲友、邻族，拜见饮酒，只有聂氏闭门不出。当夜，酒阑人散，众婢仆秉烛送瞿璿、小春归书房里来。瞿琰自陪滑道士、车云甫客厅宿了。次早，二老作别而去。谢媒礼物，不复烦絮。

且说数日后，瞿琰行囊已备，辞别母亲兄嫂，带了两个小厮，取路进京。一路上风景不能尽述。不一日，早到长安，迳往枢密院来，见了刘仁轨夫妇，欢喜无限。刘仁轨当晚整酒洗尘，彼此道了阔别之事，又把家事说了一遍。瞿琰将党家二女被魔，至于史西鱼毙狱前后事由，说与兄嫂知道。刘仁轨道：“此事的系印竖通妖作叛无疑。我初抵京时，李枢密当朝秉政，此贼兀自藏首缩尾，不敢鸣张。近日李公辞疾归闲，这贼与许敬宗内外连结，总理朝纲，官家宠任，谁敢触忤于他？况乐知县毙犯灭迹，难以奏闻。”瞿琰道：“向日私憾，哥哥不与较论，是君子不报无道之义。今印竖结党谋叛乃国家大事，待其窃发，上危社稷，下害生灵，岂忍箝口不言？”刘仁轨道：“事虽重大，奈无踪迹可乘，倘激圣怒，谁能分解？”瞿琰愀然不乐。龙氏道：“小叔且省烦恼，缓缓从长计较。”

三人正议论间，门吏忽报：“戴爷相访！”刘仁轨忙整衣冠出迎。瞿琰问道：“什么戴爷，大哥如此迎候之速？”龙氏道：“戴公官居平章，讳至德，近日与哥哥交契甚厚。

今来相访，必有事故。”叔嫂趺出厅后软门边窃听。只见宾主叙礼罢，刘仁轨拂椅逊坐。戴至德道：“小弟有一密事闻，乞于静室中一谈方妙。”刘仁轨即携手进穿堂来。龙氏、瞿琰急闪进侧廊避之，让二人步入书室中坐定，又于窗外私觑。戴至德道：“数日不面，丰采倍常。然尊颜似含不豫之色，何也？”刘仁轨即将瞿琰所说备细剖露。戴至德道：“这阉贼门下所用之人，尽是凶徒妖党，那不轨之谋，容或有之。奈事迹未彰，难以陈奏。这贼现露一桩至毒至恶惨酷之孽，故私谒叩陈，密相计议。怎能够面圣力言，将印竖解尸剝骨，为万民泄忿，我等死亦畅快！”刘仁轨道：“暗合妖党，潜行悖逆，此贼已应族灭，尚有甚至恶之祸，乞大人赐教。”戴至德道：“数日前，小弟偶于御道行过，有一贫士拦街声屈。小弟停车细询其冤，彼言姓韩名相，儒业无成，室如悬罄。因地方报称常侍印爷收录幼童，演习歌舞，但选眉宇清秀，面庞洁白者，售介数十金。那韩相人贫志短，将长子寿微，年甫十岁，次子显微，年甫七龄，需索重价入手，将二子卖与印府去了。”刘仁轨道：“印竖既收录歌童，二小子已得安身之所，何惨毒之有？”戴至德长笑道：“可怜！可怜！若演习歌舞，何云惨酷？这贼子以一介匹夫日近龙颜，那赫奕受用，不下于官家，然所虑者惟寿耳。差人遍访名山仙境，祈求长生不老之术。有一方士，暗献龙髓万寿丹，服之可以不死。这贼子大悦，留方士于私宅整理药饵。老大人，你想那龙髓是什么物件？”刘仁轨道：“不过是龙肝凤髓之类，总属荒唐。”戴至德道：“如取龙肝凤髓，何足为奇！原来那方士传授秘诀，将赤金打成上平下锐的管子，炙于烈火之中，把肥胖孩童背剪绑缚于桩上，分

开顶发伺候。印贼取过炙热空心金管，照童子顶心凿下去，吸那脊髓来吃。用至四百九十人，自能延龄千寿。韩相二子俱罹惨害，故此称冤叫屈。小弟已慰彼暂回，从容探听的实，再行区处。日昨印戟门客骆箴突至敝衙，说这厮已吸下三百九十七童之脑，奈何一时无处对觅，不能完其七七之数。偶窥见骆箴幼弟，年方六岁，重价购求。骆箴受银佯允，暗负幼弟逃奔出首，恳求为百姓伸冤。刘大人，你想世间有这样痴蠢狠毒之徒，若不奏闻皇上，则此竖肆恶无穷际矣！”刘仁轨道：“当初商纣是一天子，单用著虺蜮炮烙之刑，剖心断胫之酷，终于身死国亡，贻笑千古。谅印戟不过是一阍竖，怎敢行这忍心至毒之事？恶贯满盈，未有不败者也！”戴至德道：“明日早朝，小弟率韩相、骆箴，候大人一同见驾，面执其恶，谅彼无可逃避。”刘仁轨慨然允诺。二人就于书斋内小酌数杯散讫。

刘仁轨即对夫人、瞿琰说其大概。瞿琰道：“此事大嫂与弟适已窃听矣！大哥入朝，携带兄弟一往。”刘仁轨道：“汝前上表辞官，圣旨又不宣召，怎好进朝面驾？”瞿琰道：“弟陪兄同去，暂于午门外站立。待戴平章劾过那事，大哥乘机将史酉鱼妖党奏闻。设或至尊问诘，可言弟亲身经历，悉知备细。弟于午门外候旨。官家若召我时，自有对答之言，管取无累于大哥也。”龙氏笑道：“弟兄骨肉，何累之有？你哥哥以一介布衣，官居二品，富贵极矣！若有变端，只索挂冠归去。但小叔未谙朝仪，怎好见得天子？”瞿琰道：“舞蹈之礼，久于书馆中演习，明日见君，何患失仪？”刘仁轨道：“见官里不是耍处，稍有差误，立遭谴责。贤弟务宜谨慎，切莫孟浪！”瞿琰道：“不须叮嘱，临期自有斟

酌。”弟兄们议罢，安宿不题。

且说戴平章别了刘尚书回府，乘夜呼唤韩相、骆铎聚于一处。次早，天子临朝，百官不约而会，同入朝班，山呼舞蹈毕。此时唐高宗御极，武后垂帘于后，政无大小，皆预闻之。天下大权，悉归中宫。黜陟生杀，出于其口，天子拱手而已。中外谓之二圣。有诗为证：

玉座羈縻类伏龙，权操生杀属中宫；
阴阳失位纲常紊，万乘何如田舍翁？

当下百官朝天子，随班退出。单有吏部尚书刘仁轨、平章戴至德，执简当胸俯伏于御案之间。天子道：“诸官皆退，二卿独留，何也？”刘仁轨道：“臣吏部尚书刘，有事奏陈陛下。”戴至德道：“臣同三品平章事戴，有事奏闻陛下。”天子道：“二卿有言，当秉公陈说，朕当默听。”戴至德道：“臣单为中官印戟肆恶虐民，潜谋不轨，若不及早诛夷，必有玷于社稷。”天子失惊道：“司宫掌理奏疏，也入禁闼，未尝离朕左右，怎能潜谋不轨？卿家休得妄言！”戴至德道：“圣明之下，焉敢妄言？如有一字之妄，自干天殛！”天子回头四顾，只见印戟站于龙座之侧。天子点头道：“汝来，度听戴平章讲话。”印戟趋出，俯伏道：“奴婢供役宫禁，咫尺宸威，一举一动，难逃圣鉴！平章何得遽言叛逆，欺诳圣聪？”戴至德道：“印戟积恶，濯发难穷。叛逆之谋，的有实据。只今杀害五百生灵，以图长寿，即此一端，亘古及今，未见之惨！虽剝骨粉身，不足以偿其罪！”天子失惊道：“延龄积寿，重乎修身洁行。况杀生乃持戒之

首，何以妄害数百生灵？卿言及此，朕甚骇然！”印戟道：“奴婢托万岁爷天恩，年逾耳顺，即刻受戮，已不为夭。何苦伤生戕命，抠肉补缺？不要讲数百条性命，但无故杀一鸡犬，便觉寒心，怎忍伤及万岁爷良民赤子？只此一节，足显戴平章妆诬坑陷，欺灭圣聪！”戴至德道：“印宫官休得巧言文过，希逃法网。现有冤主韩相、首人骆箝在午门外候旨面证，臣何为欺君诬陷？”天子道：“既有执证，速宣进见朕，辨明真伪。”黄门官奉旨，急出午门召二人入朝，俯伏阶下。天子道：“戴平章言卿二人首告印监妄图长寿，屠戮生灵。这事果否真伪，卿当剖露其实，朕即绳以重典。”韩相俯伏道：“臣习儒不就，家贫落魄，凭中说合，将二子卖入印府为歌童习技。谁想印中贵用方士延龄药饵，取金管伸入二子顶门，呼出脑髓食之。可怜二子死于非命，尸骨不知落于何所？可怜臣中年绝嗣，不孝之甚。无奈至于平章府告首，为二子伸冤。得见陛下，臣无任惶悚！说罢，哽咽而泣。天子惨然道：“残忍若此，死有余辜。”又唤骆箝，问其出首何事。不知骆箝怎么覆奏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

印常侍利口饰非 许侍郎庇奸获罪

诗曰：

罪逆滔天迹已彰，强词饰辩冀鸣张；
假饶济恶邻同调，只手难遮众目光。

禅真后史

话说骆箴因天子询其出首根由，当下奏道：“臣原为印府门客。宫官因延龄购药，方士莫觥献一丹方，要吃四百九十十个孩童脑髓，可以长生不死。印宫官已吸下三百九十七人之脑，其数未足，京师内外精洁孩童搜索殆尽。有监门火者与臣有隙，将臣幼弟篋儿报入，印宫官掷银索弟。臣念父母双亡，只存幼弟，怎忍害之？挈弟逃入戴平章府中，出首鸣冤。现存价银五十两为证，伏乞圣鉴！”奏罢，袖中取一锭大银献上。天子看了，龙颜大怒，喝卫士将印戟抓下。印戟高声叫屈，天子道：“汝要长生，害及数百生灵之命，寸斩犹迟，兀敢声屈？”印戟哭道：“待奴伸一言而死！”天子震怒不允。卫士正待擒下，只听得珠帘之内喝一声：“停著！”天子回首道：“卿有何言？”武后道：“适聆戴平章所奏，只以首告二人为据，一面情词，未足凭信，须待印戟分辨一番。如果情真罪实，方可施刑。其间倘因仇衅生情，捏党诬

陷，岂不枉行杀戮？”天子道：“卿言良是。”印戟道：“奴感万岁爷天恩，秉笔内禁。戴至德私行请托，奴奉公守法，不与徇私。今日驾言诬陷，祸基于此。奴前奉娘娘特旨，拜白马寺住持怀义爷爷为师，遵守佛箴，茹素戒杀，凡一切具性有灵之物，皆不敢伤，反行那杀人取脑、至愚至恶之事？乞万岁爷爷、娘娘圣鉴。”戴至德道：“现留方士在家，韩相、骆箴呈首，何得喋口强辩，蒙蔽圣聪？”印戟道：“韩相系未面无籍棍徒，骆箴盗银惧罪，戴平章收留结构，嫁祸害人。据彼虚词，诬奴杀害三百余童之命。奴斗室蜗居，又非荒野坟茔，将那三百余副骸骨置于何地？只此一节，立分真假。”武后笑道：“印戟这言语讲的明白。终不成那些孩童只生脑子，无有尸骸的么？”喝武士：“抓下韩相、骆箴，发刑部大狱监禁，候旨取决！戴至德妄奏欺君，本当取斩，姑念汗马微勳，削职归省。”戴至德卸下冠袍，谢恩而退。韩相、骆箴押入天牢，刘仁轨匍匐御案之前，厉声道：“臣有事奏陈，干渎天听！印戟使利口希图脱罪。那四百口童子之冤，犹为细事。然其阿附权奸，紊乱国政，私结妖民，潜谋叛逆，若待其党恶齐发，未免惊动乘輿。臣叨圣恩，职任百揆，敢不冒死奏闻！”武后听了，阿附权奸，紊乱国政”八个字，连声念诵数遍。猛然笑道：“‘阿附权奸，紊乱国政’这两句是讲朝内之事。谁是奸？谁是权？所紊者是甚国政？”沉吟半晌，又问道：“卿言印戟私结妖民，潜谋不轨，这是谋叛大逆，罪当灭族，此话更玄。卿且备陈妖民姓氏，并其潜谋作乱之由。稍涉虚妄，罪即反坐！”刘仁轨道：“臣为国家大臣，不能除妖剔蠹，奠安社稷，尸位素餐，徒生于世。陛下不听臣言，臣当自刎以明心迹，何俟天

诛？印戟共事妖党六人，分据于外，只候号令一出，旦夕作乱。臣弟瞿琰，前蒙圣恩除授为东都司理者，因年幼辞职省亲，于辰溪县收伏妖邪，亲历其事。臣焉敢妄劾印奸，自取欺君之罪？”武后怒道：“卿既姓刘，岂有弟为瞿氏？总属一党刁徒，侮弄官家耳！卿弟今在于何处？”刘仁轨道：“臣弟现临朝外，无旨不敢进见。”

武后唤近侍官传旨，召瞿琰面圣。瞿琰随下而入，整肃威仪，拜舞于金殿之前。武后隔帘窥觑，见瞿琰青年美质，丰采不凡，面如冠玉，目如黠漆，眉如新月，肤如白雪，齿如含贝，声如洪钟，手如柔荑，身如玉树。凝视一回，满心欢喜，忽失声道：“美哉！人如卿也！”将那一腔恼怒之方，顷刻变成和悦之色。当下不待天子开言，即令宫人出帘，引瞿琰进内。瞿琰预知高宗柔懦，大权悉归兰殿，亦行五拜三叩头、山呼舞蹈之礼。拜罢，俯伏于座前。武后道：“卿年方弱冠，尚居童稚之列，不须行此大臣仪节。”令宫人移过锦墩赐坐，瞿琰谢恩就坐。武后道：“瞻卿面庞，与刘尚书妍媸不等，何以称为兄弟？”瞿琰道：“臣幼年多病，亡父将臣寄养于刘兄处，抚育成人。姓虽各别，情胜同胞。”武后道：“刘尚书力言印监通妖谋叛，是卿擒捕逆党，果有之乎？”瞿琰正欲启奏，只见天子呻吟道：“久听纷言嘈杂，朕体甚觉不宁，且暂尔休息。”武后忙起身候驾。近臣、阍宦拥护天子登辇回宫去了。武后转升御座，令殿上诸卿平身候旨，刘仁轨等俱鹄立金阶。武后又令宫女移锦墩于前殿，钦赐瞿琰侍坐，复问前因。瞿琰将党家驱怪获妖，供称印戟所使，并乐知县毙犯于狱，甘和尚窝盗预谋，逐一陈奏。武后道：“观卿少年英俊，敷陈恺切、决非虚谬者，明早奏过

官家，差校尉捉拿乐知县，圣鹤寺僧人，下三法司研审。鞠出真情，即行诛戮。卿等暂退！”瞿琰俯伏谢恩，又道：“印戟设谋已非一日，娘娘纵之出朝，难免变生肘腋。乞娘娘将彼拘禁，赐臣手诏，并委大臣立刻检点家资，搜捕羽翼，正为迅雷不及掩耳，恶党易于歼灭。稍若迁延，必速其反。如无犯禁法物，助逆凶徒，臣当引颈就戮，以谢陛下。”武后笑道：“卿青年有志，正当为朝廷出力，何遽吐不利之言？”即喝武士簇下印戟，闭锁内庭。唤宫人捧过玉玺，搭印于瞿琰右掌。复令裸其左臂，武后将玉指抚摩，啧啧羡慕，然后提起御笔，写两行大字于臂上，云：“烦卿速入印家搜拿禁物，密捕党恶。不拘大小文武官员，拦阻者立斩。”又差掌刑太常卿卢承庆协同行事。瞿琰谢恩，同刘仁轨等出朝，约会卢太常率领御林军校奔入印戟府中。

此时，中书侍郎许敬宗抱病在家，忽闻门外喊声逼近，忙令家人打探。覆说刘尚书之弟瞿司理，奉皇后懿旨，抄拿印常侍家产，并擒捉党羽。许敬宗大惊，急整衣冠，跨马扬鞭，随后追来。只见御林军马密密匝匝围布印戟门首，尚未进去，许敬宗高声道：“瞿先生且慢动手！待奏闻皇上，然后施行！”瞿琰厉声道：“已奉娘娘懿旨，岂可徇私容缓！汝是何官，辄敢阻挡？”即裸起左臂示之。许敬宗跃马进前，见瞿司理掌中玉玺，臂上两行大字，慌的下马俯伏道：“臣该万死！万死！卢太常道：“设是他官，已应拿下。既云许侍郎，且候覆旨定夺！”许敬宗抱头鼠窜而去。卢太常道：“许敬宗与印竖交结甚密，此行毕竟面陈宸极，为之解救。皇上素无决断，一听其言，必有更变。速行抄籍，方为成算。”瞿琰深服其论，便令军校打入门去，无分男女老幼

尽行拿下。从前堂后门并库房、卧室、东西廊庑、书斋厨房、花园亭榭，遍处搜检，抄出：

冕旒一顶，嵌宝金冠十三顶，蟠龙镂花玉带七十二条，赭黄袞龙袍三十七领，玄色袞龙袍十二领，曲柄黄盖二顶，蟠龙销金帐帟五十二顶，檀香床二张，沉香小榻三张，黄金九十一柜，每柜一百六十两，白金二千三百七十五柜，每柜一千二百两，金银杂物二百三十四箱，绫罗纱绢、绉丝绸缎、羊绒、西洋火浣布等共六百二十一箱，夜明珠三十九颗，其次大小珍珠五斛有余。其外奇珍异宝、雕饰器用，不能尽述。

又于地窖中搜出：

宝剑五口，玉印一颗，金银印信一百余颗，刀枪弓矢、旗帜、盔甲、器械不计其数。

瞿琰未后于库底搜出木匣一个，封锁甚密。暗暗打开看时，是钤缝印信簿子一个，书柬几束。揭开一目，已知大概，忙收叠藏于袖中，与众人同出库外来商议。刘仁轨等一齐举手加额道：“此贼富堪敌国，朝廷洪福齐天，以致败露。不然，待其举发，何以解之？”瞿琰道：“卢老夫人与家兄备细开写抄没禁物、财宝单目，一面率领军校守护。待晚生奏过国母，然后解入朝来。”卢太常道：“贤契之言切当，速行莫滞！”瞿琰跨上龙驹，迳往宫禁中来，不题。

且说中书侍郎许敬宗飞马奔至朝门外探听，值殿将校说：“官家已回宫养病，国母娘娘尚坐朝未退。”许敬宗忙

入朝见驾，舞蹈毕，备奏：“瞿司理、高尚书、戴平章结党诬陷印常侍，乞娘娘著三法司并各大臣勘问的确，再行抄没未迟。”武后沉吟不语。许敬宗又道：“臣观印常侍举止谨朴，自事先帝以及陛下将及二十载，未尝有失。刘吏部等妄谋叛大逆并食小儿脑髓，陷以非常之变，臣切不平。乞娘娘宽恩详察，免被佞臣蒙蔽。”武后道：“朕心亦疑，待瞿司理查检一番，勘彼虚实，另行区治。”许敬宗欲谢恩，瞿琰早已进朝，俯伏殿前。武后一见，便觉笑颜可掬，忙道：“赐卿平身。印戟家可有些财谷之积否？”瞿琰奏道：“臣奉旨抄籍印戟家财，其金银、珠玉、缎疋之广，虽朝廷内帑亦不能及。”许敬宗道：“俗谚云‘田舍翁亦当积三斛麦。’印戟为一秉笔内臣，便有些财帛也不为过，何必如此妄奏天庭，没人之财，冒为己功，亦非士大夫气度？”瞿琰正色道：“侍郎为圣朝大臣，受皇家爵禄，怎与阉宦结连，屡为不法，今日臣奏明皇上，奉娘娘赐玺敕命，抄没印戟家产，又于中途违背懿旨，强行拦阻。上则肆志欺君，下则曲庇叛逆。臣已奉旨，本宜尽法，奈因圣朝元老，暂尔姑容。适言金银珠玉，内臣理应蓄积，然冕旒、袞服、宝剑、符印、盔甲、刀枪、堆塞盈库，亦是中官该有的么？”武后惊道：“此数物委实是卿目击否？”瞿琰道：“印戟所制禁物，极其精巧坚利。系臣等亲自搜检，卢太常逐一照数开单，以待具奏。臣焉敢虚言诳圣？”武后大怒，叱许敬宗道：“汝是国家大臣，反与阉奴交构，违背特旨，复以谎言欺上！若不加惩，何以正国家法典！吓得许敬宗汗流浹背，叩头请死。瞿琰奏道：“许侍郎冒渎天颜，法当谪贬。乞娘娘念开国勳臣，特恩赦宥。”武后笑道：“看卿之面，暂且容恕。”将许

敬宗叱退。瞿琰复奏道：“印戟家属，并不识姓名游僧方士，一应异服古怪之，臣共擒下二百三十三名，未经发落。外有所籍财产等项，未经解入殿庭，乞娘娘颁旨定夺。”武后道：“今日天色将暝，可将印戟家属发于刑部监禁，游僧人等押入金吾卫狱中，财产单目速解进中宫，以便检点。烦卿今夜于彼处监谿，明早解来。待奏过官家，升卿爵秩。”瞿琰谢恩出朝，复往印戟宅子里来，对刘仁轨等宣说国母旨意。刘仁轨乘夜将各犯分投监禁讫，发付御林将校前后守护。

当夜，刘尚书、卢太常、瞿司理就于正厅中，秉烛坐守。瞿琰令军校等门外回避，袖中取出那簿子书柬，递与刘仁轨、卢太常。二人展开看了，惊悚不已。原来那簿子之中是开写同谋共事文武官员的姓名，那书柬是来往密议的信息，其中识熟者甚多。卢太常叹道：“这事怎处？”刘仁轨道：“他事犹可徇私遮庇，这党恶相济，通同谋反大逆，非同细事。毕竟奏闻朝廷，一并除之，方免后患。”瞿琰道：“大哥之论固是，然此册柬一进于上，其害不小，不如焚之灭迹为便。”刘仁轨道：“贤弟且讲大害之故若何？”瞿琰道：皇上见此册柬，必然震怒。据名拷讯，决致蔓延波及，受枉诬陷、戮身灭族者不知几千万人，大损国家元气，其害一也；其中预谋者，不独内庭臣宰、阍竖耳，其外境官员、边寨将帅居多，一知事露，必致连结，据地作乱，朝廷难于征讨，大废财力，反害及生灵，其害二也。大哥岂不知汉末十常侍之变乎？又不鉴遭瞞昔日焚汉朝大臣将士与袁绍通连之札乎？假如犹虎啣人，势藉牙爪，若去其首，牙爪自戩。今只除灭元凶，则群丑丧胆矣！何必追究余恶，以召衅变

乎？”刘仁轨、卢太常深服其论，将册柬就于火上焚之。

三人坐至二鼓将绝，渐觉疲倦，正欲凭几暂息，蓦然起一阵怪风，豁刺地摇的屋宇皆响，灯烛将灭复明。众人股慄而起，尽诧异事。少顷，又一阵风起，那风势里裹著一团黑气，恰似潮涌的一般，迳扑入厅上来，把十余处灯光尽行吹灭，只留瞿琰案上那一枝大烛，惨惨淡淡、半明不暗的光景，耳边厢只闻得嚎哭之声，绕于前后。瞿琰猛省起：“日间奉旨而来，只籍没印戟家财，并不提起众孩子的冤枉一事，予之过也！予之过也！”即移步立于案外，高声道：“汝等受害夭折冤魂听者：日间奉旨，已将大恶印戟家属、外附凶徒二百余人尽行拿下，取决只待旦夕，足以泄汝等大众之冤。我当再奏闻天子，恳赐郭外之地，埋葬大众骸骨，堆叠坟茔，庶几魂有所依，不致暴露也。汝等有灵，速宜散去！”说罢，那一股黑气从案前随风旋起，飘飘漾漾，散为千百道白光，盘绕一回，复聚成一团黑气。如此散而复合者三次。未审现出什么奇怪事来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

众冤魂夜舞显灵 三异物宵征降祸

诗曰：

培塿恩泽遍枯骸，避害辞君救疫藪；
仁智两全人莫及，留芳千载颂奇才。

禅真后史

话说瞿琰因印戟大厅之内黑气盘结，仰天说罢，只见那一股黑气随风飞出堂门之外，化作数百道青烟，奔入墙里去了，案上烛光依然明亮。瞿琰令左右遍处点烛，刘仁轨、卢承庆聚坐一处笑说。卢承庆道：“小弟向来不信邪鬼，今夜见此异风疹气，赖瞿先生安慰而散，足徵鬼神之事非妄诞也！”刘仁轨道：“小弟亦然。但三弟何故知其是鬼？祝以善言，一哄而散。实是一副好胆！”瞿琰袖手而笑。三人互相谈论，不觉云际月低，林梢鸦起，又早天色微明。将校传报：“圣上差四位中贵爷到于门首。”三人急整冠迎入。中贵口传懿旨：“宣三位先生进朝面驾，令某等监解印犯财物入宫交割。”瞿琰把金银、缎疋、珠玉、杂物等项，交与整理抬运，将冕旒、袞服、宝剑、符印，犯禁之物令军校们赍捧，三人随身带入朝来。见武后舞蹈毕，卢承庆先将单目呈上。近侍官接了，展于龙案之上。武后从头至尾细细看了，

微笑道：“好一个大胆侈靡的监儿，官家兀自不知。”卢承庆复奏陈：“印奸犯禁法物已舁至五凤楼外，伏候圣旨。”武后即令取进来瞧，众官官于朝门外接了，传入金銮宝殿。武后逐一细细看过，沉吟道：“这阉奴办此袞冕、剑印，妄图叛逆，其间岂无同谋预事者？须著三法司严刑拷问这厮，追出余党，一并剿戮，以免肘腋之变。”瞿琰奏道：“娘娘究问党恶，固是斩草绝根的圣虑。然印戟利口雄心，阴险奸黠，自料反形毕露，族灭何辞？娘娘加以重刑拷掠，彼必攻陷仇家，株连良善，展转被害，以畅其意。此际不惟祸及无辜，抑且有伤圣德。依臣愚悃，只将印戟家属诛夷，现获党恶窜戮，不必深究其余。庶几内外奠安，人心悦服，谅无他变。伏乞圣裁！”武后大喜道：“卿言良是，足见至公为国之心。依此而行，朕不复不究矣！”瞿琰又奏陈：“夜间黑气盘旋，阴风绕激，满庭嚎哭之声。臣谅来必是众孩童们冤魂郁结，已用善言慰散。气圣恩给地埋其骸骨，以免暴露之惨。庶使存没沾恩，臣等无任感戴，武后道：“卿言那孩子们冤魂不散，给地埋葬，大是美事。然不知其尸骸在于何所也？”瞿琰道：“臣见那一股怨气散为灵敏百道青烟，奔入巍墙之内。臣谅墙外必是深坑隙地，诸童骸骨多分抛弃于此，待臣看明覆旨。”武后皆允其奉。

瞿琰等三臣退出朝外，复往印戟宅第周围墙外看时，前面临街，西首是一条小巷，东首是一带官房，靠后是河。四围并无一些骨殖。瞿琰又进宅里，重重墙垣看入去，都是天井廊房，亦无踪迹。刘仁轨等一齐诧异。瞿琰道：“今日若不检出骸骨，难免欺君之议。”卢承庆道：“不如提取印戟拷问，他自然招出。”瞿琰道：“我谅众孩骸骨将及四百余

人，此贼虑人窥见，决不敢抛弃于外。后面园子里遍地草色青润，又无坎坷坑阱之地，况两处池子水已干涸，一口大井其泉清澈。此数外似非堆骨者。以我度之，墙中必有缘故，上去一观，便知分晓。”卢承庆道：“墙垣耸峙，离屋尚有数丈之高，一时怎能飞上？”刘仁轨道：“唤匠人搭起鹰架，方可上去看其详细。”此时瞿琰性急如火，大咤一声，飞步上墙。众人急看时，瞿琰已行过屋脊。卢承庆大惊道：“奇，奇，异人也！”五个字未及说毕，瞿琰早站于墙顶，往下一看，惨然道：“可怜！可怜！这孩子们死得好苦也！”说罢，不觉泪流盈颊。下面看的人战兢兢把身不定，替瞿司理耽著干系，惟恐他跌将下来。少顷，瞿琰缓步走落墙下。卢承庆施礼道：“先生真仙品也！不然，何以能飞行若是？”瞿琰答礼道：“晚生从幼年戏耍中习成，乃末技耳。何足挂齿？”刘仁轨道：“我观贤弟长叹垂泪，莫非孩子们尸骸果在墙内么？”瞿琰道：“这贼奸险异常，非辱弟则众骨焉能露迹。原来墙系内外两层，中间一条长路，阔仅三尺，两头收狭，竟与一重墙相似。孩子们尸骸堆积于墙巷之中，重重叠叠，枕籍如山。其中亦有面貌身躯不坏者，使人见之，宁不伤心堕泪也？”刘仁轨等亦觉凄惨。当下瞿琰上马趋入内庭，恰值武后退朝。瞿琰就于候班阁子中写成表章，表入宫内。此时，印戟财物尽行解到内帑，戴平章等回衙候旨。

数日后，朝廷发下旨意道：“印戟谋叛食人，现存童骨、禁物，情真罪实，不必再行审鞫。方士莫觧，挟至愚至恶、诡秘不仁之方，诱畜监妄，害三百九十七童之命。二犯乃亘古及今未见之恶，俱凌迟处死。逆裔印星、乐彰，助恶不仁，欺君妄上，腰斩于市。其家属、党羽，不分男女，一

概处斩。圣鹤寺僧人，尽行发配边地为军。除现获叛党人等以外，不许株连一人。所有众犯入官田产，著户部官均派，给散与众屈孩童亲属，再量拨郭外余地埋其骸骨，并为一冢。复平章戴至德照旧供职，释放韩相、骆箴，出狱宁家，升刘仁轨为枢密府左仆射，卢承庆为吏部尚书，瞿琰为侍中大夫，各赐赤金十锭、白银三十锭、彩缎十端、袍带一袭。”刘仁轨、戴平章、卢承庆、瞿琰各各上表谢恩。圣旨复差卢尚书、瞿侍中为监斩官。当下拨御林军三千，摆围于通衢，刀斧手簇拥印戟家属并游僧、方士、凶徒共二百三十三人，绑缚列于市口。先斩印戟、莫觶行刑，照孩童们三百九十七人之数，碎剐其肉。其余人犯尽斩于市，满城士庶无不抚掌称快。有诗为证：

规求无厌复戕生，云扰森腾势莫横；
稔恶满盈机泄露，致令三族受非刑。

再说瞿琰奉旨，差官拣择郊外余地。直看至曲江西北，有十余亩官田可以为坟，即将印家夹墙拆倒，取出孩子们尸骸，埋葬已毕，堆土成墓。众百姓等感德，韩相、骆箴二人为首，募化钱粮，造一生祠于暮侧，装塑刘枢密、戴平章、卢尚书、瞿侍中四人浑身，四时祭祀不绝；至今小儿坟尚存。此时各官互相庆贺，共赏太平，只有瞿琰旦夕心绪不宁，每怀忧郁。

看官你想，瞿廷柏以一介弱冠之童，官为司理，复蒙圣恩升授侍中大夫之职，何等显耀！正该轻裘肥马，选妓徵歌，使势假权，恣行快乐，何苦恁地抱闷？其中有一段隐

情，不好明言，只可默会。这都是瞿廷柏素有来历源头的妙处。不似当今少年子弟，倚著父兄势利，便穿绫著锦，纵性妄行，居家畅饮高歌，出外乘车带仆。人面前多少装作？若倒提起来，倾不下一点墨水，也不枉了。可怜！可怜！个中也有识得几行字的，将那举人、进士稳稳地攥在手里，仰腰坦腹，睨视狂言，宛似那博古通今、饱学多才的气象，及其到老无成，空留下一场话靶。还有那青年进步的，自觉身在青云之上，觑得人不在眼里，徒知傲物轻世，那分齿德之尊？揖不过膝，拱不离胸，兀自出入公门，夤缘作法。这样轻浮子弟，若使为官出仕，必然贪婪无厌，擅行威福，恃才任性，误国害民，拽起满帆风，不致那覆溺的地位不止。怎如这瞿廷柏，年虽弱冠，智识老成！只数年间，干下许多功绩，并不曾矜夸妄诞，吊誉沽名。日前入京都时，不过将印戟谋叛情迹诉明于朝，然后赴东都司理之任。岂料武后一见，便欣然爱慕，暗存暱狎之心，故升他为侍中大夫，使朝暮可以亲近。不想瞿廷柏自那抚弄臂膊里，也自参透其意，待欲辞官，犹虑涉疑致祸，只得勉强就职，故心下屡怀不乐。

当下在枢密院中闷坐，忽见山东官吏赍本奏陈：十余州瘟疫大行，百姓死者甚多。乞朝廷特恩蠲免本年粮税，暂苏民困。瞿琰候奏疏送入内廷，即上本愿往山东施舍药饵，以救黎民瘟疫之害。武后见此奏章，好生不悦，对天子道：“瞿侍中在朝未及月余，即欲奉差远出。别样公务犹可，这瘟疫流行关系大数，岂能禁遏？况此生小小年纪，焉知医家玄妙？若使他去，妄害生灵！”天子道：“卿言是也。”忽一中贵官俯伏道：“以奴论之，瞿侍中尽可去得。”武后道：

“汝何以知之？”中贵官道：“奴前奉玉音，往印戟家监辖入官财物，刘尚书、卢太常因那孩童们的尸骸无迹，议论不定，猛见瞿侍中缘墙而上，才知分晓。”武后道：“何为缘墙而上？”中贵官道：“彼时见瞿侍中从墙下平步而行，倏忽间已至墙顶。奴婢想，瞿侍中若非异人，焉能如此神捷？娘娘差其普施药饵，多分保全黎庶之命。”武后听了，不觉悚然惊骇，暗思：“留此人入宫亲暱，亦不为难；设或真是异人，内廷难以驻足。不如乘机使之远出，实为便事。”即对天子道：“瞿生既有如此神技，决精歧黄之后。使其施药救济，百姓庶得全生。”天子首肯，武后代批圣谕，发下枢密院来，授瞿琰为侍中大夫，兼摄御医院正使，前往山东州县普施药饵，救民危疾。待宁静之日，另行升擢。瞿琰接旨，无限欢喜，辞朝别兄，带随行军校取路往山东来，不题。

且说山东博平州崇武县有一山，名为石鸣。山岩约有百丈之高，扣之其声清响。岩下有一道者，皤髯皓发，颜色如童。无分冬夏，身上只穿一件白布衲衣，未尝见其洗濯，洁白如故。人不知其姓名，但呼为“白衲道人。”修行于山岩之下，将及百载。于大唐乾封元年除夜间，正于蒲团上打坐，忽见山下灯光乱明，脚步声响。白衲道人疑惑道：“夜静更阑，况兼岁毕之宵，为何山僻中有人行过？”急起身往外一觑，果然骇胆，实是惊心！还幸喜这老者是个得道的高人，不为动色；若是那平常胆怯之人见了，岂不吓死！

看官，你猜除夜中有人从山岩下行过，却是兀谁？原来前面人身长丈余，脸生三眼，红须赤发，尖嘴獠牙，身上披著一领紫衫，右手执一火轮，闪烁之光照耀如同白日，左臂

上挂一红色葫芦。中间一人也身長丈余，黑脸大头，短须环眼，身上穿一领皂袍，两手捧著一面皂旗，颈上挂一黑色葫芦。末后一人身材虽觉矮小，面貌分外希奇，尖头阔额，碧眼黄髯，脚短手长，背高腹大，身上著一件黄衫，两手攥著一个黄囊，腰系一个黄色葫芦，从南首行来，厮赶著往北去。白衲道人见了，大是诧异，忙赶上喝道：“汝三位是什么人，半夜三更从此行过？”那三人急回头见了，忙稽首道：“不知道者在此，失于回避。万罪！万罪！”白衲道人道：“我瞧汝三人服色不一，面貌狰狞，兼且手中所执之物，更是奇异，谅来决非凡品。乞道其详，免人疑愕。”红髯的道：“予是火神，这皂衣者水神，黄衣者瘟神，皆奉上帝玉旨，降祸于人世者。”白衲道人道：“既奉天帝差遣，何以三人并行？”红髯者道：“予等前至博州，即分投地境而去。”白衲道人道：“请问三人所往者何地？所害者何家？所降者何祸？”红髯者道：“天机深秘，焉可轻泄？”白衲道人道：“静夜中，况临山僻去处，举目间只你我四人，言之何害？”红髯者道：“上帝因临淄官民合犯回禄之劫，故委吾至彼行事。”白衲道人道：“遭劫之家可有数乎？基俚日有定期否？”红髯者道：“玉旨批定日期于正月十五日辰时三刻，州前贞节坊下庞大诏家起火，至十八日未时七刻火熄，共焚毁官民屋过于九千三百七十一家。”白衲道人合掌道：“善哉！百姓遭此大劫，岂不城内为之一空？其间善恶贤惠不类，亦有分别么？”红髯者道：“大劫已定，一例施行，岂分善恶？”白衲道人叹息道：“上天既有一定之数，修身积德何为？还有一件，尊神手中火轮，臂上葫芦，有何用处？”红髯者道：“火轮乃起焰之种，葫芦藏荧惑之精，

变化无穷，谁能解悟？”白衲道人又问那皂服之人，皂衣者道：“予奉天帝之命，往淮河涌波作浪，覆溺来往船只。”白衲道人又问是甚日期？覆没船只几何？手内皂旗、黑囊是甚施展？皂衣者道：“天地间无风焉能起浪？予之黑旗，直竖风生，横招浪涌，乱拂则鱼龙叠至，静执则波定风轻。玉旨批下，二月初一日卯时初刻，淮内覆没大小舟船二百一十五只，溺死良贱男女老幼共五千三十四人。”白衲人道：“其间亦可解救否？在劫人数，岂无一二越数得生者？”皂衣者道：“天庭限定，纤毫不能更动。无分好歹，一例施行。”白衲道人长叹道：“既无善恶之殊，要此天曹何干？”复问那黄衣者是何神鬼？一色葫囊何所施設？黄衣者笑道：“予等奉上帝之旨，降灾祸于人间。公系隐逸道者，有甚干预？可必逐一细加询察？”白衲人道：“天理至公，福善祸恶。今闻二君之言，似乎善恶相混，灾祸并施，予心甚觉不平！水火二变，已蒙见谕。但不识此君葫囊服色皆黄，未审是何神异，敢不委曲求教？不知那黄衣者怎生回答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

散符疗疫阴功大 掘鼠开疑识见多

诗曰：

阴霾太盛日倾晖，怪异频生正气衰；
违众独施盘错器，瞿郎无愧挟天才。

话说黄衣之神因白衲道人盘诘，当下答道：“予奉天旨颁行，于五月初旬，博平四州二十三县遍行瘟疫。胡魅囊妖，各逞其力。凡一概忠臣孝子、义夫节妇、存仁积德之家，皆不敢轻犯，所侵扰者，都是那奸臣逆子、阴险作恶之门。葫芦、黄囊所贮药物，遍撒于诸州各县溪涧井河之内，除良善以外，服此水者尽罹灾厄。”白衲道人大笑道：“汝三神俱奉天庭差遣，水火无情，不分善恶，一概施行，甚非上帝好生之念。反不如瘟疫使者，福善祸恶，甚合天理。方显至公顺逆之报。”正说间，渐闻四野鸡声起，银河斗柄横。那三位神道齐和一声便走。这白衲道人两手攥住二神，抵死不放，单被那黄衣者脱身而去。红、黑二神大咤道：“老子苦缠，误了我等大事，岂不惧天曹谴责乎？”白衲道人笑道：“我只为生灵救释水火二难，便将我万刃加身，轰雷击首，亦所甘心，岂虑天庭之责？”红、黑二神意欲行凶脱走，奈何这老子道高德重，难以相犯。两下拖拖扯扯，不

觉天色将明。那二神无奈，只得撒下火轮、皂旗、红黑二囊，化作两道清风，望空而去。白衲道人满心欢喜，掘开岩下之土，将前物埋藏，用蒲团覆之，昼夜坐于其上，救了临淄一州房屋，并淮河千万人性命。有诗为证：

波涛汹涌焰飞腾，焚溺须知大数成；
白衲委身诒二怪，惠敷黎庶贺升平。

再说博平所辖四州各县，于乾封二年五月间，遍处瘟疫大行，死者甚众，故州县官只奏闻朝廷。此时瞿廷柏车从已临博平地界，本州官吏迎接入城。至廉访衙门，权为公署。众官备言：“诸州各县无分城市村乡，排家儿睡倒。不惟百姓死亡之惨，便是诸官家眷，病丧者相继。”瞿琰道：“天灾流行，预当禳解。况州县衙门原有医官承值，何不普施药饵，救济沉痾？”官吏道：“何处不建斋设醮、祈禳救度？并不见什么感应。州县药局中聚集明医高士，遍舍药剂，也不曾医的一人痊可。正是有田无人耕种，有屋无人居住，有路无人行走，故只得申奏朝廷，求蠲粮税。今幸老人大驾亲临，万民之福也！”瞿琰道：“本司感蒙圣恩，除授今职，正为这事而来，明日即有公文行下州县。凡我按临，随处要取硃砂、黄纸候用。切莫迟误。”诸官不知其意，唯唯辞去。次日，瞿琰升堂，博州知县亲送硃砂、纸札到来。瞿琰已写下榜谕数张，交与知县差人各处张挂，令一概病染瘟疫者，不拘官吏士民，给符一纸，烧灰吞下，立刻可愈。此时博州满城百姓闻知，纷纷倩人往廉访司中取符。这硃符恰也灵验的紧！患疫之人焚灰吃下，顷刻间腹中作响，解下些

黄水，便觉清爽，渐思饮食，三二日中，来复如故。瞿琰初时亲自给符，次后渐渐人多，应接不迭；将符托与知县转付各坊保正，散与患病之家，戒谕：“余剩之符，仍然交纳。倘有藏匿者，必染重疾丧身。”那知县、保正见灵符如此神验，谁敢藏留片纸？这瞿侍中亲往各州诸县巡行一遍，照样给散殊符，吞者即痊。不知救活几千万生灵，补足了天地间多少元气。这博平州二十余县百姓，各创行祠，装塑瞿琰金身，四时祭祀，以报其恩。这是后话，按下不题。

再表瞿侍中七月内离却长安，至博平来又是半载。此际见各州百姓俱已宁静，总章二年正月回京覆命。进朝见天子，山呼舞蹈毕，天子慰劳道：“博平百姓尽罹大疫，赖卿之力，周全亿万性命，卿亦劳剧之甚。”瞿琰俯伏道：“臣孱弱竖子，感蒙圣恩，锡以重爵，代国济民，何云劳剧？臣至博平，往返迟滞，有违钦限。乞天恩垂鉴，赦宥逗留羁缓之罪。”天子龙颜大悦，又道：“自卿去后，中宫即染内疾，迁延数月，不能与朕同朝视政久矣！朕思卿既能治疫，则诸疾亦能攻疗否？”瞿琰道：“臣之殊符，诸恙可治。娘娘龙体不安，臣明早画符进于璿宫。娘娘用无根水吞下，瞬息便能痊可。”瞿琰正待谢恩出朝，忽内侍传出国母懿旨，召瞿侍中入宫诊脉用药。瞿琰道：“臣之药与诸医不同，不用那望闻问切，只画对症灵符，立能奏效。”天子道：“中宫既宣卿面瞧病症，焉可不往？”瞿琰俯伏谢罪，慌随内侍入宫。举目细观，宫中景致，十分壮丽。但见：

雕梁画栋，永巷瑶斋。四围粉壁涂椒，遍处椳椽饰玉。
龙床垂锦帐，层层金壁辉煌。凤枕覆鸳鸯，霏霏麝兰旋绕。

穿宫太监身衣蟒，近座昭仪貌若花。

且说瞿侍中进于瑶斋之前，见武后头裹龙纹玄色之帕，身穿裘服，凭几观书。宫人报入，武后宣瞿琰进斋，俯伏山呼。武后笑道：“椒阁之中，不须行此大礼。”令宫人扶起，赐锦墩坐于几侧，细问博平事体。瞿琰逐一奏闻。武后道：“烦卿保全黎庶，不日奏过官家，必行升擢。”瞿琰顿首谢恩。武后道：“自卿去后，朕偶染一笃疾，已经数月。每一昼夜，三五遍胸膈作疼，最难禁受。御医院诸生虽用药调治，随止随发，势无定期。近日来愈加剧痛，朕觉惶惶，势甚狼狈。烦卿细诊脉息，果是不起之症，卿当直陈，毋隐匿以误朕事。”瞿琰暗思：“脉理深奥，未得真传，岂可遽行诊按？如竟辞不谙，反激其怒。大率妇人之疾，多根于气，若究得病之源，竟以恼怒发挥，必中其窃。”当下筹画已定，覆奏道：“臣医术以望闻问切为视病之本。臣观娘娘血华龙颜，声清神足，瞻视有常，语言循序，乃寿徵也。正当躬修圣德，辅助至尊，总理万机，以致太平之治。何因微恙，便云不起？待臣细诊龙脉，对症用符，片刻奏功。”武后大喜，令宫人取龙锦之袱放于几上，伸出如牙似雪、温香玉润的一只右臂来，令瞿侍中诊脉。瞿琰凝神闭目，将两指搭上诊视一回。武后又举起左臂，看罢，瞿琰俯伏于几案之前。武后忙舒春笋般纤纤玉指，轻轻扶起，赐坐再谈。瞿琰道：“臣按娘娘龙脉，肝息带弦，尺关洪芤，似乎恼怒中所染之恙。臣用宽胸开郁灵符，娘娘服之，顷刻见效。”武后大悦，道：“妙！妙！妙！卿医可夺国手，虽古之扁鹊、华佗莫能过也。且莫谈卿之符药灵难何如，但观切脉之神，宛

如目睹，岂不令人敬服。只为著亲侄周国公，朕前念椒房至亲，奏过官家，委以国政，兼署钱粮、武库事务。八月中，朝廷钦差薛郎将统领人马征剿高丽，彼面奏官家，说军中器械不敷，圣限紧迫，恳发御林武库中兵器暂给众军，候奏凯之日，交纳补足。官家允其奏疏，令国侄开库给与。谁想这库自先帝用魏徵九功舞偃武修文之议，即收兵器藏贮库中，几及三十余载。前启钥看时，只见杆棒堆叠满地，不见刀斧枪戟之影。官家闻奏，已自骇然。臣耐这一夥狂妄好事书生，捏党上疏，诬劾国侄恃宠横行，藏匿兵器，意图他变。朕此时见了奏章，猛然怒激，胸膈中便觉疼痛。卿言及此，切中病源，但不知果能痊愈否？”瞿琰道：“娘娘症候，不过是疥癣之恙耳，何人劳圣虑？”武后道：“卿药甚时可得？”瞿琰道：“圣躬有恙，臣子寝食不宁，岂容迟缓”赐臣硃砂、纸札，立刻可献。”武后令宫人捧过笔砚、硃砂、黄纸。瞿琰书罢符篆，便欲辞出。武后道：“卿少年隼拔，岂不知臣子事君父之理乎？”瞿琰道：“臣事君以忠，子事父以孝，乃三纲五常之理，臣岂不知？”武后微笑道：“卿既知纲常伦理，汤药亲尝之论何在？今日天色已暝，留卿暂宿宫中，焚符整药，调摄朕躬，还烦参酌国侄库中亡失兵器一事。卿毋辞退之速！”瞿琰心下已解其意，忙俯伏奏道：“臣用符药，单取那阳健阴柔之妙，方奏奇效。不然，徒用无益。”武后道：“何为阳健阴柔之妙！”瞿琰奏道：“此如娘娘龙体，秉坤顺至柔之气，如用药，宜选阴人于亥时阴旺时分，汲无根水焚符调和，伏待娘娘服下，俄顷见功。又如臣等蝼蚁之躯，倘用药时，必须阳人调摄，才有实效。若使阴阳混淆，此符有何灵验乎？”武后道：“聆卿析言，已知

阴阳化工之理。但交亥刻服药，这时候尚有余暇，与卿一谈，以祛睡魔可乎？”瞿琰道：“臣得待龙颜，亲聆珠玉，臣无任感戴！然圣体未药之先，不宜嘉言以乱神气。须默坐观想，则药奏功甚易。”武后是个聪明绝出的皇后，见瞿琰屡屡危言求退，心下反喜他是一少年英哲、真诚君子，又想思：“符药或用阴阳之术，似亦近理。”故不复逗遛，令中贵官二员、宫人四人，执边宝炬送归私第。瞿琰叩首谢恩，正待出宫，武后又宣转叮嘱道：“朕侄周国公失去军器一事，烦卿心询察。倘有踪迹，必加卿以不次之赏。”瞿琰领旨出宫，迳回刘枢密院中来，厚赠中贵、宫人回宫覆旨。

当晚，刘仁轨兄弟叙情，彼此将往事说了一番。瞿琰道：“皇后以周国公武库失兵器重务委弟询察，弟想这事实为特异，难以稽查。”刘仁轨道：“昔日你爹爹在日，将一切药书授我，曾于《本草大全》上见一种异药，名为麒麟鼠，善能食铁。其肠可为利剑，价值千金。兵器库中镇以石狻猊，则无此鼠之害。以我度之，莫非今日亦是这光景么？”瞿琰道：“大哥何不以此说奏明朝廷，亦见博古之才。”刘仁轨道：“孟子云：‘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。’古本虽载此说，未可必其真否。如孟浪奏闻，倘库中无迹，反获诬君之罪，是以不果耳。”瞿琰道：“大哥所议，乃老成斟酌之见，然著述书籍，必是老师宿儒、高人达士之笔，若无稽考，徒传何益？明日待弟宛转奏闻皇上，其说在于有无之间。且开武库试寻踪迹，有则古典不讹，无亦不欺于上。”刘仁轨点头称善。

弟兄们商议后，又经数日，中贵官传国母懿旨，宣瞿琰入朝。武后道：“前服卿神剂，朕宿病即痊，已曾转达至

尊，擢卿爵秩矣。”瞿琰道：“君父有恙，剖肝割股，臣子之职当然。既娘娘龙体痊安，满福所致，臣何功之有？”武后道：“朕危症复瘳，实赖贤卿符药之神，何谦抑如是耶！前因国侄武库之失，托卿询察，曾有主见否？”瞿琰道：“臣前奉旨，为周国公查考武库所失物件，实无踪影。臣闻人言，禽兽昆虫之类，亦有食铁者。臣细思，其说荒唐，不足深信。然宇宙间常闻怪事，容或有之。求娘娘传旨，委国戚与臣等一同入武库一观，或失或存，便知的确。”武后大喜，就于御案下写下旨意，宣周国公武承嗣、吏部尚书卢承庆、侍中大夫瞿琰、侍中张文瓘、中书令郝处俊，率军校百人同至武库，复查所失军器。旨意一出，满朝臣宰尽笑武后之痴，连武承嗣亦暗中疑惑。当下奉了玉旨，相约五位大臣，同到武库中来。管库官吏开了锁钥，众人齐入看时，但见杆棒堆积满地，并不见尺寸之铁。众人四散观望，满腔子怀著暗笑，都道国母心痴。信这稚子虚谈诡说，空在此鬼混。这瞿琰留心寻觅，自前厅转至西厂，只见贴墙屋柱边有一小穴，光溜溜似有物出入的模样。瞿琰令军校用铁锹掘将入去。掘至五尺多深，其穴又转一弯，就随弯掘下去，数尺有余，又转一弯。瞿琰看了，暗忖：“个中必有奇物。”又喝军校锹下。随弯倒曲，共有七个穴道，约有三丈之深，只见一坑方圆九尺五六，四围光洁可爱。中间横铺一榻，乃红土堆就的，宛似人家床帐。瞿琰看了，更是骇异。上前细看，土榻之上，居中乃三片赤泥，侧通一窍。瞿琰仔细端详，心下甚喜，令军校周围张物布置，跨上土榻，亲自动手拨开赤泥，只见二鼠端伏于中。但见：

深坑屈曲，赤土玲珑。蹲卧处，光净无尘；出入径，峻嶒有景。圆耳细目，视听极聪；平额阔唇，行藏最滑。淡青头尾，似断续之云；洁白身躯，如平堆之雪。

那二鼠猛然见了瞿琰，急纵身跃起，早被军校举布袱罩了，紧紧攥定。一齐欢喜道：“今日才出库中执役之枉。”张文瓘、郝处俊笑道：“凡鼠种类不一，处处有之，何以知其食铁？乃妄诞之辞耳！”武承嗣兀自不信。瞿琰唤军校拿银丝笼一个，将二鼠捉入笼中，回朝覆旨。

次日早朝，天子坐于前殿，武后垂帘听政。周国公武承嗣、吏部尚书卢承庆、侍中张文瓘、中书令郝处俊、侍中大夫瞿琰朝见毕，武承嗣将库中所擒之鼠奏闻天子。武后令取过鼠笼，验其真伪。武后看罢，笑道：“瞿侍中足有卓见。此鼠圆耳细目，阔嘴平额，头尾皆青，遍身雪白，亦为世间罕物。可有名否？贤卿又何知其能食铁也？”瞿琰正欲答应，旁边转过中书侍郎许敬宗执简当胸，向前启奏。不知所奏何言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

白马寺怀义嫉贤 大峡山羊雷仗义

诗曰：

深宫暱爱挟飞仙，峻岭谋财雀逐鹞；
淫盗两途君莫羨，到头终必受迍邅。

话说许敬宗见武后问瞿侍中异鼠之名，从旁奏道：“臣观此二鼠高不过一尺，重仅这数斤，细齿薄唇，焉能食铁？以二小鼠，纵使有食铁之技，亦不致吃尽满库器械。总属无稽之言，有何实据？瞿侍中难免欺君这罪。”瞿琰道：“适奉玉音，清查武库失去兵器。臣思此库墙垣高耸，重门扃固，何由致盗？假使盗去，亦无处藏匿。臣与兄刘枢密暗加搜索，臣兄言自古有食铁之鼠，其肠可铸为利剑。故奏闻陛下，试往库中踪迹，果于深穴内取出二鼠。其形状古怪，实世人之所未见，贡至内廷，与陛下、国母龙目一睹。此二物名为鼯鼠，声鸣如磬，嚼铁如泥，载于古书圣典，何为妄上欺君？”武后道：“二卿不必争论。适闻瞿侍中言其声如磬，其肠可铸为刃，以此二项试之，立分真伪。”许敬宗道：“娘娘天鉴甚明。倘这二鼠声不如磬，肠不能为剑，岂不是瞿侍中诳欺君上？”武后道：“今日得此二鼠，试观瞿卿之

言符验否？又非他要功冒禄，何谓欺君？其言验，足显博古高才；其言不验，付之一笑而已，有何罪哉？但不知此鼠何以得其声叫？”瞿琰俯伏谢恩，奏道：“娘娘欲听二鼠之声，取利锥刺其股则鸣。”武后唤宫人取出金针一枚，递于宦官，逐二鼠于笼角，以针刺去，二鼠一齐嘶叫，果然其声如磬，清韵盈耳。天子与武后听了，龙颜大悦。合殿臣宰、宫监合声称妙，只有许敬宗默口无言，呆立金阶之下。武后见了，宣许敬宗近前，付与匕首一口，令其剖鼠取肠。许敬宗怎敢违忤？只得裸拳伸臂，取二鼠剖开。剜出五脏看时，果然奇怪，赤心、青肺、白肠、黑肝、黄胆，五脏按五行之色。天子看了，啧啧称妙。武后道：“二鼠之肠，虽然洁白可爱，其质柔软，焉能铸成兵器？”瞿琰道：“肠虽柔软，入火则坚。陛下拣选良匠，用文武二火锻炼，取蒸池之水淬砺，和以九炼纯钢，自成宝剑二口，可名无价之珍。”武后取肠交与周国公武承嗣收贮，留下鼠皮藏于宝库，以志奇物。此时众官皆欢喜朝，惟有许敬宗奉后旨持刀杀鼠，暗忖受屠夫之辱，满面怀惭，无颜而退。瞿侍中回枢密院对刘仁轨备言前事，刘仁轨无限之喜。有诗为证：

庇奸昔日免凌夷，恃宠犹然妒大儒；
圣母宽恩不深罪，操刀只令作屠儿。

且说周国公武承嗣领鼠之肠回府，转委工部官员寻访良匠打造宝剑。这工部侍郎姚元崇差人询访精于打造军器匠人，本部员外郎乐虚觅得一人，姓许名铕，系东平人氏，善造军器，就于铁作局中起工。这许铕原系高手，见监工官吏

说知鼠肠铸剑之事，许铢禀道：“诸禽各兽能吃铁者，其肠胃俱可成器。须赐静室炉厂煤炭二火，并令人取蒸池之水、东夷之铁，三者齐备，匠人便可动手。”工部官从其差拨，逐一打点齐备。两月之后，许铢造成宝剑二口，用七宝装饰剑鞘，奉与工部侍郎姚元崇，转呈周国公武承嗣。承嗣送入中宫，武后细看，二剑之光闪烁，长有三尺二三，色如白练；试以杀人，不染血腥，吹发自能两断，果为至宝。武后将二剑收藏宝库，重赏许匠人并工部官吏，又奏过至尊，说：“瞿侍中以符药救疗博平十余州百姓，复痊婢子之疾，又清查武库，取出鼠宝，上解至尊之疑，下释国侄之罪。瞿生有此大功，理应升擢三级，授为大理寺少卿，兼署出入粮储。将日前妄奏周国公诸生尽行远谪。”天子允奏，颁旨于各衙门知悉。瞿琰接旨，入朝谢恩，辞还爵秩不受。武后道：“卿有大功者三，今暂升卿职，不日另行迁擢。今坚辞不受，莫非以爵轻禄薄为嫌？”瞿琰顿首道：“臣感天恩，未有尺寸报效，复赐显秩厚禄，无任感戴之至。然司谏诸官，皆以说言正直为任，前周国公库中失去器械，众言官责以失检点，而复规以临守自盗，盖尽公，非为私也！陛下因臣清查明白，突将言官等贬谪，是以臣害之也。臣何敢当？愿削臣爵位，复诸司谏之秩，庶几人心皆安，言路不塞。”天子大悦，道：“视卿天才耀颖，况复宽厚不伐，少年若此，实为难得。依卿所奏，尽赦诸谏官之罪，卿亦就职毋辞。”瞿琰才叩头谢恩而出。当晚批出圣旨说：“许敬宗系朝廷大臣，不思尽忠报国，屡屡嫉贤妒能，本宜重惩，姑念开国功勳，削职闲住。”此时，瞿琰择莅大理寺之任，与刘仁轨因同在长安为官，人人悦服。天子、武后不时宣召入

宫，评议国政。内中有妒忌的佞臣欲行谗谤，看了印常侍、许敬宗的样子，谁敢多言？故此瞿少卿建议，朝廷无有不从。

光阴代谢，不觉早过了两个年头。左枢密刘仁轨因父亲刘洸归闲鄂州，年老病故，率领家眷丁忧回籍去了。瞿琰留于京都，年纪二旬，未曾婚娶，多少皇亲国戚、宦室豪门托媒说合，尽皆却而不就。当下正值弘道元年十二月，高宗皇帝驾崩，太子显即位，改元嗣圣，尊武后为皇太后。二月，太后废天子为庐陵王，立豫王旦为皇帝，内外政事皆决于太后之手。复立武氏七庙，又擢番僧怀义为白马寺主，以念佛诵经为名，出入宫禁，得幸于后，丑声远播。眉州刺史，英公李敬业起军扬州，太后遣大将军李孝逸将兵征讨。瞿琰常召入宫中赞画机务。怀义暗觑他青年标致，举止温雅，又见太后言听计从，甚相亲信，心下暗忖：“这官儿若久侍椒房，难免偷香窃玉，不如及早逐他离此远去，以除心腹大患。”日逐在心，无隙可入。当日侵晨，正和武后在龙床上作耍，宫娥传报清海防御使差官赍本奏称：“清远县巨寇羊雷、潘三澥聚众数万，据州僭县，大生变乱。官军不能抵挡，远近震动，势甚猖獗，求朝廷速遣大将统兵征剿。”武后闻报，不能尽兴，忙披衣而起。急欲出朝聚集大臣商议，怀义道：“陛下素有胆略，人皆称为女中大帅，今闻此小警，何尤怖如是耶？”武后道：“卿家但精房帙之术，岂解国家大事？前李敬业这厮与骆宾王、唐之奇等移檄州县，共谋作叛，虽遣大将军李孝逸率兵讨之，未闻捷献。今复清海骚动，离此较远，倘一时四远响应，仓猝难以征服。这是切身之害，故朕心深以为忧。”怀义道：“海寇山獠，恃险负

固，不时窃发，恣行掳掠，意图金帛子女，欲满则退，乃疥癣之疾耳，何劳圣虑？陛下欲图万全之计，只遣一文武兼全臣宰，督率将士，领兵征进，势如摧枯拉朽，管取马到成功。”武后道：“朕亦知速发精兵，破彼乌合之众，成功甚易。遍想满朝大臣，并非文武全才之士，故朕心犹疑不决。”怀义道：“臣观大理寺少卿瞿琰，倜傥不凡，才猷拔萃。陛下委以重任，必能立业建功。”武后道：“瞿少卿青年有志，才德俱优。朕朝暮咨以国政，辅翼庙堂，岂可使之远出？”怀义道：“辅弼朝纲，固云重务。然剿夷贼寇，亦非细事。如委托不得其人，必贻国家大害。”武后沉吟半晌，允其所议。傍晚发出圣旨：“授瞿琰为清海军经略使，监督正将二十员、裨将五十员、马步精兵五万，外钦赐宝剑一口、令旗一面，便宜行事。清海军十四州四十七县军兵，尽行调遣。所有一应杀戮，不必奏闻。”瞿琰见了旨意，反生欢喜，暗思：“谗佞盈朝，忠良遁迹。久恋于兹，必招重祸。”即时辞朝。文武官员一齐饯别，迤迤领兵前进，不题。

且说这清海地境，春秋时为南越地，三国时属东吴孙权统辖，名曰广州。至唐高祖改郡为州，易名清海。其地脉总百越，山连五岑，夷夏粤区，仙灵窟宅。本州所属清远县有一好汉，姓羊名雷，排行第一，乃大罗山猎户。生得面如锅底，身似金刚，一部落腮胡，两只硃红眼，双臂有千觔之力。凡入山捕兽，惯用一杆纯铁钢叉，重五十余斤，独自一个出入深山穷谷之中，撞著豺狼虎豹，手到成擒。性虽急躁，最有义气。父亲早丧，事寡母劳氏，极其孝敬。忽一日早上，羊雷见天色晴明，吃了酒饭，倒提著钢叉，取路往峡

山上来寻觅野兽。行了十余里山径，看看走至岭上，忽听冈侧树林里人声喊叫：“救命！”羊雷忙奔入一步看时，只见两条大汉，腰里插著刀斧，将一个后生背剪绑了，正待下手。见羊雷撞到，吃了一惊。羊雷大喝道：“青天白日，你两个在此杀人，莫非谋财害命么？”一大汉道：“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我等与这厮系杀父之仇，在此报冤。客官，你自请行路，莫要多管！”那后生高声叫屈，喊道：“爷爷救命！这两个是我义男，骗我至此杀害！”羊雷再欲诘问，只见那条大汉怒目拔刀，待要照后生面门劈下。羊雷大喝一声：“慢著！”一钢叉戳去，将那执刀大汉兜胸脯搠倒。这条大汉叫一声：“啊呀！”转身便走，被羊雷赶上，一叉柄打翻。慌忙替后生解了绳索，扶起问其原故，后生道：“某姓潘名厓，祖居三水县，家颇富饶，每往两浙收买缎疋生理。这二贼是某家生子，一名潘鲈，一名潘鹿。三日前好端端同出门来，行至此间，陡起凶心，将我捆倒。不是偶遇尊驾，这一命早已归阴。”羊雷道：“义男谋害家主，其中必有委曲。”向前看那二人时，那一个胸脯中叉的，闭眼擎拳，早已气绝。这一个被叉柄打伤的，昏晕方苏。羊雷一手抓之，喝道：“汝好好将谋杀家主根源对我实说，姑留一命。送官缓处。稍后迟延，不吐真情，照那贼样子，兜心也是一叉！”原来被戳死的名潘鲈，这人名潘鹿。当下潘鹿哀求道：“待小人直说，乞好汉饶命则个！”羊雷同潘厓坐于石坡之上，令潘鹿跪下快讲。潘鹿道：“小人奉二伯爹并主母之命，几次令我二人谋害小官人。小人念主仆之情，不忍下手。”羊雷怒道：“好胡说！自古道：‘六耳不同谋。’设计杀人是那暗中暧昧事体，怎有主母、伯爹数人计议之理？总属荒

唐！”咄的一声跳起身来，提叉便搦。潘鹿叩头道：“待小人细说便是，求好汉见饶！”羊雷怒目切齿，倒提钢叉，喝道：“快讲！快讲！倘有一字虚诈，教汝顷刻身亡！”潘鹿道：“家庭事务，小官人在此，怎敢调谎！二伯爹乃小官人嫡亲伯伯，彼有三子，因家事不及小主，几遍价要承继一子过来，小主不允，记恨于心，故此屡生谋害。近来小主母因小官人在浙西娶了一妾，暗怀嫉妒。况小官人出外日多，小主母暗与伯爹第三子通奸，故此两下合计，谋死小主，一来占了家资，二则一窝一处的快活。先与我二人二百两银子，杀了小主，找银八百两。此是真怀计，求好汉饶放革命！”羊雷问潘厓道：“这言语不可假么？”潘厓道：“小可先人与凶伯同胞，先祖存日，将财产一般分析。先人善于经营，十年之间，成了万金家计。凶伯尚气好讼，将千金之产浪费大半。要把兽兄承继，奈寒家通俗不允，以致仇恨生谋。况近日贱荆举止异常，窥其动静，似有外情。或两恶相济，暗谋杀害也。”羊雷道：“尊府价仆共有几人？”潘厓道：“苍头、小厮、男女等不下三十余人。”羊雷道：“价婢如此之多，令伯何独用这二人？”潘厓道：“此二奴之父原属兽伯，因彼家道萧索，复归于我。”羊雷道：“据此参酌，的确无疑。然此事关系甚重，难以容忍。且到草舍一饭，同往敝县首明，再赴上司告理申冤。”潘厓拜谢。

羊雷掘土将潘厓尸首埋了，把凶器交与潘厓，理条绳子绑了潘鹿，一同复回原路。到羊雷家里来，对母亲说了，忙忙地整办酒饭搬将出来，满案上都是些野味，鹿脯、虎鲈、麋肉、兔腊之类。二人饱吃一餐，又拿酒饭与潘鹿吃了，迳取路往清远县来。到得县前时，天色已暮。把门人役

问了备细，且在衙前俟候。少顷，知县坐晚堂，皂甲将三人带入，跪于厅下。潘厓、潘鹿一齐叫屈。知县道：“汝三人夤夜声屈，却为何故？”潘厓把伯子、浑家合家谋害，并山岭偶遇羊雷救命情节，没头没绪的说了一遍。县官喝道：“山径杀人，事体至大。听汝言语含糊，难以凭信！”羊雷跪上案前，禀道：“这人姓潘名厓，系三水县缎商。有嫡亲伯子与他浑家合计设谋，将二百两银子，贿嘱义男潘鮓、潘鹿二人，于峡山岭下将家主捆绑，正要下手。彼时小人上山打猎，偶从岭下冲出，救了潘厓。路触不平，已将凶仆潘鮓搠死，存潘鹿为证。这是爷台所辖地方，小人与潘厓先行首明，以为日后申冤张本。”大尹道：“他家义男在山僻间谋杀家主，刚刚又被尔冲破。即然冲破，只应救了潘厓，拿二仆见我，审断定罪，才是个道理，怎么为救一人，反又杀死一人？令复乘夜出首，企图脱罪。事迹涉疑，难于准信。”羊雷听罢，不觉瞋目上视。未知怎生回答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

卞心泉赂贵救亲 羊大郎肆凶拒捕

诗曰：

匿瑕贪垢是良谋，侠气雄图惹祸尤；
勇往直前无芥蒂，羊君应抱杞人忧。

禅真后史

话说羊雷因大尹把杀潘鲈一事斑驳不信，一时怒气填胸，厉声道：“那贼子见小人盘诘，口虽答话，张目持刀欲行砍下，若非小人用叉搠倒，潘厓难免刀下亡身。自古说：‘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’我老羊是个铁汉，路见不平，开除此贼，事迹真实，何用涉疑？”左手指著刀斧道：“这凶器可为死证。”右手指著潘鹿道：“这凶徒堪作活证。小人今日首明，非图脱罪，只因杀人于清远山中，恐贻害近山百姓。老爷若欲归罪小人，小人甘受；单便宜了恶党凶徒，得以藉口。下次杰士谁敢仗义救人，自投罗网？”县官大怒道：“白昼山径杀人，关系匪轻，我怎不要详细审鞠？这杀才反大言抵触！我偏不用死证活证，只断你杀人偿命！”羊雷大笑道：“要杀便杀，吾何惧哉！可惜朝廷用了恁样官吏，岂不激变了百姓？”县官大恼，喝军校将羊雷拖翻行杖，潘厓忙叩头道：“好汉因我杀人，乃是一团侠气，为公

非为私也。小人情愿代责！”县官不理，站出公案，喝教将羊雷重打。羊雷伸著两腿，任他行杖。打至四十竹片方才住手，取出一面铁叶重枷将羊雷枷了，贴上封条，令牢子押入大狱中监禁。将潘厓主仆二人发下招房拘锁。次日早堂，签押已罢，狱内提出三人，带领件作人役，亲自上马往峡山来检验尸伤。潘鹿掘土取出潘鹞尸首，与县官看了伤痕，著落地方办棺收殓。县官回衙，依然将三人监下。此时，遍处传说其事。

却说回岐驿前有一富户姓卞，号为心泉，与羊雷是姑表弟兄。闻这消息，带些银两，忙入县中探望。牢头节级得了财物，放进狱中与羊雷相见。羊雷备将前事说了，卞心泉叹道：“热心常管是非多！当今之世，是那奸巧机变的人占了便宜，似贤弟耿直无私、舍己为人的多招飞祸。今系此不见天日之处，谁来救恁？”羊雷道：“天地间死生自有定数，何足介意？但可惜日前急忙里差了念头，不放潘厓走脱，自行出首，同禁囹圄。这不是救人不彻之处，深中痛恨！”卞心泉又安慰一番，相别出狱，迳入招房里来，见了潘厓，埋怨道：“我表弟羊雷为兄禁于大狱，坐视不救何也？”潘厓道：“小可家门不幸，骨肉相戕，遭此大变，反累令亲受无妄之祸，我岂不欲救助？节级哥几遍价说合，有通关节的活路，早下锹掘，可以挽回。奈旧岁将资本托与浙西店家收买货物，目今出行只带的随身盘缠，怎能够救令亲出狱？故此朝暮尤煎，觅死无路。”卞心泉道：“我有一计，可救舍亲，但所费之物，兄肯绍否？”潘厓道：“足下若能救出羊兄，一概费用，加倍奉还！如若虚言，天雷可击！”卞心泉道：“既如此说时，我且去酌议停妥，然后奉闻。”潘厓欢喜应

诺。

卞心泉离了招房，回家和浑家商议救羊雷门路。浑家道：“羊叔叔系是至亲，理应救护。但人命重情，县官作对，非大破钱财不能分解。况羊叔叔家事凉薄，倘代他应去，这银两决无下落。我与你著甚紧要？”卞心泉道：“羊家兄弟系嫡亲瓜葛，暂时落难，我与你岂忍坐视？凡使费之物，不拘多寡，自有一囊主绍还，愁他作甚？所虑者，县主恶厉，等闲间近傍他不得，因此与决不下。”浑家笑道：“银子若有边际，要觅门路，诚为易事。”卞心泉道：“据我论之，钱财易处，门路难寻。”浑家道：“近山识兽，傍水知鱼。我等生理人家，怎解公门径路？我想，苍头卞诚的老婆舅娄小狗是本县门子，何不唤他来商议？必有分晓。”卞心泉省悟道：“是呀！是呀！”即唤卞诚去寻娄门子讲话。傍晚，娄小狗方来，见了卞心泉，声喏道：“员外呼唤，本应立时造府。因敝主宴客耽搁了半日，万罪！万罪！”卞心泉道：“你是个官身，进退由不得自己，怎讲‘得罪’二字。且请坐下蔬饭。”娄小狗谦虚不敢就坐，卞心泉一把捺定坐了。二人吃了数巡酒，娄小狗道：“员外见招，不知有何吩咐？”卞心泉道：“日前峡山杀人，被县主监系狱中那一条汉子，你道是兀谁？”娄小狗道：“那汉子唤做羊雷，讲是本山猎户，委实生得雄伟，像个杀人不眨眼的凶徒，故敝主生疑，拘禁于狱。”卞心泉道：“这羊雷是我嫡亲姑舅表弟，面虽丑恶，心实鲠直，专一抱不平，替人出色，惹下这场大祸。我意欲出力救他，奈无门路可入，故请兄来面议。若有可通之径，我亦不吝钱财。”娄小狗道：“原来羊公是员外至亲，天幸！天幸！稍若迟延，待这人去了，则羊

君弄假成真，今生断不能脱离大狱。”卞心泉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”娄小狗道：“半月之前，敝主小奶奶的哥子来衙里探望，就便讲说分上，图一个小富贵。小奶奶吩咐合衙人役，寻觅三五百两的人情才妙。员外，你看这清远县窄小去处，怎有那大来头关节？舅爷坐了十余日，好生嗟叹。小奶奶心下不乐，终日与老爷作闹，要赍发银两与他回去。你想酸鬼的银子，不是性命？怎肯囊里取出来与人？单好生发别人的钱钞，做那官路人情，乃读书人本色。那晚，敝主因人命重情，盘诘了几句，谁料羊君是一卤莽直汉，出言唐突，触犯了敝主，受下一顿竹片，押禁牢中。敝主正入私衙，兀自怒气未息，发话道：‘这人命事未否真实，欲待拘提潘厓家眷审问，系于隔县事体，做甚冤家？明日差的当捕役押解回三水县去，任彼查鞫便了。’次日，不知何人通言语，敝主变卦，说潘厓家事巨富，暗令节级索彼白银五百两，送与舅爷，登时释放出狱。数日来不见动静，我谅羊、潘二君祸事不远。敝主变转脸皮，提出狱来，重刑拷打，不怕你不屈陷成招。拟成大辟，申文转详上司已定，再无可生的机括。员外有心救援令亲，作速整办银两方好。”卞心泉欢喜道：“这机会甚妙，但五百两之数，觉乎太多。”娄小狗道：“羊君乃尊府至亲，姐姐又蒙员外妈妈抬举。小子可有用力之处，无不尽情。员外一壁厢打点财物，明日候早堂事毕，小子自来相约。切莫迟误！”卞心泉又劝了数杯，娄小狗相别去了。卞心泉乘夜秤兑银两，专候消息。

次早，娄小狗溜入县衙厢房内来。此时天色尚未明亮，那舅子睡著问是何人，娄小狗道：“小提门役，有事禀上舅爷。”那舅子笑道：“来的却好！有甚事床上来讲。”娄小狗

走近床前。那舅子一手搂定，极头极脸地干了一火，才问道：“你为甚事侵早至此？”娄小狗撒娇撒痴的将前事说了，又道：“潘厓、羊雷都是小人至亲。遍处措置，只凑得三百两银子，内中说合者加二扣除。舅爷看小人薄面，莫嫌轻鲜，老爷处善言方便，饶放二人出狱，实感再生之德。”那舅子满口应承：“只要现兑银子，扣除之数，任凭你罢。”娄小狗趑进私衙，伏待县官出早堂。事毕，慌奔至卞家来，说：“我已将这事对舅爷说了，彼一口咬定，非五百金不可。小子又展转哀求，彼即慨让二百金，但要现兑入手，方才行事。”卞心泉欢喜，随即兑银交与娄小狗。娄小狗道：“员外，不是恁般行事！这银子毕竟要员外当面交割，彼此放心。小子怎挑著干系的担子？”卞心泉道：“老成持重之论也。”唤小厮背了银匣，一同取路往县前来。娄小狗借一间空房接舅爷与卞心泉相见，将银子秤估、交割明白，两下相别。午后，县官取出三人，重录口词。对潘厓道：“我老爷闻知你的系旧家，何以遭此内变？今放汝回去，凡事将就些罢，不可复去兴词告理，妄费钱财。”潘厓道：“谢老爷金言！”县官指著潘鹿道：“这奴才谋害家主，法应凌迟处死。然不知与那死者孰为首从，暂且监禁大狱，从容拟罪。”潘厓道：“谢老爷天恩。”只见这羊雷圆睁两眼，看著公座，县官笑道：“是了，那晚我老爷屈责你几下，今瞋目上视，莫非怀恨乎？”羊雷道：“杀人偿命，理之自然。责我几下，何恨之有？”县官大笑道：“汝面貌虽然丑恶，却是一条鲠直肚肠。还有一件，若果系潘魮、潘鹿谋害家主，汝仗义杀其一人，足称侠气。倘徇私妄杀无辜之人，你那死罪还脱不去哩！”羊雷道：“砍下头颅，不过碗口大小一个

疤痛。要杀便杀，何必老爷如此反覆劳神！”县官冷笑道：“到底汝是一个刚直不挠的汉子，难得！难得！”当下令潘匡回籍，羊雷宁家，将潘鹿依然押入狱中。

出人出得县门，卞心泉迎著，忻喜倍常，领二人到家下将养。潘匡道：“小可于山中险受凶徒杀害，幸遇羊老丈仗义救取。今系囹圄之中，又感长者施仁解释，铭刻于心，誓当报效！尊府所费之物，返舍后随即奉偿。”卞心泉道：“且从容见擲，不必恁地慌促。”羊雷道：“据你们言语，大哥用甚银两么？”卞心泉笑道：“所费不多，只去得白金三百两，托娄门子转送与大尹的舅子，才放得贤弟出来。”羊雷十分感激。潘匡便欲动身，卞心泉留定，过了一宿。

次日，羊雷谢别兄嫂，和潘匡取路回大罗山来。到了家下，留潘匡于外厢，自进内室见了母亲，细说前事。劳氏道：“十余日儿不回家，教我想的好苦！谢得龙天护佑，赖哥哥教你出狱，不然怎样了结？”羊雷道：“萍水相逢，也是宿缘一会。儿便受些苦楚，中心无怨。今潘官人要回家去，儿虑他孤身无伴，山路难行，意欲护送到三水地界方回，娘不必悬念！”劳氏道：“这也是好事，一去就回，切莫耽阻。”羊雷整出酒饭吃罢，潘匡谢了劳氏，二人遂离了大罗岭，迳取东南山路而行。傍晚借一村舍人家歇息，次日赶早趲路。

行至西官镇上，饭店中打中火。二人正待举箸，背后一人将潘匡劈领揪住，喊道：“强贼在此，众人快来！”潘匡回头看时，认得这人，忙叫：“哥哥为何？”早被一夥青衣汉子攥住，取一条臂膊大小的绳子夹脖子吊了。原来那伙人是三水县中积年缉捕公人，奉著县主钧帖，因潘匡亲伯潘有

廉告称：“有本银二千三百两，托义男潘𩚑、潘鹿随侄潘厓同往浙西收买缎疋。不期兽侄辄起谋心，纠合大罗山强盗羊雷，于路杀死潘𩚑，尽劫银两，反赴清远县出首，以图漏网。乞本县拘提众恶亲审，追赃正典。”又虑缉捕公人不认的潘厓，故唤长子潘厠同来擒捉，不期于饭店中相遇。当下，潘厠见羊雷生得雄伟，与兄弟共桌吃饭，对缉捕说：“这人面貌丑恶，决是强贼羊雷，一并拿下送官。”众公人喊一声“是”，一齐簇拥向前擒捉。羊雷手起一拳，打中潘厠额角，仰面便倒。众缉捕一齐抽出暗器，攒拢乱打。羊雷侧身闪过，扳起一只桌脚，横拉将出来，就如猛虎一般，势不可当，近身的皆被打倒，离远的倒退出门外喊叫地方救应。羊雷飞奔出去，又打倒数人。此时欲待救了潘厓同走，见镇上四围人集，只得单身退步。后面地方保正闻说是大盗，又见行凶拒捕，打伤了公人，聚集四十余名士兵、健汉，唿著哨子，执了枪棒，云飞电掣地从后赶来。羊雷听得喊声渐近，四顾无处藏避，就于路旁扳下一杆树枝，反迎将转来接著众人，大喊一声，打将入去。众人齐举枪棒劈面刺来，怎当的羊雷力大如山，挺著那连枝带叶树槩，刺地一扫，众人连排儿跌倒。随后又一夥人拥上，又被羊雷攉倒，其余四散奔走。羊雷拽开脚步，迳往西北山径中去了。

地方保正见羊雷去远，不敢追袭，搀扶打伤之人回至西官镇，与缉捕等共五十余人，监押潘厓同往三水县来见大尹，细禀其事。大尹亲验众人之伤，十分骇异，缉捕等与地方人役，破颅折臂、损目伤脸、血肉淋漓者，共三十五人。大尹大恼，不由潘厓分辨，拖翻打了四十竹片，发下狱中监候。

次日，拘唤潘厓浑家、并潘有廉父子四人、通族邻里，细加审鞫。潘有廉道：“小人三子，懦弱无能，只可坐食，故将二千余两血本，托与义男潘鮓、潘鹿，随恶侄同至浙地收买缎疋，为糊口之计。不料潘厓暗中串清远县大盗羊雷杀死潘鮓，将资本尽行劫去，复设谋出首。幸清远官爷参破，监候狱中。小的已经告明，蒙老爷差公人勾唤恶犯，为义男伸冤。谁想巨盗羊雷肆恶伤人，复行遁去。求爷台只将潘厓严刑拷讯，自有羊雷下落。”大尹唤潘厓审问，这潘厓连声叫屈。未审怎生分辨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

三戒铭心权避迹 一餐大嚼定交情

诗曰：

少年锋气不寻常，侠骨棱棱义泰山；
退敌一身威拔距，辞亲三戒泪成斑。
挥戈浪战谁为弱，赤手相持孰是强？
虎啖坦然成莫逆，英雄何必治行装。

禅真后史

话说潘厓因潘有廉当官一口咬定，要他还羊雷下落，上前分辨道：“潘鲟、潘鹿原系伯伯之人，为因家事寥落，将此二仆卖与小人。现存文契，通族皆知。小人见二仆颇善经营，故带他出去帮助生理。谁想兽伯因承继不遂，用银二百两，暗嘱二仆于峡山岭下谋害小人。天幸本村猎户羊雷路过，一时仗义，将潘鲟搦死，为何反诬告小人谋财害命？实为冤枉。乞爷台电豁超生！”潘有廉道：“恶侄言语含糊，难逃老爷天鉴。既无小人寥落，为何又有二百两银子贿嘱仆人谋害？只此一端，立见情弊。小人白雪雪二千三百两银子交付于他，彼时侄媳韦氏眼同收贮。老爷不信，只问他便知真假。”大尹唤韦氏近案前推问，韦氏道：“丈夫临起程时，伯爹原面付二千三百两银子，妇人眼同收拾。去后路上谋害

事体，妇人实不知情。”潘厓大怒道：“哦！哦！潘鹿讲你与恶兄有奸，我兀自狐疑不信。今日串同一党，倾陷丈夫，奸情毕露，天理何存！”大尹发恼道：“我这里是什么去处，辄敢高声喊叫！”令左右掌嘴。潘厓含屈，不敢做声。潘有廉又道：“小人义男潘鹿，现系清远县狱中，求老爷差人提回，并调潘鳐尸首检难。还有拒捕强徒羊雷在逃未获，恳天恩作速追拿。”大尹道：“我已知道，不必多言。”当下，将潘厓枷上镣扭押入大狱，以外一应人等暂候候审。被伤之人，亲属领回医治。一壁厢差公人赍关文至清远县提潘鹿，并调尸首，一壁厢拣选合县能事、积年捕役六十余人，分投捉缉凶身羊雷并亲族家眷。又行下榜谕，四远张挂：“有人擒获羊雷出献者，官给赏银五十两；窝藏者，一体治罪。”此时天摇地动，遍处喧传。有诗为证：

侠气凌霄戮不平，潜鳞敛甲入沧溟；
任君令出风雷迅，烟水茫茫何处寻？

且说羊雷自西官镇打倒众人逃脱回大罗山来，一路暗想避难的去处：“近村难以藏身，不如下海，另寻生计。只舍不得老母，欲待带了同去，又防掣肘难行。若使弃撇在家，难免官司蒿恼。”左思右算，无计可施。又想：“自行投到，老娘终无靠傍，不如且下海觅了安身之所，再思计策接母亲团聚，未为迟也。”一路以心问心，算计定了，不觉已到自家门首。意欲过门不入，迳自逃窜。急忙忙走了数步，蓦地里心头一转：“老母年过七旬，只有我这个逆子，今日惹祸招愆，远离家舍，若不禀明而去，心下何安？母亲不容我去

时，另作理会。” 趯转身回入家内，见了劳氏哭拜于地。劳氏惊骇道：“汝送潘官人回三水去，怎么来的甚速？又何故恁地悲切？” 羊雷含著两泪道：“儿路遇三水县公差，激怒打伤，欲待远逃避难，只是难舍母亲，不觉伤心痛切。” 劳氏道：“向来汝卤莽生事，做娘的训诲不下，致有今日之祸。然事已临头，徒悔何益？汝作速远去，不必因我耽误。” 羊雷道：“逆子此去，多分是下海经营，尽有安身之处。但虑娘年老，孤村缺人侍奉，又愁官司惊扰，无钱使费，故此放心不下。” 劳氏道：“我虽年老，还喜清健，朝暮绩纺，兀能度口。假使官司著我身上还人，我年老人自有圆活，汝当放心前去。” 母子抱头痛哭一场。劳氏又取下手中戒指一枚，递于儿子道：“我谅你此去，一无亲戚可投，二少资本生理，恃著有些膂力，决行非常之孽。凭你翻天倒地，做甚经营，我做娘的天各一方，料难拘束，故将戒指与汝，谨戒三事，切莫有忘！” 羊雷跪下道：“娘亲戒谕，儿当佩服。不知所戒者是甚三事？” 劳氏道：“第一戒，莫行劫掠；第二戒，莫妄杀人；第三戒，莫贪色欲。汝能守此三戒，即为孝子。或者天可怜见，我母子二人尚有相见之日，也未可知。” 羊雷悲泣受命。身带干粮，手执钢叉，别了母亲，迳取路往东莞县来。

晓住夜行，奔驰数日，早到大奚山下。羊雷暗忖：“山岭险峻难行，盗贼出没去处。天幸过得此山，便可为航海之计。” 当下肩上横担叉柄，扎瓜起衣服，大踏步跨上山坡，迤迤而行。顷刻间走过了五七个冈子，忽见对山十余个大汉，手执器械，拦住去路，大喝道：“来者快留下金宝，放汝过去！不然捆送山主，任凭发落！” 羊雷大怒，两手举起

钢叉、直冲过山来。众大汉迎往厮杀。交手处，羊雷将数人棚倒，其余四散奔走。羊雷直冲出谷口，前望离海不均匀，心下暗喜。急急奔落岭下。只见前面是一林子，密匝匝树木遮蔽，黑丛丛山径难行。心下惊疑未定，忽听得锣声响处，林子内闪出一条勇汉，头戴一顶茜红扎巾，身穿一领细花小袖锦袄，腰素五彩绒绦，手挺一杆竹叶长枪，飞奔前来。两下并不打话，各举兵器厮杀。一来一往，斗至百余合不分胜败。二人正斗到深处，不提防两胁有人冲到，弩石乱发。羊雷措手不及，失脚踏于礮下，被众人馄饨样捆了，抬到东北上山寨之中。

那戴茜红扎巾的勇汉居中坐了，将羊雷撇在当面，众喽罗仍出寨外听令。那勇汉喝问道：“汝是甚处村夫，打从我山寨里乱闯，兀敢大胆格斗！汝纵是八臂哪吒，怎出的我老爷之手！”羊雷大笑道：“砍嘴贼徒，辄夸大口！今日若非众贼奴助力，汝已做叉下之鬼！那勇汉大怒，唤左右：“拿去砍了！羊雷就地大喝一声，却似半空中起个霹雳。两臂用力一挣，“矻铮铮”把绳索迸断，“托”地跳起身来，拔出寨前架上大棍，乱打上来。那勇汉手中没有兵器，却也心忙，望后便走。羊雷赶进一步，那勇汉猛掉头，见一铁灯檠竖在壁旁，急忙抢在手里，迎住厮杀，被羊雷挺著木棍逼将拢去。那勇汉局促定了，不能施展，急切里生出智来，忙弃下铁灯檠，双手来迎棍子。羊雷正举棍劈面打来，那勇汉把头一侧，棍了从旁削下，被勇汉一手抢住。两个壮士攥定一根大棍，扯来拽去。两下用得力猛，把棍子折为两截。一齐撇下断棍，扯住衣襟厮打，两个遂滚做一团。合寨喽罗各执刀剑，一拥而来。那勇汉忙喝住：“不要动手！待我自打倒

这贼，才见手段！”羊雷道：“我若惧你，不算做汉子！”两个自壁角直打至中堂，巾帻、袄子互相扯的粉碎，众喽罗围定呆看。从晌午打到申牌时分，但只见拳捶脚踢，头撞肩捱，满寨中滚遍，并不分一些上下。那勇汉忽失声笑道：“罢了，且住手，停会再打。”羊雷也觉的腹中饥饿，力懈臂酸，亦大笑，随机放手。众喽罗禀道：“这莽汉不知贵贱，辄敢冒渎虎威。大王不行斩首，反与之较力作耍，孩儿们不知何意？”那勇汉“咄”的一声，喝道：“胡讲！你们省的什么！等我喘息暂宁，自有议论。速速整饭来吃！”

少顷，寨里摆出饭来。羊雷塌地坐了，偷眼觑是什么嘎饭。只见案上摆著一盘肉包子、一碗烂炖猪蹄、一大盘牛脯、一碗鲜鹅、一盘牛乳、一碗肉糜子、两尾青鲫、大壶清香热酒。两旁排列著持枪仗剑喽罗，那勇汉端坐当中，大碗子呷酒，大箸子吃肉，只听得口中“咽 嚙 啍 啍”地响。羊雷看了，当不的咽喉中嚙唾作起波浪来，好生眼热，大喊道：“好受用！好受用！何不请我与共食？少顷拳下留情。”那勇汉低头大嚼，只是不理，将那诸品精肴将次吃了一半。羊雷按捺不下，跳起身奔至案前，大声道：“我来吃了！”众喽罗待欲拦挡，那勇汉笑道：“让他入来。”羊雷左手按定案子，伸出右手五个铁锥似指头，抓来便吃，提起那酒壶“骨都都”呷个不住，倏忽间，吃得酒壶罄尽，盘碗皆空。那勇汉欢喜道：“足下还能用否？”羊雷道：“若蒙见惠，贱腹不辞！”那勇汉大笑道：“真壮士也！”唤喽罗撤去杯盘，取出新衣一袭、巾帻、袜履，请羊雷梳洗更换。

那勇汉也重整衣冠，迎羊雷入后寨宾馆中。行礼毕，逊之上坐。那勇汉道：“壮士贵姓尊名？仙乡何处？因甚事手

持凶器，孤身从敝山经过？”羊雷道：“小可姓羊名雷，祖居大罗山下，世以打猎为生。今因避难远奔，偶从贵寨行过，误冒虎威，死罪！死罪！敢问寨主姓字，在兹几经岁月？”那勇汉道：“卑末姓潘，贱名三澼，祖贯东都人氏。先祖流寓建州，家颇饶裕。卑末自幼父母双亡，好勇尚气，最喜结识江湖上好汉。数年之中，把家资荡尽。偶因小忿，杀人而逃，暂借此山驻扎。不期偶逢大驾，恁地了得，私心爱慕，意欲屈留共事，不知允否？”羊雷暗想：“前思下海，事属渺茫。今有此安身佳处，暂且相依，再图后计。”当下起身道：“小可一勇之夫，并无片技可取，感蒙寨主相留，愿充麾下小卒。”潘三澼甚喜，令倭罗宰杀猪羊，摆列于大寨之中。焚起一炉好香，点起两枝大烛，二人对天立誓结义。因羊雷长年，潘三澼下拜为兄。聚集合寨倭罗，参拜已毕，二人就于后寨饮酒作贺。

酒至半酣，羊雷复问潘三澼避难之因。潘三澼道：“小弟幼习枪棒，良迹江湖，数年前，从一师长往括州行教，路遇一夥恶少强与师长较棒。家师名为霍飞龙。棒到之处，无人可敌。彼时众恶纷纷败去，心怀惭忿，拘集数十人于僻路邀住家师，登时打死。小弟意欲鸣冤，奈彼众我寡，无门控诉，就暗中打就一柄利刀，藏于身畔，以候代师长报仇。不期一月之后，偶于绿波亭妓馆遇众恶少攒聚嫖赌。正是狭路相逢，怎能回避？被小弟砍倒七人，亦被走脱了几个。小弟乘夜逃回建州避难。偶从此大奚山行过。细看这山，四围险峻，共有三十六屿。前面谷口窄小，堪作出入之门，后滨大海。可为退路。故凭险自守，拦截来往客商，夺下财帛，聊为生计。上托皇天护佑，一二年之间聚集倭罗数百，创造屋

宇营寨，筑砌关隘垒壁，以为固守之计。数次官后蒿恼，皆被我杀败，自此望风远遁，谁敢正目相觑！小弟又将倭罗分为三队，造成大小船五十余只：“分一队下海生理，分一队于各屿余地耕种，这一队更番巡哨，邀截客商。故此钱粮尽有，受用无穷。今得大哥入伙，山寨倍生光彩，但不知大哥何事至此？”羊雷将那峡山杀潘鮎情由，并赴本县出首坐狱、卞心泉出银贿赂，得以放回，因送潘厓，路逢三水县差人拘提，以致拒捕，打伤缉捕地方人等，从头至尾告诉一遍。又道：“感贤弟收录，实出再生。但一心悬念潘官人被缉捕擒拿，回县必遭毒手，系我救人不到底之故，纵死也不瞑目！”潘三漈道：“大哥且休性急，待弟从容思索救他计策。今日且尽欢畅饮，莫生烦恼。”羊雷称谢，开怀尽量而饮，不觉沉醉，就于灯下裸起乌丛丛虬筋盘绕的两只大臂膊，笑道：“不亏汝力大绷开，这时候已为肉醢！”潘三漈道：“大哥绳断之际，手中若有刀斧，小弟这条性命亦难保全！”说罢，二人拍掌大笑。羊雷又道：“今日幸为一家，使羊某死中得生，何等恩谊？但适者息争饮食之时，贤弟似乎太毒，若非我攘臂自取，险些儿饿断饥肠！”潘三漈道：“小弟被兄逼来，只得抵死相敌。及至罢手时，力疲筋懈，遍体索然。故急觅酒肉，暂济馁躯。又想饿虎见食，未有不抢。及后兄据案大嚼，旁若无人，已见兄慷慨不群，非矫情诈态、寻常儿女子景状。只此一饮一啜，便生交结之心。”羊雷道：“古人说！‘臭味相投，便称知己。’管鲍分金、桃园结义，大率如此。”潘三漈点头道：“然也！”二人说到知音处，重剔银灯再举觞，直饮到漏传五鼓，遍处鸡声，二人同入帐房安宿。

次日早膳之间，羊雷又提起为潘官人事体忧心，醉后尚不能安枕。潘三澹道：“不劳大哥费心，小弟已算计定了。我想令友此去，毕竟羊落虎口，吉少凶多。问官审起人命重情，况复拒捕伤众，刑杖牢狱之苦，这是碗盛碟盖的受用。所虑者，他浑家有了外情，决至暗行谋害。须作速著人多带银两，往三水县狱中使用，单买他留其性命。待拟罪成狱时，决然转解上司。本寨乃清海必由之径，预差的当倭罗于要路等候。凡遇来往所解罪犯，尽行拿入寨中，管取令友全生，不陷罗网。”羊雷听罢，不胜欣喜。当下，潘三澹取出赤金三十两、白银二百两，交与心腹倭罗，星夜赶至三水县，吩咐：“如此如此而行，设有差池，罪归汝等！”那倭罗领了寨主之命。即下山取路往三水县来。

话分两头。再表潘厓于西官镇被缉捕等锁吊回县，被伯子潘有廉用钱财买嘱上下，县官不容潘厓分辨，打下竹片，发入牢里。潘有廉又与侄媳商议：“等不的县官拟罪，预先开除了这厮，方免日后之虑。”不知这韦氏主意若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

喽罗赠宝救冤民 孔目收金宽狱犯

诗曰：

有钱十万可通神，祸转为祥死复生；
吏役若非金入手，潘生冤抑债谁伸。

禅真后史

话说潘有廉在三水县中上下用了贿赂，设计谋死潘匡，以除后患。当下复与侄媳韦氏商议，韦氏此际热血攒心，不顾夫妻情义，取出银两交与潘有廉。潘有廉入狱中，见老禁子说知情节，先送下六十两白银，待事体了结，另有酬谢。原来这禁子唤作舒宽，年过五旬，未有子嗣，浑家暴氏，娶妾含苞，还且一两个小厮。一家儿饱食暖衣，尽堪度日。当日舒宽告假，袖银回家。吃罢晚膳，袖内取银子递与浑家。浑家一封封接了，万分欢喜，问道：“这项财物从何处得来？”舒宽将前事一五一十的说了。浑家道：“惭愧！今得这几十两银子，我两口儿老景尽够快活。”含苞在旁道：“老官、妈妈既有了银子，足以受用，何必奴家在此蒿恼？”舒宽笑道：“我娶尔为妾，单为著生男育女，接续香火。一家骨肉，怎讲这‘蒿恼’二字，终不然有了银子，你便怎么？”含苞道：“原来老官儿为无子娶我哩。若这样

损人利己干那没天理的事业，不要讲今生无子，兀该罚你五七十世做个孤老！”舒宽笑道：“我也知道赚这银两是丧心损德的勾当。但我这忤逆道路，不恁地行事，你两个妇人家只好呷风。”含苞道：“不然。自古说：‘天不生无禄之人，地不长无名之草。’假如不去充这禁子，终不到饿死的地位。你方才讲，潘厓早年父母双亡，单单孤子一身，那兽伯、恶妻串同谋陷，一个为图谋家产，一个为色欲丧心，故造下逆天大恶。你老人家为著甚来？可怜！可怜！竟不去思前算后，只为著几贯臭钱，好端端害人性命？”舒宽道：“生计如此，教我无可奈何！”含苞道：“你两个老人家且把心头摸一摸看，你贪了赚钱，谋害了潘厓之命，岂不是绝其后代？你又思想生出儿女来接续香火，只怕皇天有眼，这世里休要指望！”暴氏听了，点头道：“有理！有理！老子快把银子还了这厮，莫要行此昧心之事！”含苞道：“妈妈又差了。若还了那厮的财物，毕竟另寻门路，终久潘厓难免一死。”舒宽笑道：“替那厮行事，你讲伤了天理；不收他钱时，又说差了念头。进退独篱，实为难处。”含苞道：“据我主见，管取不难。如今且将银两收下，那厮来催逼下手时，你覆道：‘狱中耳目较近，急切里不能动手。’捱至大爷审断后，若出豁了小潘罪过，这是天开眼了。倘定小潘抵命，少不的递解上司，亦当与彼说知，途路防人暗算。万一救得此生，也是你老人家一桩大阴德。”舒宽道：“这也是了。但这六十两银子如何发落？”含苞道：“更是易事。将银子称估明白。用纸封固，上面开写某年月日潘某贿嘱者。倘若告发，执此对理，银子拼的入官，那凶徒难脱谋陷亲侄的罪哩！设使不行索取，捱过一年半载，待事务完结时，落

得将那银两用度。这不是不损心田、不折便宜的勾当？”舒宽夫妻两口儿喜的拍手打掌，就于灯下把那银子封固停当。封口押了花字，这一面志记月日情节，交与含苞收了。大家且吃了一回酒，归房安宿不题。

再说，县公人赍了关文，往清远县投下，县尹随即拘唤大罗山地方保正捱查羊雷亲族。地方保正禀覆：“羊雷系孤村居住，并无簇派至亲，只有老，年已八旬。回岐驿前富卞心泉，系彼姑表兄弟。若拿此人，或知去向。”知县暗想：“那老婆子拘他何用？”只签下牌票，差弓兵、健捕拘提卞心泉至县，监内提出潘鹿交与公人，并至峡山取潘鲈尸首，回三水县来。潘有廉父子预先东门外饭店等候，一概公人、押解、扛尸人等都待酒饭，各各赠了银两。将卞心泉带出外厢，悄地与潘鹿把言语穿插定了，然后带二人往县中来。却值知县坐衙，公人带潘鹿、卞心泉直入公厅回话。知县略审口词，即把二人监禁。潘有廉在衙门上下布置已定，专候大爷详审。有诗为证：

妄图分外金资，岂顾律中法度；
计成布网张罗，何必放鹰见兔？

且说县尹亲往郊外检验潘鲈尸首果有重伤，逐一开明，带回衙内，尽拘一千人犯，当堂覆审。先唤潘鹿问道：“谁是你的家长？”潘鹿指定潘有廉道：“这是小人家主。”知县又问：“你家主交托多少资本与汝生理？何故杀死潘鲈？”潘鹿道：“家主附小人二千三百两银子，随大叔至浙西收买缎疋。不期行至峡山岭上，闪出一个黑脸长躯大汉，拦定潘

鲋，一叉搠死。彼时小人惊倒，叩头求命。幸大叔从旁解劝。又叮嘱了言语，同赴清远县中出首。感遇大爷参透真情，将小人等三人系狱。不知后面怎么将大叔与那黑汉释放去了，只留小人受苦。今幸青天爷爷超拔回乡，再见天日。”知县笑道：“据此论之，的系潘厓见财起意，于路勾合凶汉羊雷，杀死潘鲋，劫去银两无疑。此是劫掠重情，罪应大辟！”潘厓高声叫屈，又被拖翻打了三十脊杖，只得屈认成招。知县又唤卞心泉喝道：“汝这恶奴，何故窝藏羊雷不行首告？多应是坐地分赃，共图谋害！”卞心泉道：“小的与羊雷果系姑舅弟兄，只因他恃勇肆恶，暴戾不仁，小的断绝亲情，久不与他来往。今日拒捕逃窜，小的怎知去向？”知县道：“汝若还了羊雷踪迹，即放汝回去。不然，今生休想出狱！”卞心泉悲嚎不已。知县喝教行杖，也打下三十脊杖，依然下狱监禁。

潘有廉暗对舒节级道：“前次大哥言耳目较近，不敢转动，已耽搁了几个日子。今恶侄供罪成招，左右是个死数。求作速下手，了断一事。”舒宽应允回家。当晚，心下踌躇不决。闷闷地吃了几杯酒，除下巾帻，正欲寻睡，忽听的门外叫：“老舒开门！本州关文拘唤，明早即要动身！”舒宽疑道：“既是本州拘唤，何必乘夜叩门？”一面戴上巾帻，执灯开门看时，只见是两个青衣汉子，趑入来声喏。舒宽答礼问道：“二兄是青海州甚样官身，黑夜下顾？”那二人道：“且闭上门扇，暂借一步说话。”舒宽请二人入客座中坐下，问道：“二公奉本州拘唤小人，求赐钧帖一瞧。”那二人一壁厢笑著，袖中取出一把快刀、一条绳子、两条赤金、二十锭银子，撒在桌上道：“即此就是州爷钧帖！舒宽失惊道：

“二老丈这是何故？”一人道：“州爷吩咐将这四样宝贝送兄，任从收取一件便了。”舒宽惊的呆瞪瞪不敢做声。一人道：“老舒不必骇愕。我二人奉东莞大奚山寨主将令，特送黄金三十两、白金二百两与尊府，救全潘匡性命。若蒙金诺，感恩无尽！倘足下受了潘有廉贿赂，请用这条绳子缚我二人送官，却完了一场公案。如二项不行，必取公首级，回寨主之话！”舒宽惊得矬倒地上，增响不能答应。含苞忙出来万福，备将欲救潘匡意思，并其伯潘有廉用银买嘱杀害情由，说其详细。那二人忙纳头下拜，送上金银：“愿求保全潘匡之命。”含苞道：“这金银尽够使用，但只可保潘官人狱中无恙。倘解出州里时，路途上的差误，二长官自当防护。”那二人道：“单要节级保全潘官人狱中无事，外面事务我等自能理会。”含苞放下金银，扶丈夫起来，笑道：“老人家怎样胆怯！且陪二位长官一坐，待我整酒饭出来。”那二人起身道：“夜深了，不劳赐饭。只求用心干事，足感大恩。”舒宽点头允诺，相送出门去了。

妈妈忙令闭上门扇，扶老子进内室，喘吁道：“天呀！吓死人也！你老人家不骇伤么？”舒宽道：“若非阿姨出来救驾，这会子头已不在颈上了。含苞笑道：“怪的你老人家年庚属鼠，应是不生胆子的。”三个人笑做一堆。舒宽道：“向闻东莞大奚山这夥大盗，官兵捕他不得，怎肯出这大锭金银远来解救？莫非潘匡也做这艺业，故此他伯子、浑家要害其性命？还有一件，本狱节级共有四人，为何刚刚寻著我家，更是可疑！”含苞道：“你老人家只会出入狱中，索诈那囚犯的钱钞，正唤‘坐井观天’，怎知那江湖上好汉，专一仗义疏财，锄强敬善。”舒宽道：“你妇人家多大见识？

反讥我坐井观天！江湖上好汉，无非是肆恶恃强、掳财劫货，我见大狱中多少劫盗重犯，坐穿牢底，谁是个轻财重义、善男信女？”含苞道：“我到你家数载，并不曾提起家庭苦楚。我爹爹若肯守分营生，也不致死于非命，将女儿嫁人为妾！”说罢，不觉两眼珠泪纷纷流下。妈妈失惊道：“今日讲他人公务，与你何干？恁样脓包势垂下泪来。”含苞道：“非是我无因下泪，偶提起‘江湖好汉’四字，不由你不触景伤心，暮垂血泪！我家爹爹开得二石以外硬弓，用得四十余斤大刀，出入扬子江中，赚的钱财不下数万。只因他性直好施，钱无隔宿。年将半百，敛迹归家，正思安分守己，以乐残年，谁想于村口偶遇一少年母子争闹，那少年把母亲万般辱骂，并不见一人解劝。我爹爹猛抱不平与彼角口厮打，谁想一脚踢伤胸膈，此少年吐血而亡。那不贤之母反赴本州告理，为儿子索命。我爹爹理直气壮，同彼见官，将那少年辱言骂母、以致对殴身死根原直言告禀。那母亲哭道：‘老妇人孀居已久，只靠这个儿子过活，偶被这恶徒登时踢死，乞求抵命，为儿子伸冤。’问官道：‘你那儿子不孝，辱骂嫠母，罪在不赦。幸假手于这人为汝踢死，已完了一场冤孽，谁人唆汝告状？’那妇人道：‘儿子虽然不孝，也是妇人开肠破腹产下的。推干就湿，受尽苦楚，从一尺三寸养至身长力壮。这妇人养老送终的活宝。不要讲“骂”之一字，纵使朝锤暮打，中心无怨。怎要外边非亲不戚、用强出头的好汉，结果了孩儿性命，教我老景靠谁？’那问官即变下脸皮，怒道：‘他母子虽然厮骂，系是天性之恩，纵受凌辱，终无深恨。谁要你强行踢死？的是敌拳毙命，法当抵偿！’我爹爹原是直性人的，听了这言语，大声喊道：

‘如今也不必讲那忠孝二字了！为臣宰的欺妄朝廷，做儿女的殴骂父母，奴仆凌辱家主，百姓触犯官长。一味莽撞地行将去。何须循规蹈矩，学做好人？’问官大恼，将爹爹扯翻便打，喊声不屈，死于杖下。家贫无以为葬，故将我卖到你家为妾。想起爹爹在日，来往交结者，尽是慷慨豁达的豪杰，个个舍己救人，藐轻势利。今日这二汉子奉寨主军令来救潘厓，决为他负屈含冤，未必是同行共夥。似你老人家恁般惊诧，险些儿弄出事来。”妈妈笑道：“失敬！原来你是个江湖上老作家，怪见的与强盗言语，声色不动哩！”舒宽道：“妈妈休要笑话，且理正事。如今这些金银怎么分拨，可救潘厓出狱呢？”含苞道：“这三十两赤金，可留下与妈妈打造些首饰。这二百两银子，先贿嘱掌案孔目，作速叠成文卷，早晚打发出解本狱。三位节级并牢头、禁卒一应人等，将银子使透，单要扶持潘厓离却大狱，便脱了你我的干系。”舒宽依言，将金子交与浑家收了，把那银子分做十余处包叠停当，次早暗暗行事去了。那掌案孔目得了关节，来禀县尹道：“目今天色炎热，本县狱房窄小，众犯患病者多。只索将结案重犯解入清海州交割，庶免传染秽污之害。”大尹查检呈词，果见狱中所递病呈三十余纸，听信孔目之言，连夜造成花名文卷，提出成狱潘厓一干罪犯人等共十五人，当堂打了脊杖，套上行枷，每一名犯人，差二个军健监谿，随即起行。大尹复清查情轻罪少、未经结案罪犯，暂行取保释放。此时潘有廉将潘鹿也保领出监去了。不过二三日之中，县狱为之一空。后人看到此间，称羨含苞智识过人，足有丈夫伎俩。有诗为证：

唧冤负屈困囹圄，画计宽刑仗吏胥；
片纸诡词诒令尹，等闲活却釜中鱼。

再说潘有廉父子保领潘鹿回家，复商议杀了潘匡才除后患。潘有廉道：“向闻舒宽乃积年唧溜的节级，故把厚礼送他。眼巴巴望他了事，谁想延捱月日，反解他往州中去了。况羊雷许久不能捕著，这是斩草不除根的孽种，教我怎生睡得贴席？”潘厕道：“我想清海路径山岭最多，何不暗嘱解人，随于幽僻处下手。谅能了事。”潘有廉道：“这条门路我筹算已非一日，岂知天违人愿，此念顿空！如今十余名囚犯、三十个解人，一路而行，谁敢动手？”潘厕又道：“舒宽这贼配军，得了我家若干银两，特意迟延误事。爹爹迳去取讨，不愁他不双手奉还！”潘有廉笑道：“蠢奴，你省的什么！这银两为甚事送与他的，有何实据？只落得徒费唇吻，空变面皮。这一著且从容另作区处。”潘鹿道：“小人也有一算，未知可用否？”潘有廉道：“正要大家的酌议，好者便行。”不知潘鹿说出什么计来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

二寨主停杯审事 四冤犯遇赦远奔

诗曰：

几番口案索真情，振肃莹然澈底清；
当道若能同此辈，管教寰宇没冤民。

禅真后史

话说潘鹿因潘有廉父子设谋害却潘厓性命，当下献计道：“小官人解入州去，路上虽难下手，少不的发在狱中，待时取决。只在那狱中再下锹掘，终不然又有一个舒节级哩？”潘有廉道：“家主杀死义男，难到那取决的田地。”父子们千思万算，一时无有定策，且自按下不题。

再说三水县众军健，监押潘厓等十五名囚犯取路往清海州来。一行人走了数日，早到东莞地面。一囚犯道：“前去尽是山路，崎岖险峻，甚是难行。我等头戴行枷，足缠铁镣，况又遇这般酷热天气，怎能够盘得过数十重冈子？不如我等一堆子死在这里，却也干净，免受许多苦楚！众罪犯一齐啼哭。军健们聚做一处商议道：“恁般险峻去处，委实难行。况兼这大奚山又系强人出没之所，权且将大众行枷、镣扭卸下，悄悄地趲过此山，复上刑具，省的哭啼啼惊动耳目，反为不便。”众军健参酌已定，对囚犯将此言说了。众

犯不胜感激，各各卸下刑具，擎在手内，二军健夹一犯人，缓缓从山径里行来。走过了数里地面，已到大奚山岭下。蓦地里锣声响处，拥出百余个彪形虎体壮士阻住去处。为头一筹好汉见了潘匡，大喊道：“官人来了，也不枉我这一片心机！”急向前来迎。潘匡惊慌卧地，口称“乞命”。那勇汉一把抱起，笑道：“月余相隔，怎就不相认了？”潘匡举目细观，方知是羊雷救援。当下众囚犯并解人等被倭罗拦定，待欲四散奔走，奈山路窄逼，难以转动，一齐跪下哀求饶命。羊雷携潘匡之手先行，回头吩咐倭罗：“不可将这干人惊骇！可好好带入寨里，见了山主，自有议论。”众倭罗依令，打攒攒簇拥著这四十余人，同入山顶寨内来。

羊雷又唤人取了一顶巾帻、一领纱袍，令潘匡于关口穿戴了，迎入大寨。与潘三避礼毕，分宾主坐定。叙了一会闲谈，次后带这一行人进寨。潘三避令解人跪于左边，罪犯跪在右首，又唤倭罗取两口利刀，站立两旁。一壁厢备下酒席，三人谈笑而饮。这夥人见了这景像，好生惊怖，都暗想：“大王醉后，多分要将我等开刀。”各各怀著鬼胎，延颈待死。少顷，席上酒过数十余巡，潘三避微有醉意，唤近侍带那罪犯来跪于案前，亲自数点人头共是十四人，令取十四只碗，满斟香葶，分与众囚吃了。众囚叩头谢赏。潘三避道：“汝等想这杯酒好吃的么？”囚犯道：“谢大王爷好酒，十分中吃。”潘三避笑道：“尔等生死都在这杯酒里，还讲什么中吃不中吃呢！”众囚犯听了，皆大惊失色，面面相觑，不敢做声。内中有一少年囚犯，匍匐向前，厉声道：“小人的生死听恁大王爷发付！但求赏一酩酊大醉，偿还心愿，便就砍下头颅、破开肠肚，亦所甘心！”羊雷拍掌道：

“妙！妙！这厮却也爽快，可赐他酒么？”潘三避道：“酒虽可赏，姑且从容。待弟审录一番，另行定夺。”对众囚道：“汝等静听，我潘爷不似那听人情的吏长、受贿赂的官员。审出真情，便行发落。尔等逐一将自己罪犯从实供招，我这里谅情增减。设或隐匿不吐，谎言遮饰，立刻斩首侑觞，以为不直之戒。”众囚犯道：“罪人等所犯情由，俱经各位州县老爷审明，申详司道，转递刑曹。现有批文在解人身畔，求大王爷龙目一电，便知实迹。”潘三避道：“我潘爷不耐烦瞧这黑不溜鳅几行鸟字，正要尔等直言事实，顷刻决断，不必行那费纸累笔的勾当。快快讲来！稍若迟延，尽行砍了！”那求酒吃的少年当先道：“小人的罪孽原从酒起，今日恨不的死在酒里，才得瞑目！”羊雷又大悦道：“这汉子是个妙品！肯死在酒里的人，决非俗物！”潘三避道：“你且讲为甚事恨的酒呢？”那少年道：“小的姓元，排行第七，因为吃的几杯酒，人都称我为元漏斗。有一结义兄弟为与邻人争锋，一拳将那人打死。当晚情极，来与小的商议，彼时小的正在醉中，见他讲到父老妻幼、未生男女，十分的苦楚，小人自思弟兄共有七人，又无父母挂念，彼时一口应承代他抵罪。次日酒醒，悔之无及。又想大丈夫一言出口，岂可变更！只得与家人诀别，当官认作凶身，甘心成狱，出豁了那人。近日闻得此兄生下儿子，一窝一处的快乐；小的坐在不见天日之处，受尽苦恼。展转思量，深恨这酒误了一生事业，甬能够一场大醉，拼与那曲孽做一对头！”羊雷大喊：“好汉子！好汉子！”潘三避道：“且令跪在一旁。”又唤一囚审问。只见十一个罪犯一排儿跪近案前，齐道：“某等十一人俱系海洋中买卖，后因事露被擒，一概问成死罪。

俱是真情，求大王爷超拔！”潘三澥道：“凡好汉出没江湖，杀人多者为胜，尔等曾杀人否？”这十人道：“罪人等手里杀的人多，也记不的数哩！”只有一个斑白老囚跪著低头下垂。潘三澥道：“他十个都有杀人手段，你独不言垂泪，是何意想？”老囚道：“罪犯阮一，原属海上打渔生理，被众好汉捉去摇船。他们杀人如切菜一般，我见了先自手软，紧闭了两眼，莫想提的手起，从来未经破戒。后遭官军捕去，一体问罪。我想说能杀人是欺大王爷了，若不会杀人，难入好汉们队伴。左右难免一刀，故此啼哭。”潘三澥令与那十人分开跪了，复唤这囚犯审问。一个道：“小的姜廿三，系冈州人氏，不幸生母早亡。父亲娶继母汤氏，复生二弟。继母谋守家产，屡寻小的衅隙，又于父亲跟前暗行谗间。小的心怀不忿，偶因争闹间诋触了数句。继母激怒，拿一把厨刀劈头砍来。彼时小的情极，只得飞起右脚将刀踢落。不期去得力猛，把母亲两指踢损。母亲唤了舅子，赴本县告称：‘持刀杀母，现存伤证。’父亲不能张主。县爷听了一面情词，将小的重刑拷打屈陷成招，问成斩罪。实系冤枉，无门控诉！”那一个道：“小的窦科系三水民藉，同县居住。贴邻有一王寡妇家事富饶，立志守节。见小的手里艰难，常与些钱财营运。小的命蹇，负累实多。这寡妇因往坟莹祭扫，偶被一富户曹烂额瞧见，慕其姿色，托媒求娶续弦，王寡妇坚辞不允。那曹烂额原系吏典出身，倚官托势，买嘱媒妁，强送聘礼入门，被王寡妇大骂，将礼物尽行掷出。那曹烂额已讨下一场没趣，遂大怀毒恨。偶遇本县缉著一夥大队豪杰，浼狱吏暗赂，扳陷王寡妇为窝家。县爷不分皂白即差缉捕公人往王家搜赃。大王爷可怜！这夥人打入王寡妇家里，

自大门首直搜至内房卧室，把那箱笼内金银首饰、锦缎绫办，抢掳一空，兀自取钱索酒，吵得那节妇无处存身，直到酒醉食饱……”

羊雷大喝道：“住口！且慢讲！待我出豁了这一口恶气再听汝说。”潘三游、潘厓一齐道：“尊驾要出什么恶气，隔了这人话头？”羊雷道：“小弟听窦科说那缉捕恁样肆凶，不觉气填胸臆，这会子肠将进断！不打缉捕，何以泄忿？”潘三游道：“山寨里又无缉捕，待打兀谁？”羊雷指著三十个解人道：“这夥人就是缉捕，且打了再讲！”众解人慌了，忙道：“小人们都是皂甲、民壮，并无缉捕，望大王爷饶恕！”羊雷笑道：“皂甲、民壮害人的手段不下于缉捕。权借尔等两腿为羊爷解怒！”潘三游喝令：“拖下！”众喽罗和了一声，将三十名解人尽皆扯翻，打了二十大青棍，打的众人杀猪也似喊叫。羊雷大笑道：“妙哉！最怪人钗杖牢子，下死手打人，索诈财物，今日落于老爷手里，打一样子与尔等看，可要谢打哩！”众解人只求留命，那管的疼痛，一齐爬向案前磕头道：“谢大王爷教训！”羊雷欢喜道：“才合官体！举起大觥，宾主三人又吃了一番，复唤窦科诉完罪犯根源。窦科道：“那冈州县一班如狼似虎的捕役搜检王寡妇赃证，吃罢酒食，取出一条绳子，要缚王寡妇见官。内中作歹作好，诈鬼装神，又骗下钱财入手，方才散去。那王寡妇是个贞烈女人，平素循良本分，遭此飞来横事，破坏身家，心下万分气忿，当夜呜呜咽咽地哭了两个更次。大王爷，可怜见……”这窦科讲到“可怜见”三字，不觉喉中哽咽，两眼泪流，哀哀地哭个不住，连这潘厓眼角头也淌下泪来，潘三游、羊雷亦觉伤感，忙止住道：“不要啼哭，且讲那寡妇

怎生结局？”窦科一面试泪，点头道：“天呀！有甚结局？那烈妇到更深夜静，候家人睡熟，悬梁而死！”羊雷叹息道：“可怜节妇死于非命也！那曹烂额可在么？”窦科道：“这厮若在时，小的怎到披枷带杻，恁般形形境？那夜五鼓时分，猛听的王家哭声振耳，忙问时，已知备细，彼时小的一段怒气填满咽喉，次早往铁铺中打下一柄尖刀，待砍那厮驴头为节妇报仇。寻觅数日，偶于州衙后僻街相遇。那厮骑马而来，被小人一手搭住衣襟，提他下马。谁想曹烂额好生了得，就顺势一头撞来，小的接应不迭，‘刮达’地跌了一下。那厮回身便走。小的跃起，持刀飞步赶上。那厮回身一脚将刀踢下，一手把我头发揪住，捺倒在地。小的就势撮起他两脚，往上一乘，尽力望脑后一掷，那厮把持不定，望后摔了数尺地面，扑身便倒。小人急奔上，脑上一脚，踹得他错晕不能挣扎，捡起尖刀，斫擦地一刀砍下头来，血淋漓提在手中，往本县自首。前任李爷审录一番，批道：‘白昼杀人，依律拟绞。’小的细思，杀人偿命，法网难逃。今日诉明衷曲，便死于二位大王爷案下，也做一明鬼，中心无憾！”潘三避道：“壮哉，窦君也！世间若有公辈数人，恶徒自然敛迹而避。”举起席上大觥，满斟佳醞，亲手送与窦科。候饮毕，然后就座。令窦科站立一旁，以候发落。先唤那十囚近前，复问道：“尔等所杀之人，是官军还系百姓？”囚犯道：“向来未经与官军相敌，所砍者俱是来往客商。”潘三避道：“那客商拿了资本，撒子抛妻，离乡别上，只为著经营获利，不期陷入虎口，既劫其财，复害其命，损人利己，惨酷之甚！本待尽行砍首，姑念狐兔之情，饶汝等前去，少不的待时取决，为客旅泄冤。”说罢，令伶俐驱十囚

跪于烈日之下俟候。唤二十名解人，赏以酒肉毕，监押十四下山，往清海州去了。留下元七、姜廿三、窦科、阮一并那十个解人耳房内酒饭，安宿一夜。

次早，潘三漭唤出元七等吩咐道：“汝等四人，一代友认罪，不失信义；一为烈妇报仇，何等慷慨，深可敬重；一年老受无辜之害；一遭恶母倾陷，皆可怜悯。各赠白金十两为盘费，速往远乡避难。等年久事宁，从容再图归计。”元七、窦科等叩头道：“感蒙大王活命之恩，生死难报！但愁解子回县报知，必差捕役追觅，小人等怎能远遁？空负天恩！”潘三漭笑道：“我正待亲去与县官讲理，怕有谁来追捕？放胆速行，不须过虑！”元七等四人领赏叩谢，下了冈子，作别分路四散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久幽狴犴服非刑，幸会仁慈讯罪因；

骹法尽公咸赦宥，脱离罗网入青云。

再说潘三漭将解子十人拘留寨后，不容出入，意欲元七等逃远方行释放。终日整酒为潘厓解闷。这潘厓虽则勉强饮酒谈笑，未免脸带愁容。羊雷再三劝慰，潘厓道：“小可家门不幸，内遭恶妇奸淫，外受兽伯父子谋陷，虽叨二寨主救拔，收录于此，得以重生，然静想家产一空，妻室受污，转思转恨，宁不忧心？若不能除奸泄愤，空生于天地间耳！”潘三漭道：“我已熟筹代官人报仇之策。这三水县城壕低浅，城内官兵虽有千余，大都虚冒者多，况且未经战阵，以区区二虎将率领精锐喽啰，此城可一拥而进。但所虑两下接战之时，难保不伤百姓，故此数日与决不下。昨夜偶思一妙计，只消如此如彼入城，官人之仇已报，生灵更可保全。官人暂舒眉皱，不必愁烦！”潘厓纳头拜谢。羊雷道：“还有

表兄卞心泉为我监系在狱，敢烦贤弟亦行救出，就是我再生爹妈！”潘三澥道：“大哥之兄，即我兄也，岂有坐视不救之理？明日同行便了。”羊雷大喜。当晚取下解子等衣帽、腰牌、各犯解文藏顿，拣选雄伟伶俐八人停当。次早五鼓起来，梳洗罢，饱餐酒饭，取那衣帽交与伶俐等穿戴了，身畔暗藏器械。潘三澥、羊雷也穿解子旧帻破衣，衣褶里挂著一面腰牌，扮作公人模样，两膝、两臂上紧缚著四把利刀，腰胯下藏了短刀。分拨心腹勇猛伶俐五十名下船帮助守护后面港口。凡一切守战之具，皆打点齐备。正待动身，羊雷道：“此去三水县路径生疏，又未识潘官人所居巷道、住宅并潘有廉父子形状如何，倘造次妄行杀戮，岂不枉害良民？”潘三澥顿足道：“有理！”忙问潘厓住处。不知潘厓说甚规模、居址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

侠士戮奸伸大义 簿司移衅诈平民

诗曰：

绮城百雉若金汤，群虎纵横势莫当；

进退自如谁敢逆，素餐宁不愧琴堂。

话说潘厓因潘三澥要往三水县代他报仇泄愤，问其住居备细，当下答道：“寒家住在西门内柳叶街，见阴阳间壁高墙里便是。兽伯号为敬庵，父子四人一样，矮胖身材、紫膛面色。现开客馆，招接南北杂货商人，住宅与某草舍相连。”羊雷、潘三澥暗暗记了，又叮嘱潘厓管守山寨，拘锁解人。又拨遣百名喽啰，分作四队，随路埋伏接应。逐一调遣已定，潘三澥等十人取路下山。第三日平明，已到三水县地方，前后陆续进城。羊雷领四个喽啰，迳往东首县衙前来，潘三澥率四个喽啰自到西边柳叶街去，暗暗约定傍晚动手，同至西门下取齐莫误。两下分投而去。

且说潘有廉家下，当日正遇金陵一夥收香料客人新到，排设酒席洗尘。将及晡刻时分，宾主方才就座。正谈笑饮酒间，忽门外有人叫唤：“潘敬庵在么？”潘厓忙出外看时，恰是一条长大汉子，问道：“足下何人，因甚事下顾？”那汉子道：“敬庵就是尊驾么？”潘厓道：“非也。敬庵乃家尊贱号。”那汉子道：“令尊可在么？”潘厓道：“老父虽然在

家，但有客未及接见。”那汉子道：“小可乃清远公役，奉差至贵县送礼。于东莞大奚山行过，见溪口一少年，逢头跳足，面中两枪，睡于树下捱命。见某走到，问是何处去的，某言往三水公干。少年哀诉道：‘我唤潘匡，三水人氏，住于西门柳叶街人，乃人命成狱的罪人。因本县大爷解其等十五人往清海州去，被岭上一夥强盗冲下山来，杀伤了十余人，得命的四散奔走，某伤重难行，疼痛怎忍？烦公到家下与娘子报说一声，千万做些道场功德，超度亡魂，不受阴司苦楚。’说罢，腰下取出一个银包放于树下，对我道：‘有些散碎银子，送公聊作谢礼。’彼时我未及答言，只听得‘扑通’地一声响，那少年钻下水里去了。我急欲捞救，奈溪水深急，一时难以措手。但听得淙淙之声，水花乱滚，那尸首不知余于何处打住哩！故小可特来报知消息。”潘厠听了又惊又喜，叫一声：“请坐！”趑转身往里面便走。少顷，一家子男女都出来瞧看，潘有廉当先道：“老朽便是潘敬庵。烦兄远来报信，但无实据，那死者未必是老朽之侄。”那汉子道：“现存实据在此。只要令侄娘子一见，老丈乔梓们面证，便好奉上。”潘有廉指著中门中口的妇人道：“这就是亡侄的浑家。今日寒舍有酒，接过在此。”又指著潘厠等道：“这三个是老朽的儿子。亡侄有何遣迹，便求交与。”那汉子举眼四下里一瞧，便大喊道：“孩儿们何在？”急飞起左脚，将潘有廉踢倒。三子见风势不好，急欲走时，奈男妇们慌的捱挤做一堆，壅塞定了。门外又拥入四条勇汉来，一齐动手排头儿乱吹。有几个奔入腰门内的，也被潘三潞赶上搠倒。这五条猛虎杀入中堂来，那酒席上客夥仓猝里无处藏身，都跪下哀求乞命。潘三潞听他声音各别，又见衣幘不

同，已知是外境客商，不行杀害，尽喝出躲避。只将潘家男女杀个尽绝，才出街口，取路往西门来。一路上行人窜避，店铺关门。潘三漉奔至成门之下，不见羊雷，复翻身杀转县衙前来，只见县门紧闭，里面喊声大起。原来是羊雷闯入狱内，救出卞心泉，已杀出二门口，早被弓兵、民快、皂甲、火夫、狱卒、牢头并力围住。卞心泉惊倒地上，不能移动，羊雷只得弃下，率倭倅冲突，故此两下呐喊。潘三漉等五人忙奋力砍门柁门扇高厚，一时砍不入去。潘三漉激怒，急击碎门板，两年攥定横木望上一耸，左首门樨已离枢寸余，又复将肩膊拄定，尽力一推，豁刺一声响亮，门已扑地倒了。潘三漉涌身光入，倭倅后拥进。只见羊雷与众役杀做一堆。那四个倭倅都身带重伤，兀自抵死相敌。潘三漉大吼一声，杀将入去。羊雷见了，愈加胆壮力生，奋威格斗。弓兵等众役大半著伤，怎能抵敌得住？各各抽身四散走了。潘三漉、羊雷见日色已斜，不敢恋战，急令倭倅簇拥卞心泉先走，潘、羊二人断后，杀出县衙。数里城市地面，并无一人拦阻，潘三漉等一行人迳出西门去了。

这三水县知县见报，说白日有盗劫狱，口喊：“合县人役并力擒拿！”两只脚往衙里便走，把几重门扇紧紧闭上，领了家眷往墙外藏匿。及后闻报贼人已去，才敢出厅，接县尉、簿司等商议。簿司道：“适才贼徒初出狱时，卑职催并众役阻截，窥彼势孤，易于擒获。谁想又有强徒砍门而入，势不可当，以致脱逃而去。”大尹道：“量这夥贼徒去亦不远，烦二位先生率精勇军健乘夜急追，或可就擒。”县尉道：“青天白日被他冲杀几番，得胜劫狱而去，进退纵横如入无人之境。今已去远，追之何益？请看弓兵等半被杀伤，

晚生一时惊迫，从楼下跌下胡梯，挫闪了腰胯，这会子却似锥刺一般疼痛，莫想追贼干功。”簿司道：“天色已暝，军役不齐，况贼徒勇悍，虚实难测。不如消停过夜，明早申明州道，查访贼人巢窟，然后起兵剿之，庶无失误。”正说间，柳叶街保正率领地邻人等报称：“潘有廉家被贼杀死男妇二十余人。今呈明爷台，乞检验尸伤，以便收殓。”大尹即批：“著地方好生看守，待检明发落。”众人散讫，不题。

再说潘三漉等十一人当下奔出西门，又早一钩月露。一齐趁着月色，连夜奔走。半夜后，过了昆都山口，已有倭僮备下酒饭接应，众人都吃得醉饭，一齐取路又走。次日巳牌时分，那伏路倭僮迎著，献上酒食，吃罢又行。一路上饮酒食肉，竟似游山作乐一般，也不见后面一人一骑赶来。潘三漉等从容缓步回山，潘厓下岭迎接入寨。此时卞心泉因倭僮扶掖两夜，将两臂、肋肋都挟伤了，不能施礼，且扶入后寨帐中将息。潘三漉、羊雷、潘厓行礼坐下，合寨倭僮声喏毕，潘厓道：“适闻捷报，不觉狂喜！二位寨主劳神，惭无铢两之报！”潘三漉笑道：“足下不恨我等，已为万幸，何敢望报？”潘厓错愕，请问其故。潘三漉把那用计骗出潘敬庵父子，并合家男女尽皆杀死的手段说了一番，潘厓不胜感激，拜倒在地。潘三漉扶起，依然坐下。又问劫狱一事。羊雷道：“我自入城，一路人皆瞧我。及进县门，瞧我的更多。薙到大狱门首，节级等拦住。这时候银子尽有些妙处，我暗度钱与他，说要见押司一面，他便把狱门开了。我入内看时，卞家哥哥正在小阁中下棋，见我撞到反吃一惊。我喝‘快行！’兀自呆瞧不动，只得强拖而走。狱卒、牢头一面将门扇闭上，各执器械四围攒拢。我又怕伤了哥哥，且撒下

一旁，挺刀接战。向前者都被我搯倒，谁敢近身！只听的一派梆声振地，狱中鼎沸起来。我奋勇砍开狱门，倮倮等已冲入来接应。复翻身杀转，救了哥哥，才跨出门口，后面又枪棒乱戳将来。我回身杀入去砍倒数人，才得退去。比及杀到二门，士兵军卒不计其数，围绕大杀。单为著哥哥掣肘，难以十分冲突，故倮倮皆被重伤。若非潘寨主杀来救援，我等凶吉未保。”潘三避道：“潘官人之仇已报，羊大哥令兄保全。虽系人为，实赖天佑！”三人欢笑，一壁厢整酒庆贺，不题。

且说三水县大尹因遭贼寇白昼劫狱杀人，又被保全而遁，检看弓兵，狱座等，杀死十一人，带伤者五十三人。委簿司检验潘家被杀者：“正主潘有廉，其子潘厩、潘廨、潘厦，妻齐氏，二媳康氏、褚氏，侄媳韦氏，孙男二人，孙女一人，交国潘成、潘鹿，厨子二人，小厮、丫环等共二十七人，那男女死尸堆叠满地。此时，未买货物的商人却自散了，尚有五七个放账未曾取货之客，守定行囊未去。簿司检罢尸伤，又亲自进两家内室、客房看了一遍，令左右将众客商锁了，取出封条，把潘家箱笼、厨柜尽行封了。委地方保正等办棺收殓一家尸首。令士兵数十人击梆更番巡逻。把潘家左右前后排邻亦行吊了，并前客商一同带入县衙。先进公厅，对堂尊附耳说了一番，然后将尸单呈上。大尹看罢，即委簿司把一千人犯申明开报。簿司带客商、排邻等四十余人进侧衙，审鞫潘有廉合家致死根由。众客商道：“商人等俱系金陵人氏，年规到爷台贵治收买香料、胡椒。谁想货少客多，现钱亦难交易，只得放账，陆续收货。日昨大盗数人杀害潘门良贱，客商等系是外境初到者，仓猝间不知来历，怎

好救应？”簿司喝道：“胡讲！那强盗偏只认得潘家一门剿灭无遗，留出汝等毫无伤损。个中决有情弊！莫非汝等通同一路，大行劫杀之事？”客商道：“某等虽系外境商人，都颇颇有些家资。千山万水来此经营，都指望赚钱获利，养活家口，怎干这杀人放火的大孽？自古说：‘鸟投林，人投主。’只有店家谋害客商，焉有客商反害店家之理？”簿司道：“尔等金陵地面贴近扬子江中，正是大盗出没之处，怎说那客商不伤店主之话？我老爷也好做方便的，则要尔等举出杀人之贼，便放尔等归家。”众客商一齐喧嚷不息，簿司令左右把众客商带在一旁，又唤潘有廉排邻、保正问道：“尔等都是潘家邻比，他家上盗，何故不行救应，使彼一门受害？必系知情，故尔坐视！排邻道：“老爷，这衙门乃人烟辏聚之处，士兵、军健人等不下千人，兀自敌贼不过，也遭伤害，放他走了。”小人等怎敢出头，自送其命？”簿司道：“你不见士兵、众役将那贼徒杀伤而去么？”众邻道：“贼人虽带重伤，两足尚能行走。爷台人役纵胜，可惜仰面向天。”簿司大怒道：“我这里单问纵盗杀人、不行救应之罪，谁许你利口喋喋，大胆触犯官长？本待一顿竹片，姑现记下这次！”说罢，喝左右将客商、排邻人等押出，逐名讨保，俟候查点。这夥人出了县门，互相商议：“衙官恁般做作，分明是索诈财物。若不如意，终日价随衙听候，何以了结？”只得斗出银两，乘夜送入衙里，簿司方主罢手。有诗为证：

避盗若虎，食民如蚕；

罔思公议，惟利是贪。

再说簿司赚那心事入手，次早进见大尹，备说：“众商

人实系无辜，地邻等见贼势凶猛，一时又无兵器，难于救应。昨已申明保领在外，候堂尊大人发落。”大尹道：“贼徒势甚猖獗，百姓们怎敢相敌？这也罢了。但众商人俱是富户，怎可轻轻放去？”簿司道：“晚生细加研审，从商皆金陵大旅。若苦苦相逼，恐生外议，故只得从宽释放。”大尹明知其意，难以询究，且打点十余道申文，差公人分投附近州道，求发军马。一壁厢又拨缉捕探听大盗羊雷巢穴，以候征剿。又将潘有廉、潘厓二人财产，均收入官公用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潘三澹、羊雷二好汉自救卞心泉回寨之后，终日饮酒作乐。数日后，哨探伶俐擒捉一人，绑缚了解入山寨里来。潘三澹亲自审问。那人口称：“是三水县缉捕，奉大爷差遣，往大王爷这里探听路径。不期冒犯，伏救饶命！”潘三澹道：“我不杀汝，不必慌张。且讲县官差尔探路，莫非起军马来寻我厮杀么？”缉捕道：“县主已颁钧示，待各州兵马聚集时，即往大王爷山寨来也。”潘三澹令伶俐将缉捕发下，解入冷室中一并监禁，与羊雷商议道：“官兵到时，怎生区处？”羊雷道：“水来土掩，兵至将迎。官兵既欲前来，只索整备迎战。以我二人武艺，谁敢交锋！”潘三澹道：“不然。彼一时不敢轻犯吾寨，直待州县军马聚时，然后征进，其谋亦善。我想此山险峻，前面关口尽可坚守，虽有数万官兵亦难攻破。但虑后临大海，只倚著一重冈子遮蔽，倘若官军驾大舟从后围绕急攻，我与你实难措手。设有差池，必无生路。今幸外州诸县人马一时未集，我等及早杀进。先取三水县，次攻连州，以及新仓、新安、清远，龙门、罔州、从化等县；得了根本，再行进取。此乃迅雷不及掩耳之计，管取马到成功。若待彼四远兵集，则我

等束手就毙。虽身生两翅，亦不能飞出矣！”羊雷大喜，即刻点起喽啰三百余人，便欲动身。潘三避令刀斧手押出解子十人，并缉捕一人跪于阶下。潘三避道：“汝等欲留性命，还等寻死？及早明言，勿贻后悔！”解子一齐道：“蝼蚁微物尚且贪生，小人们怎不畏死！”求大王爷饶命！”潘三避道：“我老爷欲往三水县一乐。尔等能引导进城，不惟留命，抑且有赏。若推辞不允，就此开刀！”解子等暗窥寨中动静，已知其意，同声答应道：“大王爷欲往三水县中游玩，小人等愿充向导，只求重赏！”潘三避大喜，皆待一餐醉饱，率领喽啰取路下山。不知此一破得三水县城池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

谈积弊防御明心 试神臂二雄纳款

诗曰：

美官厚禄赖苞苴，清慎勤劳总是虚；
仕路不须行五政，荣迁秘诀在侵渔。

禅真后史

话说潘三漉、羊雷率领解人等为引导，直杀至三水县来。解子等引众人一拥入城，一个个脱身逃命。潘三漉、羊雷部领倭倂杀到县前，大尹、县尉、簿司等未曾防备，一时措手不及，单顾著家眷逃难。羊雷率一半倭倂抢入县衙拣定了，潘三漉率一半倭倂杀进库房劫下财物。兵不血刃，得了一座城池，军士降者甚多。即委心腹能事倭倂分布四门，然后督领军士杀奔罔州县来。罔州官吏望风而遁。只两月之间，哨聚三五万军马，僭据了数十座城池，潘三漉称为顺义王、羊雷为顺时王，封潘厓为行军正总管、卞心泉为行军副总管，部下勇将极多，将一应钱粮藏聚于大罗山内，四面坚筑墙垣，留心腹将官统领重兵镇守。潘三漉又率军马攻打清海州。此时，防御使余虔随机应变，坚守不出，急差官赍表章，由海内驾舟，抄出昆湖上岸，星夜往长安求取救兵。

当下番僧怀义暗妒瞿少卿出入禁宫，虑与武后有染，故

力荐领兵远出。武后听从，发下旨意，升授瞿琰为清海军经略使，监督大军征剿。瞿经略奉旨，随即催兵前进。不一日，已到清海地面，就于南门外离海山楼二十余里扎下营寨。潘三避见救军已到，虑内外夹攻，难以厮战，连夜引兵遁去。次日平明，城内见贼兵已退，忙开门迎接瞿经略入城。余虔参拜毕，瞿琰备问贼军虚实。余虔道：“贼兵共有数万余人，大率是乌合之众，破之亦易。但贼首潘三避、羊雷不惟骁勇，抑且多谋。只夺城池、粮草，不杀官员、百姓。军马所过，秋毫无犯。故人心悦服，望风而降。本城若非卑职效死固守，失去已入。”瞿琰长叹道：“草莽之中，岂无豪杰之士！可恨州县官吏，恃才傲物，任性贪妄，不能抚恤英雄，必凌逼以致叛乱。今日费朝廷钱粮，使黎庶罹锋镝之害，岂不耗国家元气？深可悯恻！”余虔道：“某聆老大人微言，足见为国家忧民之念。然戡平祸乱，难免诛夷，正为一将成功万骨枯，信非美事！”瞿琰欢喜道：“君虽武弁，亦知大体。然在兹已久，巨寇羊雷等，怎不早行诛剿？蔓延日久，以成养虎之势。今日占据城池，攻拔实为费力。”余虔道：“蚁职以朴樾庸材，荷蒙圣恩，除授今职，已经十载，未获上进，只因谨饬自守，不行交结之故。这清海一带州县，俱系滨海地方，盗贼不时生发，所属有司目为儿戏，徒知赚钱肥己，怎为百姓分忧？盗贼之害，其弊有三。辱承明问，不得不直陈耳。”瞿琰道：“做官的不知民情世务，就似那瞽者不辩南北东西。今日之事，正要公直言无隐，庶明召寇之因，以便征进。”余虔道：“本州诸县，山险水逆；风俗刚劲，好勇尚气，事无巨细，必构词讼。富者不惜破费，期以得胜为荣；贫者负冤不忿，往往相聚为

盗。此有司审鞫不公，弊之一也。盗既杀人放火，赃证分明，成狱之后，即法待时取决，以警将来。近来官长只为自己前程，怎肯擅行杀戮？前官道待后官作孽，后官复延捱如前，你我互相推诿，论为阴德美事。故狱中每多积犯，往往老死囹圄。后面为盗的看了样子，谁肯学做好人？拼著获出事端，尚好狱中受享官饭。此有司任情宽纵，以姑息为仁，弊之二也。及至盗势渐大，恃强拒捕，将士等忘躯血战，擒获献功，贼反夤缘求释。有司或听人情，或家眷贿赂入去，或以放生为德，或仓猝审鞫不详，多被漏网而去。那将士们人人解体，下次有谁肯拼著性命擒了贼徒，送与你做人情？一遇贼来，便行退缩，贼藉此得以猖獗横行，弊之三也。故清海地境，贼寇实多。”瞿琰道：“这三弊虽系有司之过，然公等既朝廷委以兵柄，遇盗即当擒剿，或斩或囚，宜从轻重发落，何得委罪有司，坐视不理？”余虔道：“卑职虽有统兵之名，实无驭兵之权。若有这个权字，也不到这般光景！”瞿琰道：“何谓有兵无权？”余虔道：“假如今日飞报贼舟傍岸，蚁职一面点集军士，一面请命有司。直待有司公文批出，方敢出军征剿。如无公文而擅行出阵，纵使侥幸成功，犹堪抵罪；万一败蔑，则罪坐主将，身名难保。因此掣肘难行，事多扼腕。”瞿琰道：“公系防御，守此要害地方，岂可委靡自馁，以蹈积弊？既无权柄，不能为国家建功退贼，只索归闲肥遁，何苦贪位久羁？”余虔道：“某虽武夫，颇知大义。蒙圣恩委以今职，奈清海系百越总要之路，未有交代，官员岂可擅离汛地？倘有差池，则东南一带地境尽为贼据。今羊雷等围逼城池已经月余，某矢志把守，誓与此城存亡。老大人令某归闲远遁，是教人以不忠也。”瞿琰听罢

大喜，道：“武弁中有此耿介之士，与那弃城逃窜的书生大相悬隔。”自此愈加礼敬。当下余虔已备下筵宴。吃罢，瞿琰传下号令，将军马分为五队，令大将五员统领，就于清海州南门外屯扎。当夜无话。

次日，正与防御使余虔计议进兵，忽哨马报：“潘三澥、羊雷二贼复领军马杀近前来。”瞿琰急披挂上马，余防御率本州将士，会合五营大将一齐围护出阵。瞿琰勒马于门旗之下督战。猛听得对阵銮铃响处，二贼将出马搦战。瞿琰定眼细看，那二人果然生得勇猛，有《生查子》为证：

金盔耀日明，战马追飞电。驰骤军中二恶来，谁敢冲锋战。
浩气吐虹霓，威风同颇翦。若个英雄附圣明，四海旌旗掩。

瞿经略纵马当先，厉声道：“汝等皆国家子民，何故不知顺逆，肆行悖乱？今天兵到此，速宜倒戈纳降，犹可保全首领。若执迷不醒，以待刀临颈上，避之无及！”潘三澥、羊雷马上躬身道：“某等俱系良民，为有司凌逼，无奈死里求生。到此地步，实是骑虎之势，不得不然。非好行作乱，自取灭亡。”瞿琰道：“观尔等一貌堂堂，足称伟士，若能改恶从善，归顺天朝，为国家建功立业，流芳百世，煞胜似陷身不义，貽臭万年。”羊雷道：“去邪归正，某等素心。但怕归附不得其人，反速其死，只得僭窃城池，苟延性命。”瞿琰道：“汝等既有为有司凌逼，何不申诉当道，辨明冤枉，辄丧心狂胆，据城掠地，自取灭族之祸？天子授予为经略，统领大军五万，至此征剿。昨闻余防御言，汝等虽肆恶不仁，实由逼迫所致。吾念上天好生之德，不忍即行歼

灭。尔等及早解甲归降，自首其过。吾代汝奉闻皇上，尽释前愆，带罪立功，以图上进。汝当早自裁决，莫行耽误！”潘三澹道：“经略瞿爷，莫非上年征伏撒马儿罕国王哈撒密者乎？”余防御应道：“正是，汝问瞿爷怎么？”潘三澹道：“某闻经略爷神臂善射，箭无虚发，曾三矢射死番酋，献俘阙下。某等今日面求一矢，果如前言，才信是真正的瞿爷。某即下马受缚。”瞿琰道：“尔等要瞧我射箭么？”令余防御传令，唤对阵二将看箭。潘三澹、羊雷急纵马跑出阵外，问：“经略爷要射何物？”说话未毕，一箭飞到，从潘三澹左耳根擦过。潘三澹吃了一惊，忙跃马退步时，又一箭飞到，从羊雷右耳根擦过。二将惊骇，忙滚鞍下马，拜伏于地。瞿琰笑道：“尔等可知道我箭法么？”潘三澹道：“名不虚传。经略箭法，果然神妙！那穿杨手段，何足称奇？小人等愿投麾下，执鞭坠镫，听经略使令！还有一件稟明爷台，暂求宽假三日，然后赴辕门待罪。”瞿琰道：“尔等既知顺逆，归顺天朝，便迟三日何妨？就此退兵，不须疑惑。”潘三澹、羊雷齐声应诺，上马回阵，指挥军士缓缓退去。

官军阵中将士簇拥瞿经略转入帐中坐定，余虔道：“老夫人与贼徒答话之间，忽地箭从袖中飞出。自古及今，未见如此神捷之妙！老大人何不随机射死二贼，则余党自散矣。”瞿琰道：“吾之箭法，传自异人，不用弯弓搭矢，使敌人无所闻见。箭到之处，虽神鬼亦难躲闪。适观潘三澹、羊雷二人，状貌若虎，丰采不群，不惟骁勇绝伦，抑且真诚可用。若委以大将之任，管取所向无敌。吾故以婉言招谕，彼即能收行自新。设使乘其无备而毙之，是小人狡诈要功，非士君子正大光明之事也，吾何忍为之？”余虔拜服。众将

又道：“潘、羊二人既已伏降，不该纵之转去。倘有变更，又是一番征战。”瞿琰笑道：“这兵机玄妙，汝等岂知？潘、羊二子叛乱虽久，谅其本心必出乎不得已者，非屠城掠地、图王争霸之比。向前统兵官将，不过两阵对圆，兵刃相接。此际生死攸关，谁肯缩首自退？彼言骑虎之势，切实不虚。吾出阵时，以大义开谕，彼俯首顺从。又虑吾姓名有误，复求试箭以探真假。见吾发矢之妙，才死心放胆而去。彼约三日后解甲请降，其中决有委曲，难以明言。吾纵之使去，是服其心也。汝等毋得过虑！”众将道：“潘、羊二人面貌狰狞，似非善类。爷台一见，何以知其有将材而行招服？某等不解，乞明教之。”瞿琰道：“此二人虽窃据城池，不杀官长，不扰良民，劫仓库而不滥费；虽妄称王号，俱用顺时顺义之名，大意已见。仲尼云：‘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廋哉！’此圣人深明知人之妙，汝等但不察耳！”众将口虽称善，心下兀自狐疑不定。瞿琰又吩咐五营大将：“务宜谨守寨栅，莫因彼撤围，即懈弛玩寇也。”诸将遵令，各回营讫。瞿经略、余防御率军马入城歇息不题。

且说潘三漉将军马撤回罔州屯扎，和羊雷计议，一面差拨军健，往各县约会守城头目即刻赴罔州取齐，同至清海见细略爷拜降，一面将劫掠金银、粮草照数造成册籍，以候解送。羊雷道：“我等造下弥天大罪，今因瞿经略一言，便行纳款。设使变生不测，如之奈何？”潘三漉道：“我与大哥自起兵以来，那一点招安念头时刻不忘。只虑归附残忍酷虐之辈，朝变暮更，难免祸生肘腋。今天幸遇此经略瞿爷，青年有德，正我等获生之日。若不知机降伏，直待兵败势孤，欲降不可得矣！”羊雷沉吟不答。潘三又道：“匹夫尚以信

行为重，瞿经略年虽弱冠，才识有余。况为国家大臣，言出如矢，决无变更之理。与其诱我等归伏而复行戕害，不若今日毙于二箭之下。”羊雷恍然醒悟，一心打点归降。三二日之间，行军正总管潘厓、行军副总管卞心泉与各县头目等陆续皆到。参见二王毕，潘三澥将经略瞿爷招安之事对众说了，诸将见主帅立意降伏，谁敢多言？有诗为证：

休戈解甲竖降旌，顷刻群雄罢战争；
非是将军知进退，愿从经略著声名。

且说青海城内防御使余虔并诸将等至第四日午后，并不见潘三澥一人一骑来到，一齐来见瞿琰，说：“贼人不来，其中必有诡计。倘仓猝掩至，何以当之？”瞿琰笑道：“诸君不必猜疑，少顷便有消息。”众将不信。正在议论之间，忽探马飞报：“顺义王潘三澥等十数余人，皆背剪绑缚，项插降旗，随后扛抬书册，已到寨口。五寨守将未得军令，不敢擅行放入，乞老爷钧旨。”瞿琰忙取令牌一面、令箭一枝交与旗牌官：“传令五寨守将，毋得拦阻！”旗牌得令，飞马去了。少顷，潘三澥等皆到，膝行至帐前，令随行士卒呈上花名降册。力士传上，瞿琰放于案上展开看时，降册上逐一开载降人名姓：“羊雷、潘三澥、潘厓、卞心泉并部下头目等共一十七人。瞿琰看罢，亲自下帐令军校速解众人之绑，取衣冠令其穿戴。潘三澥率众人一字儿跪下，叩首道：“犯人等造下逆天大罪，蒙老爷宽恩收录，赦以不死。誓当粉身碎骨，报效大恩！”瞿琰道：“久知尔等忠义英勇，奈何埋没无闻，复遭冤抑，以致激变。今能除往修来，去邪归

正，我当力荐于朝，不负尔志。”潘三澥顿首称谢，又将各县版籍、收降士卒总册，并大罗山所得贮财谷之数，双手献上。瞿琰看罢大喜，甚加劳尉，就于帅府整备筵席，令余防御等一班儿武将陪宴。席散后，留于宾馆安宿。查点所降军士。共三万四千五百余人，拨守贴海诸县。又选本州林下官员权署各县之事。拣择勇士五百人，协守大罗山钱粮，候旨定夺。赏劳将士已毕，颁令各寨打点起程。潘厓、卞心泉二人不愿朝京，恳乞恩赦回家生理。瞿琰移文于三水县令，拨还潘厓入官财产，卞心泉亦放回清远县去了。其余头目，尽同羊雷、潘三澥随瞿经略班师。余防御和十四州四十七县官员一同送出境外方回。瞿经略率领数万军马回京，一路上秋毫无犯，迤邐而行。

当下正值大唐永昌二年九月，有侍御史傅游艺帅关中百姓诣阙上表，请改国号曰：“周”，赐皇帝姓武氏。太后大喜，亲御则天楼，大赦天下，以唐为周，改元“天授”，上尊号曰：“圣神皇帝。”立武氏七庙于神都，授傅游艺为左御林卫大将军。此时瞿经略一路预闻消息，便觉错愕不安。不知回至长安立何议论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

告病还乡期避世 割襟为聘结良缘

诗曰：

阴阳失位乱纲常，智干宁为蓑笠谈；
仓猝归闲虞圣责，虚词佯托病膏肓。

话说瞿经略收服潘三澣等巨盗，奏凯班师，风闻武后移唐为周，大加惊异，于路筹画已定。及到长安，率领羊雷、潘三澣同入朝来，令二人于午门外候旨，自入金銮宝殿朝见太后。山呼舞蹈毕，太后一见笑颜可掬，细问征剿清海军贼寇事体若何，瞿琰将招安巨寇羊雷、潘三澣始末根苗细细奏陈，又道：“此二人虽系为盗，未尝妄戮一人，纵据城池，不害官吏。况将所掳金银、钱谷尽行收贮，不行浪费。臣以婉言宣谕圣恩，彼即解甲伏降，不用张弓只矢之力，全军归附。此二人皆忠义之士，况兼才艺不凡，勇堪万人之敌。陛下如任以大将，必能为国建功。臣昧死奏闻，伏乞圣裁。”太后道：“此二人何在？”瞿琰覆道：“俱在午门外候旨。”太后传旨，宣二人入殿。羊雷、潘三澣朝拜毕，俯伏殿前。太后凝眸细视，这二人果然生得身躯雄伟，一貌堂堂。龙颜大悦，对瞿琰道：“得卿大展经猷，收伏叛寇。朕观此二人

状貌魁梧，堪于重用，足见卿举荐得人，不误国事，朕心甚喜。卿等且退，候旨定夺。”瞿琰率羊、潘二将谢恩出朝。太后次日正欲传旨出宫，忽近臣奏说：“新平道大总管国师怀义上表，为与突厥交锋，屡战屡败，乞圣恩再遣大将，添上军马协助，庶可奏捷献功。”太后见了表章，不胜惊骇，急宣瞿琰进朝商议。瞿琰道：“臣观羊雷、潘三澹才智有余，勇堪摧敌。陛下授以官职，即领本部将士赴援，管取不日成功。”太后允奏，御笔亲书：“授羊雷为义勇都尉，潘三澹为昭信都尉，率领本部马步军兵二万五千，速往新平助战。”二将奉旨辞朝，星夜起兵去了。后来杀退突厥捷胜回朝，二将皆升为兵马大元帅，领重兵镇守辽阳十余年，边境宁静。于神龙元年，中宗天子登基，召二将还长安，俱封为都督府左右二总管、骠骑大将军，子孙世袭忠武都尉之职。这是后话，按下不题。

再表武太后自遣潘、羊二都尉出军之后，发下玉音于枢密院来，选授才能官吏往清海镇诸县之任。又发一道懿旨，令户曹差官至清远大罗山装载金银、钱谷、转付兵都官员收贮，充为兵饷，给发边庭将士。朝议瞿经略收服羊雷、潘三澹之功，升授为兵部左侍郎。瞿琰上本辞官，太后不悦，召入殿庭，面诘其故。瞿琰道：“臣前奉圣谕，征讨清海贼寇，随路受了山岚虫瘴之气，偶得心疾，日久不痊。乞圣恩给假还乡，待病瘥之日，再当朝见陛下，以临新任。”太后道：“观卿之貌，神清气足，脸色华润，似乎无病者，何得妄辞去位，告假无归？”瞿琰道：“臣外貌虽觉丰润，内实虚弱而不禁劳役。每静夜疾作，气隔心烦，殆不可忍。况服药已久，并无灵效。乞陛下赦臣致仕，暂回调摄。敬延残

喘，无任感激之至。”太后道：“卿执意辞职而去，朕亦难以强留。但心疾一痊，便当赴阙之官，莫使朕躬悬念。御医监诸生俱系国手，卿可令其诊视病原，按症服药，自能康复。”瞿琰道：“臣感圣衷如此眷顾，虽肝脑涂地不足以报天恩。臣前班师之际，路遇一方士，言臣疾多根于火，药饵未必有益，但宜澹名利、去思虑，怡情山水，不日可以告平。臣久慕金陵、两浙山明水秀、胜概极多。臣省亲之后，便欲往彼寻幽觅胜，渐消尘念。今预奏明陛下，然后敢行。”太后道：“朕久闻东南地境风俗浇漓，人心狡诈，卿既到彼游览，随路监察贪官污吏、豪宦横民，代朕剪除，以安黎庶。”瞿琰道：“臣之问水寻山，只为去烦习静。今复奉圣谕，总廉访之权，岂不更加烦剧？”太后沉吟半晌，笑道：“卿言良是。”令内侍捧出宝剑一口、御勅一道，付与瞿琰道：“以此二物赐卿，凡遇污滥不职、奸盗诈伪之徒，尽行处斩，不必逐一闻奏，待卿赴京之日，类总面陈。”瞿琰叩首谢恩而退，随即整办行装，择日启行。

此时太后与平章娄师德、杜景俭议瞿琰降寇功绩，赠亡考瞿天民为兵部侍郎，亡妣郁氏为二品贤淑夫人，长兄瞿珏除授岷州佾判，次兄瞿璿除授吉州录事。差官斋诰勅到辰溪县来，本县大尹差人报知。此际瞿琰到家已经月余，率二兄预排香案，迎候天使。天读诏书已毕，望阙谢恩，厚待天使，回京覆旨，不题。

再说瞿璿自当年娶党家侍女小春为妾，即与瞿琰相别。聂氏设誓不容见面，瞿璿于花园书室中棲止。这小春温柔勤谨，雅好恬静，极得瞿璿之意。况兼精于女工，时常做些针指送与聂氏，聂氏也爱惜她。两下安静，并无一些话说。掀

指光阴又将二载，小春忽然有了身孕，聂氏无限欣喜，朝暮使人探视，每以药饵、美食调摄，不觉又早临盆。瞿琰知此消息，快乐倍常。当下，合家受了朝廷封赠，刚送天使出门，小春便觉腹疼，捱至半夜，产下一子。聂氏一闻喜报，匍匐奔至书房，看了孩儿，满心欢喜。夫妻睽隔三年，此夜方得一叙。有诗为证：

因循数载隔鸳衾，今夜重谐伉俪情；
携手未谈衷曲事，解衣含笑熄银灯。

此时，毗离村内瞿家三位郎君都受了朝廷爵禄，瞿员外夫妇得了封赠。远近之人皆赞叹瞿天民阴德好，故子孙得以富贵。正云：

积金以遗子孙，子系未必能守；积书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读。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，以为子孙长久之计。

古人又说得好：“人情不用挣，势利两相随。”这瞿家亲邻友族见瞿琰提携二兄做了官，又见瞿璿中年生子，那送盒礼来贺的接踵而至。这平素交往的，理应馈送，自不必说。还有那亲外之亲，友上之友，一面不相识者，强以礼物趋奉。瞿琰心虽烦厌，又想人以礼来，无非好意，若却之不受，反使无颜。凡一概礼物，不拘亲疏厚薄，尽行收下。终日整宴待人，并无一刻闲暇。喧喧哄哄，不觉这孩子又将满月。瞿琰采荣膺爵命之兆，为侄取名“三锡”。当日，张筵动乐，接本族老亲饮宴。宾客虽齐，尚未就座，忽苍头报

说：“清阳庵滑道士和党家邻翁车老者，同一位苍髯官人，亲送礼物至衙内来，一行人已临门口。”瞿琰率二兄迎接，同入中厅与大众一一相见。礼毕，那苍髯官人令家僮捧过一纸大红销金礼贴，送与瞿琰。瞿琰接了，展开看时，原来那苍髯官人就是花楼巷富商党涑。瞿琰一观，便知大略，将柬贴并与虞侯。党涑又令家僮捧过礼来，乃是：

尺余长碧玉簪二枝，雪白滚盘珠四颗，二尺余长珊瑚树二株，犀带二围，顾恺之《五马图》一幅，钟繇楷字一幅，王右军行书一幅，银盘金子围棋一副，锦缎十端，牙笏二事。

瞿琰令虞侯暂且收下。党涑又令家僮铺叠毯褥，下拜道：“樗朽远游，家遭大变。感蒙瞿爷大施法力，二小女赖以全生。聊具菲仪，暂申啣结。”瞿琰答拜道：“驱邪正化，济困扶危，乃儒者之任。何劳过谢？前已受老姬厚仪，今复惠此盛礼，重叠叨领，何以克当？”二人拜罢，车云甫、滑士游向前施礼。滑士游袖中取出一个摺子送与瞿琰。瞿琰接了，笑道：“老法师也送礼么？学生断不敢领。”滑士游也笑道：“瞿爷！瞿爷！我等出家人专一白手要人的东西，焉有礼物送与人？这摺子内是昔年瞿爷托老道余谷，散与饥民的数目，今特奉上，以便稽查。”瞿琰打开摺子略看数行，便藏于袖内，滑士游道：“瞿爷可要细查。我老滑若昧道心，欺下了升合颗粒稻子，我便……”车云甫接口道：“啊呀！你、你便怎么？”滑士游道：“我便罚誓。”车云甫点头道：“咦！空教老法师活了许多年纪，今日乃瞿府公子弥月

吉期，罚甚誓哩！尔等出家人，吃大块肉的手段，岂在乎升合之谷？”众人皆笑。”瞿琰又道：“学生与老法师许久不面，何并无一物为相贺之礼？”滑土游道：“党君所具薄敬，虽是奉贺者，然围棋一副，的系老朽一力赞襄。侯瞿爷闲暇时，请教一局何如？”瞿琰道：“这赤金棋具，怎与恁对局？倘窃子而去，何以处之？”车云甫笑道：“别样东西，老滑便中受领一二，也未可期。但这棋子，老朽保的不致偷窃。”瞿琰道：“老丈何以知之？”车云甫道：“他贵庵中子子孙孙大便中撒下的，车载斗量，庵里也无处藏顿，何必偷别人的棋子？众人又拍掌大笑，连老滑也笑的泪下。

少顷，伶人奏动鼓乐。瞿珏弟兄商议，逊党涑坐了首位，以下滑土游、车云甫、众客等次序而坐。酒至半筵，车云甫、滑土游离席把盏，遍敬诸座。众人道：“二老丈年高尊客，何敢反劳赐酒？”车云甫道：“诸君请罄一杯，老朽有言奉禀。”众人都吃了一杯。二老者又执壶一面斟酒，笑道：“请个成双杯？”众人又一饮而罄。二老者又斟酒，道“事无三不成，再请一杯。”众人也都吃了。合席回罢，请问二老何言。车云甫道：“曩日党君家遭妖变，二令爱几丧其命。仗瞿爷法力，殄妖驱鬼，二爱复生，一家赖以宁静。后数月，党君回府为二爱觅婿，其中遣媒求亲者甚多。妈妈选择门户相当，郎才出众者五七家，令二爱自卜，以结天缘。二令爱辞不婚配。党君、夫人委曲开谕，询其志愿，二令爱言：‘昔日不幸，险遭妖魔之玷，仗瞿郎救拔，得以全璧。望爹妈完此一段姻亲，中心之愿。倘瞿郎嫌貌陋家寒，不允其事，即祝发修焚，终身不字。’党君因瞿爷王事倥偬，羁身上国，宽慰二受，因循两载。前闻瞿爷回府，又不

敢造次轻于启齿，与二老朽酌议已久，今奉些须薄礼，一则踵门面谢瞿爷当日之恩，二则贺小郎弥月之喜，三则求谐亲事。瞿爷莫嫌庸俗，俯结丝萝。望诸君赞襄，玉成其事。”合堂宾客共辞称快。瞿珏、瞿璿亦道：“难得党长者高情、二公雅爱，三弟亦当敬诺。”瞿琰低头不语。滑土游道：“老朽系世外之人，不应管此尘内之事。然受人之托，不得不尽心耳。设使要瞿爷劳神费钞，我老人家也不敢饶舌。观瞿爷饱学多才，岂不是文章魁首？党宅二女娘聪明贤淑，雅称国色天姿。更有一件妙处，妈妈对我说来，瞿爷俯就良缘，将一半家资，赠作妆奁之费。正是郎才女貌，配合不差！瞿爷休错了念头，向后悔之无及。”合座皆笑道：“好一位冰老母，此事断该成就。”瞿琰正待推辞。屏风后转出侍郎之母媚姨，道：“男婚女嫁，人之大伦。感承党亲家不嫌寒门鄙陋，以二爱俯结朱陈，又蒙车老丈、滑法师宛转赞翼，若再峻拒，反觉无情。”说罢，扯下衣襟一幅、金镯一双，令丫环交与大郎：“转奉党亲翁，权为聘礼，待后选定吉期，再行六礼毕姻便了。”瞿珏将二物递与车、滑二老，转奉党涑。众人尽皆欢笑。瞿琰不敢违母之命，只得唯唯听从。当下奏东徵歌，觥筹交错，合席尽兴而别。党涑回家，把衣襟、金镯递与妈妈，备将两个成亲的言语说了一番。荀氏大喜，即浣车、滑二老送二女庚贴到瞿府来。

且说聂氏见小春生了孩子，十分爱惜。一壁厢打点床帐，移瞿璿进内室来，夫妻欢会如初。故外人传笑：“苏秦之贵，嫂激之也；张仪之显，友激之也。”瞿二郎之得子，妻激之也。”这虽系笑话，也是聂氏的好处。当下媚姨接瞿珏等商议择日下聘一节，瞿琰道：“此亲事尊母兄之言，不

敢有违。然奉君命廉按四方，若先毕姻而后出巡，是慢君。坐待儿完却公事，朝京覆命之日，然后合巹，岂不公私两尽？”媚姨见儿子讲的有理，只得顺从。瞿琰将家务事调停了数日，即备办礼物，兄弟三人同往鄂州刘仁轨府中，同至刘浣坟茔祭奠。刘仁轨整筵款待，问及征讨清海州之事，瞿琰备细说知。刘仁轨道：“贤弟兵不血刃，潘、羊望风而降，圣恩升授兵部侍郎，正当赞画庙堂，何为告病而归？”瞿琰道：“目今太后信任谗佞，改唐为周，小弟若仕于朝，必有奇祸。自古道：‘急流勇退，谓之知机。’故辞疾归闲，脱离罗网。”刘仁轨道：“贤弟青年洁行，吾不及也！”瞿琰又将赐剑、勅并与党家结亲之事说知。龙氏道：“叔叔既已告归，何不娶了二位婶婶，乐守田园？复自驱驰远道，徒受风霜之苦。”瞿琰道：“我初意久欲浪迹江湖，寻真访道，故托疾辞官。若使朝廷知我远游，反获诬君之罪，故先奏明，纵有谗闻之言，不能深入。谁想复赐剑、勅，虽欲不行，不可得矣！然伉俪一节，出于无心，奈母兄所迫，暂尔屈从，故假借奉旨巡行，待回家之日，另行裁处。”龙氏微知其意，不好多言，唯唯而已。

数日后，瞿珏、瞿璿先辞别去了。瞿琰就于刘府置办衲衣一袭、道家巾帻，带了老仆瞿助之子瞿庆，背了行囊跟随服侍。瞿琰暗藏剑、勅，拜别刘仁轨夫妇，取路往东南迤邐而行。不知此一行到何处停止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

收番礼金吾护法 慕阁黎王氏偷情

诗曰：

数品奇珍动欲机，颓然一老便皈依；
 白衣未获麒麟降，接引先将云雨期。
 举目但观蚁护穴，乘槎直入武陵溪；
 来君不是无知觉，只为斋僧作善基。

话说瞿侍郎一主一仆取路往东南而进，不一日将到洛阳地界，按不下题。

单表著数年前，东都洛阳城里有一乡宦，官拜金吾卫将军，姓来名伟臣，乃当朝殿中侍御史来俊臣之弟。这来伟臣托兄威福，以一白衣致此显职。素行贪婪无厌，苛众成家，田连阡陌，钱谷如山。年近六旬，未有子嗣。夫人解氏，年已半百，长斋佞佛，不理家务。二夫人田氏，名宝珠；三夫人沈氏，名三昧，居于东园；四夫人劳氏，名我惜；五夫人王氏，名玉仙，居于西园。四位夫人以年龄为次序，一概姐妹称呼。这两座花园皆有画楼幽阁、修竹名花、池沼亭台、棂轩精舍。每一房只用侍儿一人。园门扃闭，墙上开一月窗，窗口悬一云板，凡饮食供给，必先击动云板，然后从窗

口递入。因此，内外相隔，男女不面。这都是来金吾自谅力量不及，故防闲谨密耳。这四位夫人，一个个生得千娇百媚，似玉如花，正在青春年少，嫁了这个斑白老头子，那穿的、戴的、吃的、受用的，自不必说；单少了那一件至紧的关目，谁不嗟吁懊恼，怨地恨天！还有那艳丽侍儿，妖娆嬖妾，何止三二十人，不知几十个日子捱得一次。有短歌为证：

一带肉屏风，个个颜如玉。撞著老遭瘟，鬓斑腰已曲，勉强效鸾凰，那消三五触，数点清水流，两只脚儿踟。丽质欲如焚，对此宁不哭？暗地把香烧，愿结来生福，嫁与年少郎，一生心事足。

忽一日，来伟臣正与夫人在房内闲话，守门干办报说：“有一僧人拜谒，传贴在此。”来伟臣令丫环接进看时，帖上写着：“方外僧休达和尚。”来伟臣怒道：“这秃厮不过一游方和尚，辄敢大胆投刺于乡绅门下！这奴才怎代他传报？”夫人劝道：“那僧家必是有个来历的瞿昙，故尔投谒；若是平常和尚，怎敢擅入朱门？况佛门弟子最有益于人者，老爷何得拒而不见？”来伟臣听了夫人言语，缓步踱出外厅来，只见那和尚端立于厅前。来伟臣举目细观，这僧家生得十分雄俊，但见：

圆滴滴一双俊眼，青簇簇两道粗眉。昂然七尺躯，阿雄再世，蠢尔骆囊肚，弥勒重生。礼貌温和，曲尽释门体度；言词循序，谨持佛氏箴规。

休达见来来伟臣出厅，忙躬身稽首。来伟臣答以半礼，问道：“呈师甚处禅棲？辱承光贲，何以赐教？”休达道：“山僧乃满刺加国修梵。因随家师白马寺主至京阐教，家师令小僧云游四海，引度凡迷。偶从贵方经过，专此奉谒耳。”来伟臣道：“令师白马寺主，莫非法号为怀义者乎？”休达道：“正是家师。”来伟臣不觉愕然失色，复哈哈大笑道：“吾师何不早言？通家！通家！”忙曲身施礼，逊之上座，吩咐办斋。休达道：“不劳赐斋！山僧有一事奉恳，若蒙金诺，便即告辞。”来伟臣道：“家兄俊臣与令师久称莫逆，吾与上人即是一家也，有何见谕，无不领教。”休达欢喜，忙起身向外叫：“贤徒何在？”外边应声道：“弟子在此。”只见一个和尚趑将入来。来伟臣凝目看时，这僧人年可三旬基侧，生的面圆鼻耸，眼大身长。走进客厅，对来伟臣打了一个问讯，即唤随行道入捧过礼物。休达笑道：“这是小徒薄敬，聊为贄礼，乞台下叱留，有言奉禀。”来伟臣道：“这厚礼好受得？但有尊教，请示下为妙。”休达道：“顽徒之礼虽微，实非中国所有。倘蒙慨受，才是通家。”来伟臣笑道：“收了，收了。”休达揭开盒盖。将礼单送上。来伟臣看单上写云：

谨具：青玉一方，蔷薇水一瓶，菩萨石二座，犀角三条，胡桐律一斤，香枣四包。

来伟臣道：“数物未经目睹，实为罕有，请教出产根源，方敢领惠。”休达道：“青玉光润，雕琢可充玩器，其价与碧玉相等。蔷薇水洒衣，其香经岁不散。菩萨石近观是

青石耳，远看俨然似佛，奉之镇宅，诸邪不近。犀角可以分水，又能化毒。胡桐律不减于蔷薇水。香枣食之最能健脾，可止翻胃之症。此数物，礼虽轻微，然出自番国，非容易得者。伏乞叱留，小徒之幸。”来伟臣取过六物，一一看了，不胜羡慕，唤左右尽行收下。一壁厢整斋相待，细问姓字法名，所托何事。休达道：“嵇姓，法名西化，精于释蕴。今至贵境，挂锡于东门外宓妃庙中，将欲讲经说法，阐扬正教，只虑小人挠阻，以误乃事，故托山僧转求台下为一护法韦驮，庶使佛教弘开，普度迷爱。”来伟臣道：“阿呀！护法扬教，乃我等幕年的正务，何必辱惠厚仪也！”休达师徒二人吃罢斋供，辞别而去。

原来这西化和尚本贯遂溪人氏，乃本县一个缉捕，与贼犯通同一路，坐地分赃，后因事发，脱事远遁，官司追捕甚紧，削发为僧，逃至少林寺中挂搭。向来曾识几行字，兼且记性甚好，求师请友，习成讲经说典那一行事业。闻知朝廷重用白马寺主怀义，出入宫廷，擅作威福，复奔至长安，拜于门下。怀义令高徒休达传授丹方秘术、采阴补阳之法。久闻洛阳是花锦富贵地面，因休达奉差远出，随他至洛阳图一场发迹，故同休达和尚送礼到来金吾府中，专求护法赚钱，遮掩耳目。当日见来伟臣收下礼物，暗暗喜悦。休达自奉旨往南海普陀山进香去了，西化和尚依旧到东门外宓妃庙中安顿。

这来金吾将和尚所送番物与夫人解氏瞧看，夫妻估度一回。夫人道：“佛门中东西难于消受。”劝丈夫往宓妃庙中答礼。来伟臣备下几品蔬食，带了仆从，亲往宓妃庙探謁，刚遇西化又和尚在佛堂中开谈释理，被几个邻近少年子弟盘

驳字义，与和尚争竞起来。却好来金吾入庙相拜，西化备将诸棍徒混吵之事诉知。来金吾令捱查众少年名姓，差虞侯赍一张呈子，送入州衙。熊别驾审问一番。把众人打了一顿竹片，枷于街口示众。自此后，并无人再来搅扰，终日上坛讲经说法，哄动了远近士女赍钱送米，布施结缘者络绎不绝。这和尚善于交结，凡本州乡宦土豪，不时馈送往来，与来金吾更加亲密。

忽一日，夫人解氏寿诞，西化备下几个蔬盒，著道人送入衙内来。来金吾写下柬贴，接这和尚吃斋。二人闲谈，来金吾说及无子一节，西化道：“小僧承老夫人台爱将及两月，兀不知未有公子，何不多纳儿位尊宠呢？”来金吾道：“小妾也有几人，奈何都是雄的，从来未曾怀妊。”西化道：“老夫人不知，儿女乃前生栽种，非可勉强得者。然小僧有一条求子捷径极其灵感，老夫人与夫人等若肯皈依，不过一二载之间便生贵子。”来金吾道：“吾师有何捷径？乞求赐教。”西化道：“释门祈子之法，莫过于白衣观音经咒之妙。老夫人若能信受持诵，何愁佛爷不送麒麟？”来金吾请问诵持之诀，西化道：“白衣观音乃释教祈子之圣，老夫人须依式塑一金身，供奉净室之中。每月朔望、上下二弦、六庚、六甲之日，持斋吃素，寂念净身，跪于观音大士案前，诵经念咒七七四十九遍，虽隆寒盛暑亦不可彻。修持日久，必得佛力护庇，自能老蚌生珠。”来金吾欢喜道：“若得如此灵感，何吝而不为哉！”西化又谈了一会闲文，作别去了。

次日，和尚着人送白衣观音图像，并经咒帙到来。来金吾买下大檀香一段，选定吉日，唤佛匠照式雕塑白衣观音之像。一壁厢打扫净室，装点神橱，置办木鱼、经袱、蒲团，

竹榻、古铜灯台、香炉、净瓶等项齐备。候至月余，工程方毕。来金吾迎请稽西化到衙斋供观音，传授起经之法。自此日为始，来金吾夫妇一同礼拜诵经，持斋念佛；每月朔望、二弦、六庚、六甲日期，接嵇西化至净室中忏悔，或遇阴雨夜深之际，就留于书室中宿歇。

光阴荏苒，不觉过了数月，这第五房夫人王玉仙蓦然思酸作呕，神思不宁，经水过期不至，终日贪眠爱睡。来金吾看了这景像，的确坐孕无疑，到处求神问佛，都言有娠。来金吾满心欢喜，供奉白衣观音比前倍回瞻礼，凡遇嵇和尚来时，十分敬重。忽一日，朝廷发下旨意，为突厥作乱，特差来金吾往登莱海口临造战船，钦限甚紧。来金吾接诏，星夜打点起程。临别时，吩咐夫人道：“玉仙身怀六甲，皆赖观音大士佛力所致，向后修持日期，不可搀前落后，每月朔望，依然接西化老爷忏悔。倘得一男半女，也不枉了这一场善念。”夫人道：“老爷远去，合府皆系女流，若使法师来往，诚为不便。老身多病，未晚先自贪眠，难以防闲，不如消停为妙。”来金吾道：“嵇西化乃有道高僧，朝廷尚且敬服，何况尔我？净室内外相隔，一面犹难，何必防闲，自生猜忌？每月看经日期，一切照旧施行，不须疑惑！”夫人领命，送别而去。

却说这王玉仙乃金吾心上之人，年纪二旬四五，生得长眉细眼，皓齿红颜。原系建康妓女，十五岁时，有一盐商梳拢，未及一月，被来金吾瞧见，用聘礼三百余金，娶为第五位夫人。那晚成婚时，便唏嘘泪涕与那商人诀别，万般苦楚。被这鸨儿龟子催促起程，没奈何分情剖爱；掩泪别了商人，随著这老头子登舟回洛阳来。一路上虽然同衾共枕，毕

竟情爱不笃。原来这来金吾身躯雄俊，外貌可观，只是那话儿其实堪憎。每夜三杯落肚，等不的卸甲解装，极津津地搂抱著云雨，未及三五十度，便行瓦解冰消。这少年妇女们怎生消受？自此情兴索然，视老来为厌物。凡遇交合之际，先自鼾鼾睡著。纵是醒时，两手抚枕楂席，并没一毫温存相爱之意。故来金吾自觉无趣，从回府之后，把那话儿自行搁起。假使一月几次轮流进房，彼此各无情兴，不过了还心愿而已。自从来公与嵇和尚交契，或在书房中闲叙，或临净室里传经，这王玉仙暗中窥觑和尚青年雄壮，顿生羡慕。每思一会，诉其衷曲，奈无可通之路，彻夜熬煎，嗟吁不乐。

忽一日下午，嵇和尚正在净室中忏悔，蓦然阴云四全，聚雨倾盆，自申牌直至黄昏，雨不住点，来金吾留于书房安宿。至于更尽，云开雨止。现出一轮皓月，王玉仙因贪月色，倚窗未睡。侍儿毓秀笑道：“雨落天留客，天留人不留。早知这一天好月色，老爷也不留嵇上人在此了。”王玉仙惊道：“嵇法师在此么？”毓秀道：“嵇上人从下午来府中忏悔，被雨阻住了，故留于书房过夜。”玉仙笑道：“我因身子困倦，暂卧片时，不期冤家又在这里。老爷今夜在谁房安寝？”毓秀道：“适才雨住之时，老爷令掌灯往东园三奶奶房里去。”玉仙听了，不觉欲心萌动，此时也顾不的尊卑礼节，对著毓秀倒身下拜。毓秀忙跪下道：“我的奶奶，这是甚地缘故？”两手搀扶起来。玉仙道：“你在我身畔已久，就是我嫡亲女孩儿一般，今有一桩心事托汝扶持，倘遂所愿，生死不忘！”毓秀年已十四，向来乖觉，颇通人事，见此光景，已知其意，佯问道：“我的娘，有话但请吩咐，敢不尽力斡旋？何必恁地忧虑！”玉仙道：“我自从窥见嵇和

尚以来，久已留心缱绻，奈耳目较多，难以亲近。今幸在书室中寢息，只有一墙之隔，你能设计使我一会，死而无怨。”毓秀踌躇道：“不难！不难！老爷今在东园，离此较远。况更阑夜静，人皆熟睡，待我跳过墙去窥其动静，彼若容纳，去亦未迟。”玉仙笑道：“痴丫头？和尚是色中饿鬼，何愁不纳？所虑隔墙有耳，难以近傍。”毓秀道：“奶奶之言有理，我且试探一番。书室中若不留人承值，便是天缘辐辏。”玉仙欢喜，忙移过桌子放于墙边，桌上又放一条杌子，搀扶毓秀爬将上去。举目往墙外张望，只见书房中隐隐灯光未灭。毓秀回头道：“书室灯明，必有人在彼服侍。倘被冲破，何以解释？”玉仙道：“没奈何，姐姐烦你跳下墙去，果若有人承值，你便啼哭道：‘五奶奶憎我针指不好，终日价打骂，只得跳墙躲避。’求彼收留。明日自有理讲。管教你不受鞭朴。”毓秀胆虽怯薄，到此田地，难以推托，撩衣跨上墙顶，涌身往外便跳。幸喜土墙不甚高大，刚滚在败草堆上，即移步往书房中来。

当下嵇西化也因月色明朗，坐于门首胡床上念佛，忽见粉墙边花木丛中隐隐有人行动，心下猜疑有鬼，忙捏诀诵咒，口念“佛爷在此”。顷刻间，一人冉冉闪入书房中来，嵇西化定睛看时，却是一披发女子。嵇西化惊喜道：“汝是何人，夤夜至此？”女子道：“上人房中可有人么？”嵇西化道：“并无他人，只我小僧在此。”女子道：“我是隔垣五奶奶房中侍儿，名为毓秀。奶奶偶因玩月有思，特令奴请上人一谈，以消清兴。”嵇西化道：“有墙相隔，何以能入？”毓秀笑道：“我一女子，尚能跳墙相请，上人乃汉子家，怎不能跃过墙去？嵇西化道：“感姐姐厚情，枉顾相招，奈夜已

深沉，无茶可待。”毓秀道：“谁要作茶吃？快随我过去。”嵇西化笑道：“虽乏琼浆，幸有甘露可代。”口虽说笑，两手将毓秀搂住求欢。不知这妮子允就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